

困學紀聞

冊十

困學紀聞注卷十八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評詩

陶淵明

酒飲

詩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

叟彌縫使其淳又曰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東坡

書李簡夫詩集後

云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

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飢則扣門而求食飽則

具雞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葛魯卿為

贊羅端良為記

闡按羅端良名願歙縣人淳熙中知鄂州卒有鄂州小集論者謂南渡後文字有先泰西漢風惟願一人而已朱文公周益

公視為畏友作陶令祠堂記見集中○一案樓攻媿云端良嘗以陶令祠堂記見寄亦其最得意者

皆發此意蕭統疵其

閑情杜子美譏其責子王摩詰譏其乞食何傷

於日月乎述酒一篇之意惟韓子蒼知之

集證昭明太子

淵明賢之真去羲農少復真此中何真意羅願陶令祠堂記閑情賦白璧微瑕責子乞食非所譏述酒為哀零劉裕使兵掩恭帝張稔酖王自飲文有先泰西漢風東坡論閑情賦同譏淵明有託子美譏淵明

而作也故有流淚抱中歎平王去舊京之語淵明忠義如此今人或謂淵明所題甲子不必皆
錢熙後此亦豈足論淵明哉惟其高舉遠蹈不受世紛而至於躬耕乞食其忠義亦足見矣一
湯東澗云一按晉元熙二年六月劉裕廢恭帝為零陵王明年以毒酒一壺授張祿使酖王祿
自斂而卒繼又令兵人踰垣進藥王不肯飲遂掩殺之此詩所為作故以述酒名篇詩詞盡隱

語故觀者弗得獨韓子蒼以山陽下區一語疑是錢熙後有感而作余反覆詳考而後知決為
零陵哀詩也○元圻案羅端良陶令祠堂記曰易之象天地萬物皆以其情見而禮經大

順之世然後人不愛其情乃知真情之隱為日已久又自東漢之末矯枉既過正始以來始為
通曠本欲稍返情實然以此相矜末流之弊愈不勝其僞若淵明生百代之後獨頽然任實難

清風高節毅然難調而言論所表篇什所寄率書生之素業或老農之常務仕不曰行志聊資
三徑而已去不曰為高情在駿奔而已飢則求食醉便遣客不藉琴以為雅故無絃亦可不因

酒以為達故把菊自足真風所播直掃魏晉澆習嘗有詩云羲皇去我久滿世少復真汲汲魯
中叟彌縫使其淳嗚呼自頃諸人祖莊生餘論皆言淳漓朴散駱周孔禮訓使然孰知魯叟為

此將以淳之邪蓋淵明之志及此則其處己已審矣元曹涇有鄂州太守存齋先生羅公傳
附集中關注論者謂南渡後文字云云即曹涇傳文也東坡題文選云淵明閑情賦正

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原所陳何異而統乃識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
黃山谷曰杜子美詩陶潛避俗翁云云夫子美困頓於山川蓋為不知者語病以為拙於

生事又往往讖議宗文宗武失學故聊解嘲耳其詩名曰遣興可解也俗人便謂讖病淵明所
謂癡人前說不得夢也葛魯卿名勝仲丹陽人紹聖四年進士官至華文閣待制知湖州乞

程卒謚文康宋史入文苑傳著丹陽集二十四卷四庫全書著錄韓子蒼名駒蜀仙井監
人政和中召試賜進士出身南渡初知江州宋史入文苑傳著陵陽集四卷四庫全書著錄

咏貧士詩云昔在黃子廉彈冠冠佐名州一朝辭吏

歸清貧略難傳愚按風俗通曰潁川黃子廉每

飲馬輒投錢於水其清可見矣吳志黃蓋傳注引

黃子廉飲馬
投錢
吳黃蓋為子
廉後
郝子廉飯姊
留錢

飲水投錢事
相似

雞鳴高樹巔
蘇改

杜詩滴博雲
蓬婆雪
草車踰的博
掛圍維
雪欄山蒲婆
嶺

飲中八仙名
氏

陶瓊製二舟
泛烟水
女樂奏清商

故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

元折案元黃潛筆記曰陶詩首在黃子廉彈冠佐名州湯伯紀注

云三國志黃蓋傳曰南陽太守子廉之後劉潛夫詩話亦云子廉之名僅見蓋簿按後漢尚書令黃香之孫守亮字子廉為南陽太守注及詩話舉其孫而遺其祖豈非深考耶子廉乃守亮之字亦非名也風俗通短禮篇載太原郝子廉一介不取諸人會過姊飯留十五錢默置席下去每行飲水常投一錢井中事而譏其飯姊留錢為傷恩薄禮太平御覽四百二十六清廢下引風俗通則以飲水投錢為潁川黃子廉事飲水作飲馬分飯留姊錢為郝子廉事飯作飲豈古本風俗通固兩人耶

古辭雞鳴高樹巔狗吠深宮中

見宋書樂志三

陶淵明歸田

園詩二句倣此唯改高為桑宮為巷

全否改巷字句便佳

少陵和嚴武軍城早秋詩已收滴博雲閒戍更奪

蓬婆雪外城的博嶺在維州

原注見軍車傳

蓬婆山在柘

五州

原注見元和郡縣志博嶺迷圍維州博難樓攻下洋等三城取劍山屯焚之

元和郡縣志劍南道中柘州城四面險阻易於固守有安戎江蓬婆水在州南三十里大雪山一名蓬婆山在柘縣西北一百里按今四川茂州雜谷廳西北有的博嶺龍安府松潘廳唐柘縣等州地東有雪欄山一名雪欄

○元折案唐書吐蕃傳開元十六年王昱率劍南兵攻安戎頓兵于蒲婆嶺蓋即蓬婆嶺也

飲中八仙其名氏皆見於唐史唯焦遂事蹟僅見

於甘澤謠

元折案甘澤謠曰陶瓊者彭澤之子孫也開元中家于襄山富有田業擇家人不欺而了事者悉付之身則汎灑江湖過遊烟水自製二舟

載 賈郊甘澤謠
以兩名
飲仙或有裴
周南
焦遂號醉吃

石壕吏爲破
石縣

僕射如父兄
本汝墳
論詩未覺國
風遠
朔方軍斷河
陽橋
汾陽潑水之
敗
悲陳陶承貞
行公議
務理用牛車

舟自載一舟致賓客一舟貯飲饌客有前進士孟彥深進士孟雲卿布衣焦遂各置僕妾共載而觀有女樂一部奏清商曲逢奇過異則窮其景物興盡而行焦遂天寶中爲長安飲徒時好事者爲飲中八仙歌云云 (四庫全書總目小說類) 甘澤謠一卷唐賈郊撰異氏讀書記云載謠異事九章咸通中久雨臥疾所著陳氏書錄述其自序云以春兩澤應故有甘澤成謠之語以名其書新唐書宰相世系表郊字子乾官至魏州刺史 (葉石林避暑錄話云焦遂事跡不見他書偶未考也 (錢氏養新錄十六) 范傳正撰李太白墓碑云時人以公及賀監汝

陽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爲酒中八仙子美飲中八仙歌無周南各蓋傳聞異詞 康殿字典口部吃字下引唐史拾遺曰焦遂口吃對客不出一言醉後則酬答如注射當時目爲醉吃

石壕吏蓋陝州陝縣石壕鎮也

(原注) 見九域志輿地廣記本增縣唐改爲陝石照寧六年省爲鎮

閣按 新舊唐書陝並從山惟通典從石〇 (元折案) 王存九域志二陝西路大都督府陝州陝郡保平軍節度治陝縣陝六鄉石壕乾壕故縣三鎮有號山硯頭山二增山底柱山黃河

堯水 (歐陽文輿地廣記十二) 陝縣故魏國所謂上陽也石壕鎮本增縣後魏置唐貞觀十四年改爲陝石縣姚崇其邑人也熙寧六年省爲鎮 (通典州郡七) 陝州周召分陝之所領縣五二曰陝石縣西南有莘原左傳有神降於莘卽此陝不從石蓋傳刻之異

新安吏僕射如父兄汝墳之詩曰雖則如燬父母

孔適此詩近之山谷所謂論詩未覺國風遠

(元折案)

(杜詩箋曰) 舊書乾元二年三月九節度之師敗于安陽河北 (通鑑) 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保東京築南北兩城守之 汾陽初敗于潑水詣闕請貶降爲左僕射已而加司徒中書令此復稱僕射者本相州之潰舉其初貶之官亦春秋之書法也洗兵馬則目之曰郭相 (山谷老杜浣花溪圖引) 探道欲度羲皇前論詩未覺國風遠

少陵善房次律

房指

而悲陳陶一詩不爲之隱昌黎

兵敗

血作陳陶澤

中水

悲青坂

王伾王叔文

用事

韋劉柳黨王

狐鳴桑噪

賜朕跳跟相

嫵媚

昌黎以王韋

貶山陽

寄三學士詩

疑劉柳

黃閣非空輔

事實

給事中爲開

老

嚴武妙年入

官

善柳子厚而永貞行一詩不爲之諱公議之不

可掩也如是

何正作永貞行之時劉柳之怨未平也 全三昌黎山陽之貶由於王韋而并疑漏言之爲劉柳見寄三學士詩按子厚雖昧于知

人而附依王韋謂其下石昌黎則未必然也昌黎晚年亦不復致疑矣 元圻案 通鑑唐肅宗紀 至德元載十月房瑄請自將兵復兩京上許之瑄以中軍北軍爲前鋒至便橋遇賊

將安守忠于咸陽之陳濤斜時瑄依古之車戰法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順風鼓噪牛皆震駭縱火焚之人畜大亂官軍死傷者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 少陵悲陳陶詩云孟冬

十郡夏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 東坡云陳陶唐書作陳濤邪不知孰是時瑄臨敗猶欲持重而中人邢延德促戰遂大敗故次篇悲青坂云焉得附

書與我軍留待明年莫倉卒 通鑑唐肅宗紀 永貞元年正月德宗崩太子即皇帝位時順宗失音不能決事二月以王伾爲左散騎常侍依前翰林待詔王叔文爲起居舍人翰林學士

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於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外黨則韓泰柳宗元等主采聽外事謀議唱和榮辱進退生于造次八月太子即皇帝位改元永貞貶王伾爲開州司馬王叔

文爲渝州司戶九月貶韓泰撫州刺史韓曄池州柳宗元邵州劉禹錫連州 注皆王伾王叔文之黨也 昌黎永貞行云君不見太皇亮陰未出令小人乘時偷國柄指任叔文也狐鳴

象嗥爭署置賜朕跳跟相嫵媚指其黨也即官清要爲世稱荒郡迨野嗥可矜指劉柳諸人之貶也 蔡寬夫詩話 子厚畏錫于退之最厚善然退之之貶陽山不能無疑赴江陵途中寄

三學士云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 浪傳之落窻響二子不宜爾將疑斷還否

贈嚴閣老詩 扈聖登黃閣 明公獨妙年 舊史嚴武

傳 遷給事中 時年二十二 一給事中屬門下省 開元曰黃門省 故云黃閣 少陵爲左拾遺 亦東省

翁生... 卷十八... 一中華書局聚

張敬兒語妻
嫂開閣
李德裕驚不
封敕
宰相稱堂老

送李晉肅即
賀父

三月三日賦
聚三都之麗
人

之屬故云官曹可接聯近世用此詩爲宰輔事

〔何〕云王綱四六見隨筆誤矣通鑑王涯謂給事中鄭肅韓偓曰

二閣老不用封敕此唐人稱給事中爲閣老也

〔集證〕唐書楊綽傳中書舍人年久者爲閣老〔容齋三筆〕蔣子禮拜右相王綱賀啓曰早登黃閣獨見明公之妙年今得舊備何憂左轄之虛位誤也歐陽公答子華學士安撫江南詩云相公黃閣老與國爲長城承叔似亦誤用○〔元〕折案〔杜〕詩箋云宋志曰三公黃閣前史無其義按禮記曰士轉與天子同公侯大夫則異〔鄭〕注云士賤與君同不嫌也夫朱門洞啓三公之與天子禮秩相亞故黃其閣以示嫌疑是漢來制也〔縮素雜記〕漢舊儀曰丞相聽事門曰黃閣又〔王〕榮傳云既爲公須開黃閣張敬兒謂其妻嫂我拜後府開黃閣是也〔通鑑唐紀〕文宗太和八年八月以王仲言爲四門助教給事中鄭肅韓偓封還敕書李德裕將出中書謂王涯曰且喜給事中封敕涯即召肅偓謂曰李公適留語令二閣老不用封敕二人即行下明日以白德裕德裕驚曰德裕不欲封還當面聞何必使人傳言且有司封豈復裏宰相意耶〔唐〕李肇國史補宰相相呼爲堂老兩省相呼爲閣老

公安送李晉肅入蜀蓋卽李賀之父〔閩〕莖〔李〕賀傳系出鄭王後鄭王名亮太祖第八

子非高祖之子名元懿者元懿則稱小鄭王或曰惠鄭王矣○元折案李賀以父名晉肅不得舉進士韓文公爲作諱辨

王無功三月三日賦聚三都之麗人麗人行長安水邊

多麗人語本此〔元〕折案王無功名績太原祁人隋大業中授祕書省正字出爲六合丞歸隱北山東臬自號東臬子唐書入隱逸傳著東臬

子集三卷三月三日賦曰年去年來已復春三月三日倚河澹正是地名爲輿飲辰傾兩京之貴族聚三都之麗人

土門杏園地
井陘關八陘

李郭橫行河

董秦從子儀

子儀破安太

清

杜位宅守歲

四十明朝過

蓋簪喧樞馬

列炬散林鴉

杜位以林甫

壻流貶

土門壁甚堅。杏園度亦難。垂老土門口在鎮州獲鹿

縣。卽井陘關也。郭子儀自杏園渡河。圍衛州。董

秦爲濮州刺史。移鎮杏園渡。地蓋在衛州汲縣

非長安曲江池之杏園也。何遜顏魯公帖有土門既開凶威大處語○元圻案○元和郡縣志○河北道二

恆州有井陘縣井陘口今各土門口在獲鹿縣西南十里卽太行八陘之第五陘也四面高中

河朔一十七郡同日嚮順連兵二十萬橫集燕趙旁貫井陘啓土門通太原李光弼郭子儀得

橫行河朔復常山趙二郡唐書叛臣傳李忠臣本董秦也從郭子儀圍相州未幾授濮州

刺史也杏園渡通鑑唐紀肅宗乾元元年十月郭子儀自杏園濟河東至

嘉德被安太清大清走保衛州子儀進圍之注九域志衛州汲縣有杏園鎮

杜位宅守歲按李林甫傳杜位林甫諸壻也四十

明朝過年譜謂天寶十載時林甫在相位蓋簪

列炬之盛守歲詩蓋簪喧樞馬其炙手之徒歟又寄杜位

詩近聞寬法離新州相見懷歸尚百憂逐客雖

皆萬里去悲君已是十年流其流貶蓋以林甫

示故閣按李林甫傳諸壻若杜

示獠奴阿段
療男婦以長
幼呼
阿蕃阿夷阿
等

李之芳使吐
蕃被留
詩家秀句傳

兩過蘇端詩
溢美
文章有神交
有道
蘇端毀蹟遭
貶
楊綰諡文貞
改文簡

示獠奴阿段北史

獠獠

獠無名字以長幼次第呼之

丈夫稱阿蕃阿段婦人稱阿夷阿等之類皆語

之次第稱謂也

李尚書之芳攷諸唐史

太宗九王
蔣王惲傳

之芳蔣王惲之曾孫

廣德初

廣德代宗
初元

詔兼御史大夫使吐蕃被留二歲

乃得歸拜禮部尚書故少陵詩有

修文將管

奉使失

張騫史閣行人在

詩家秀句

之句

集註唐書宗室世系表太宗子
蔣王惲生蔡國公煜煜生左武衛將

運承祖承祖生
太子賓客之芳

楊綰諡文正

案綰諡文貞王氏
避仁宗諱故作正

比部郎中蘇端持異議兩

過蘇端豈卽斯人歟然少陵稱其文章有神交

有道而端終爲儉人豈晚謬乎

隋比部郎中蘇端性疎狂嫉其

賢乃肆毀謗異同其議上怒貶端爲廣州員外司馬自卽其人詩人溢美詎足與辨○一元圻

案蘇端肅宗朝官比部郎中太常丞楊綰曰文貞端駁之曰綰不慈不惠何以謂之文有麗

有毒何以謂之貞梁肅復駁之曰端謂公與元載交游嘗爲載薦引載之咎惡悉歸于公斯乃

昧于獨行定諡之義且非君子成人之美也二職俱見文苑英華八百四十卷蘇端之議諡

訂楊維不應諡文貞也舊唐書維傳載賜諡文簡之詔於前而繁蘇端之毀贖于後誤也新唐書維傳一謂太常諡曰文貞蘇端儉人也持異議帝以其言醜險不實貶端猶賜諡曰文簡為得其實閻氏乃引舊唐書何歟

可歎行二云丈夫正色動引經豐城客子王季友羣

書萬卷常暗誦孝經一通看在手豫章太守高

帝孫引為賓客敬頗久季友肅代閒詩人也殷

璠謂其詩放蕩愛奇務險然而白首短褐錢起

有贈季友赴洪州幕下詩云列郡皆用武南征

所從誰諸侯重才略見子如瓊枝此即豫章賓

客之事也少陵謂王也論道阻江湖期以致君

堯舜季友不但工詩而已

原注太守宗室少陵謂邦人思之比父母鮑欽止云江西觀察使李勉時季友兼

監察御史為副使 閩按王季友兼監察御史以入勉幕下故猶李義山掌王茂元書記得侍御史也非為副使于邵送王季友赴洪州序但云為副車

集證朱輔齡曰潘洋詩話載唐江西新墮子記題名云使兼御史中丞李勉兼監察御史王季友蓋勉罷河南尹以御史中丞歸西遷出為江西觀察使故結銜如此于邵送王司議季友赴洪州序云洪州之為連率

舊矣朝廷重于鎮定杏爾宗支勉移獨坐之權專方面之寄是以王司議得為副車○元圻案唐書宗室宰相傳李勉字元卿鄭惠王元懿曾孫肅宗素重其正欲遂柄用李輔國諷

可歎行豐城客子羣書萬卷常暗誦王季友白首短褐見子如瓊枝季友工詩入李勉幕李勉不下輔國出宰李義山掌茂元書記

使下己勉不肯乃出爲汾州刺史歷河南尹徙江西觀察使
一卷元結篋中集有季友詩二首今此集中有七篇而篋中二首不在焉又總集類河傳英靈
集二卷唐進士殷璠集常
建等詩二百三十四首

出瞿唐峽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注不解五

雲之義嘗觀王勃益州夫子廟碑云帝車南指

遁七曜於中階華蓋西臨藏五雲於太甲西陽

雜俎第十謂燕王讀碑自帝車至太甲四句悉不

解訪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

是之祥無位聖人當出華蓋以下卒不可悉案

節錄張邦基星
莊漫錄語 愚謂老杜讀書破萬卷必自有所據或

入蜀見此碑而用其語也晉天文志華蓋杠旁

六星曰六甲分陰陽而配節候太甲恐是六甲

一星之名然未有考證以一行之邃於星歷張

燕公段柯古之殫見洽聞而猶未知焉姑闕疑

五雲高太甲
句義
張燕公不解
碑語
七曜在南出
聖人
華蓋旁六星
曰六甲
帝所遊往五
色雲起
太甲或當爲
太乙
漢武受六甲
豐飛
楊升庵
學記

以俟博識

（爾雅）以隋書天文志天子欲有所遊往其地先發天子氣或如華蓋在

白帝起白雲扶日黑帝起黑雲扶日以證華蓋五雲亦一解而太甲終當闕疑（集韻）（嚴羽滄溟詩話曰）太甲之義殆不可曉得非高太乙即乙爲甲蓋亦相近以星對風亦從其類

也（張石虹太史格物外編）太甲楊升菴疑爲六甲之訛非也（漢武內傳）帝受六甲靈飛於六甲中元凡十二事太甲當與太乙爲上天最貴之神○（元折案）王氏此條楊升菴集全觀

爲己說

贈閻邱師太常博士均之孫謂鳳藏丹霄暮龍去

白水渾蓋稱均之文也考之舊史成都閻邱均

景龍

中宗神龍三年改元景龍

中爲安樂公主

武后女

所薦起家拜太

常博士公主誅貶循州司倉進不以道其文不

足觀也已

（元折案）（舊唐書文苑傳中）陳子昂傳云子昂卒後成都人閻邱均亦以文章著稱景龍中爲安樂公主所薦云云

終始任

平聲

安義之句蕭使君之賢可見矣少陵自

注其事足以砥薄俗惜其名不傳也

（元折案）（少陵贈蕭十二使君詩）云

終始任安義荒蕪孟母隣自注云嚴公既沒老母在堂使君溫清之間甘脆之禮名數若己之庭幃焉及太夫人頤逝喪事又首緒孫主典撫孤之情不減骨肉則膠漆之契可知矣

陳倉石鼓又

（何遜）

已訖

（案）此句及下嶧山之碑句皆少陵李潮八分小篆歌句

按陳倉在

翁注困學紀聞

卷十八

評詩

六一中華書局聚

蕭使君詩杜
自注
事嚴母若己
庭闈

陳倉石鼓選

閻邱均能文
諛進
安樂公主薦
閻邱

徒魏太武排仆

秦石刻佛聖好各不韻

嶧山碑以摹拓火焚

欲以數慶靴與石鼓

真本鉉煉嶧山非

旌節二字本

周禮

國忠劍南旌

節導駕

蔚藍天亦作

鬱藍

度人經三十

二天

東帝曰鬱藍

玉明

初月不高星

爭光

唐為鳳翔寶雞縣石鼓在天興縣南（開世）元和郡縣志實云乃

雍縣也魏太武自東平趣鄒山見始皇石刻使人排而仆之（宋書）索隱傳云嶧山之碑野火焚蓋此時也

（何云）好名而不顧其甚于佛聖此事後世俗儒多祖之開世野火焚唐封演謂魏太武排倒然而歷代模拓以為楷則邑人疲于奔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由是殘缺云（集證）

元和郡縣志石鼓文在鳳翔天興縣南二十許里石形如鼓其數有十蓋紀周宣王田獵之事即史播大篆也（元）折案王氏石鼓文考正云石鼓文其初散在陳倉野中韓吏部為博士時請于祭酒欲以數慶靴與致太學不從鄭餘慶始遷之鳳翔孔子廟封演見聞記又曰有縣宰取舊文勒于石碑之上凡成數片今聞有嶧山碑皆新刻之碑也（集古錄）曰嶧山碑

秦二世留李斯篆今俗謂之嶧山碑史記不載其字特大不類泰山存者其本出于徐鉉又有別本出于夏竦家自唐封演已言嶧山碑非真而杜甫直謂秦木傳刻耳

遺興二云門戶有旌節注引楊國忠以劍南旌節導

駕一二字出周禮少陵豈用新唐史語哉（元）折案周禮地官掌節

道路用旌節注旌節今使者所擁節是也將送者執此節以送行者又卿大夫以旌節輔令則建之

金華山詩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放翁二云蔚藍

乃隱語天名按度人經作鬱藍（馬氏）校云鬱藍元板作鬱藍（元）折案老學庵筆記曰蔚藍乃隱語天名非可以義理解也杜子美金華山詩猶未有青轉子蒼乃直謂天與水之色俱如藍耳恐又因杜詩而失之轉子蒼云水色天光共蔚藍（四庫全書提要）蔚藍天各

蔚藍乃隱語天名非可以義理解也杜子美金華山詩猶未有青轉子蒼乃直謂天與水之色俱如藍耳恐又因杜詩而失之轉子蒼云水色天光共蔚藍（四庫全書提要）蔚藍天各

蔚藍乃隱語天名非可以義理解也杜子美金華山詩猶未有青轉子蒼乃直謂天與水之色俱如藍耳恐又因杜詩而失之轉子蒼云水色天光共蔚藍（四庫全書提要）蔚藍天各

蔚藍乃隱語天名非可以義理解也杜子美金華山詩猶未有青轉子蒼乃直謂天與水之色俱如藍耳恐又因杜詩而失之轉子蒼云水色天光共蔚藍（四庫全書提要）蔚藍天各

珍微宋版印

別無所出惟杜田注引度人經然度人經所載三十二天有東方太黃皇會天其帝曰鬱蓋玉明則是帝名鬱蓋非天名鬱蓋也陸游說反誤韓子蒼夜泊寧陵落句云茫然不悟身何處水色天光共蔚藍

成都詩初月出不高衆星尚爭光謂肅宗初立盜

賊未息也胡文定通鑑舉要補遺序日穀冥濛

衆星爭耀語本於此元折案胡文定通鑑舉要補遺四庫全書不著于錄考晁氏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亦不載其名豈

當時已無傳本耶

鮮于京兆仲通也張太常博士均培也所美非美

然繼序按然字屬上昌黎之於于頓李實類此杜韓二公晚

節所守如孤松勁柏學者不必師法其少作也

元折案唐書楊國忠傳南詔賀子闍羅鳳去國忠薦鮮于仲通爲蜀郡長史率兵討之戰瀘川舉軍沒國忠素德仲通爲匿其敗更敘戰功國忠以宰相領選仲通觀選者鄭愆願立

碑省戶下以頌德詔仲通爲頌通鑑唐紀肅宗至德二載十二月議陷賊官以六等定罪上欲免張均張培死上皇曰均培事賊皆任權要均仍爲賊毀吾家事罪不可赦上叩頭再拜

曰臣非張說父子無有今日上皇曰張培爲汝長流張表張均必不可活上泣而從命唐書張說傳子均亦能文稜山盜國爲僞中書令肅宗反正顯說有舊免死統合浦培尙軍親

公主培與希烈皆相稜山培死賊中與通鑑不同又于頓傳頓爲陝虢觀察使峻罰苛懲官吏懼恐拜山南東道節度使請升襄州爲大都督府廣募戰士儲良械擱然有專漢南意公敵

成都詩喻意日穀冥濛杜韓少作未實國忠仲通朋比爲姦

張說子均培仕稜山于頓李實食虛昌黎稱頓實在始杜美鮮于文不及武頓張均求仙得幸魯公碑稱述鮮于

私輸持下谷急而慢於奉上（又李寶傳）寶拜京兆尹專以殘忍爲政順宗在諒闇不踰月寶殺數千人于府（韓文公奇襄陽子相公書）稱頌負超卓之奇材著雄剛之峻德渾然天成無有畔岸文章言語與事相侔信乎其有德且有言也又（上李尚書書）稱寶赤心事上憂國如家今年已來不兩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非閣下條理鎮服宣布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或謂杜贈鮮于詩美其文章而不及其武略贈太常張御氣得神仙迴恩承雨露低颯均之以求仙得幸似亦不得竟謂之美也）（趙明誠鮮于仲通碑跋尾云）顏魯公爲此碑稱述甚感雖魯公猶爾況他人乎

野望詩西山白雪三奇戍南浦清江萬里橋按唐

地理志彭州導江縣有三奇戍韋臯傳遣大將

陳洎等出三奇西南備邊錄所謂三奇營也一

本作二年趙氏本作三城當從舊本三奇爲是

（何云當作三城地理不可好新奇也）潘水李氏云老杜讀書多不曾盡見

其所讀之書則不能盡注其間又用方言如岸

漑土鏗乃黔蜀人語須是博問多讀（集註）（仇滄柱杜詩詳註）唐氏云西

山在成都府西一名雪嶺三城戍即松維堡三城（又杜集箋云）西山三城界於吐番爲蜀邊要害屢見杜詩正不必作三奇也

八哀詩將相王恩禮李光弼嚴武張九齡宗室汝陽王璣之外名士有二焉蘇

八哀詩姓名蘇源明不汗

三奇戍或作三城
陳洎等兵出三奇
黔蜀岸漑土鏗
西山雪嶺松維堡

偽爵
李邕不能治

細行
鄭虔授偽職

虧節
名士如珠玉

象犀
殷浩輩有名

無用

杜以儉德為

時破劑
明皇以侈致

亂

別李義詩勉

少年
道孝王元慶

後嗣
小襦繡芳蓀

源明不汙偽爵其最優乎李邕細行弗飭次也

鄭虔大節已虧下矣（何云各士如珠玉象犀雖無用而不可少）
（全云）有實始有名豈有無用者若有名而無用則如

殷浩輩是也亦何不可少之有○（元圻案）唐書文藝傳一蘇源明京兆武功人工文詞有名
天寶間及第進士累遷太子諭德出為東平太守召為國子司業祿山陷京師以病不受偽署

李邕揚州江都人邕豪放不能治細行所在賄謝收遊自肆終以敗云鄭虔鄭州滎陽人遷著
作郎安祿山反遣張通儒劫百官置東都偽授虔水部郎中因稱風緩求攝市令潛以密章達

靈武

借問懸車守何如儉德臨（提封）不過行儉德盜賊本

王臣（有感第三）明皇以侈致亂故少陵以儉為救時

之破劑

別李義詩丈人嗣王業（案）王業一本
（作三葉）又云道國繼德業

丈人領宗卿按唐書宗室表傳道孝王元慶次

子詢之子微嗣王終宗正卿李義蓋微之子也

（集證）王道俊博議曰舊書道王元慶麟德元年薨子臨淮王誘嗣次子詢詢子微神龍初封

為嗣道王景雲元年官宗正卿卒子鍊開元二十五年薨封廣德中官宗正卿新書宗室表於

道孝王元慶之下首書嗣王誘次書嗣王宗正卿微嗣王宗正卿鍊嗣王京兆尹實王伯厚云
義蓋微之子以子考之不然義乃鍊之諸子而實之第耳詩云憶昔初見時小襦繡芳蓀長成

顧誠奢文學
善八分

忽會面慰我久客魂（又云）少年早歸來梅花已飛翻王子自愛惜老夫困石根皆前輩諱勉之詞若令義爲微之子則微卒于景雲中去大歷二年且五十六七載綬之齒當長於公安得目爲少年而自居老夫乎

送顧八分文學趙氏金石錄以爲前太子文學翰

林院待詔顧誠奢醉歌行云東吳顧文學卽誠

奢也注謂顧況誤（元圻案）東觀餘論跋顧誠奢呂肅公碑後云杜詩顧

倒廬亦自奇古（趙明誠金石錄跋尾十七）唐呂公表元結撰前太子文學翰林院待詔顧誠奢書杜甫集有贈顧八分文學詩卽誠奢也甫詩稱其最工小字而此表字畫甚欠尤壯偉

可喜

李潮八分小篆歌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本詩上句云尙書韓擇木騎曹

蔡有隣開元以來數八分金石錄跋尾十七云潮書惟慧義寺彌勒像碑

與彭元曜誌其筆法亦不絕工非韓蔡比也（元圻案）

李潮八分
韓蔡
韓擇木棘追
蔡邕
衛包蔡邕能
書
邕奢蔡有鄰
書瘦勁
李陽冰爲太
白從叔

（一）杜詩注宣和書譜韓擇木昌黎人官至工部尙書散騎常侍工隸兼作八分字隸學之妙唯蔡邕一人而已擇木能追其遺法世謂邕中鎮瑞（韓愈科斗書後記）愈叔父雲卿當大

歷世文辭獨行中朝于時李陽冰獨能篆書而配叔父擇木善八分（寶真珠書賦）衛包蔡隣功夫亦到出於人意乃近天造注有隣濟陽人（書史會要）繼十八代孫官至右衛率府兵

曹參軍工八分書書法瘦勁驅使筆墨盡得如意又注曰吾衍學古編云陽冰名潮杜甫之甥後以字行遂別字少温海賦云陽冰不治陰火潛然則知名潮有理案陽冰趙郡人太白之從

叔也寶應元年已爲當塗宰吾子行以海賦二語想像其名字宜爾初無引據嬌亂後學斯亦妄人也已矣

鄭駙馬宅宴洞中今攷少陵作皇甫德儀元宗妃也碑二云

有女臨晉公主出降代國長公子滎陽潛曜又

曰忝鄭莊之賓客遊寶主之山林鄭潛曜見孝

友傳元圻案唐書公主傳代國長公主睿宗女下嫁鄭萬鈞臨晉公主元宗女皇甫淑妃所生下嫁鄭潛曜孝友傳代國長公主寢疾潛曜侍左右累三月不頽面

史記鄭當時傳當時字莊任俠自喜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漢書東方朔傳帝姑館陶公主號寶太主注寶

太后之女故曰太主宋吳鎮新唐書糾纏引孝友傳以訂公主傳作郭潛曜之誤不如引少陵碑文苑英華載獨孤及鄭駙馬孝行記曰滎陽鄭曠潛曜其字睿宗外孫元宗之甥

代國長公主之子也尙元宗第十二女臨晉長公主據此則潛曜名曠豈以字行與宋錢易南部新書甲集鄭潛曜母寢疾刺血書奏章請以身代及焚章獨神道許三字不化翌日

主疾間至哉孝子也

橋陵詩石門霧露白玉殿莓苔青舊史鄭顥夢爲

聯句與此同元圻案開元四年十月葬睿宗于橋陵以同州蒲城縣爲奉先縣舊唐書列傳一百五十二鄭細傳細孫顥登進士第尙宣宗女大中

十三年檢校禮部尙書及宣宗棄代追感恩遇嘗爲詩序曰去年壽昌節赴麟德殿上壽迴趨于長興里第昏然晝寢夢與十數人納涼聯句予爲數聯同遊甚稱賞既寤唯省十字云石門

霧露白玉殿莓苔青私怪語不詳不數日宣宗上僊方悟其事追維顧遇續石門之句爲十韻云

橋陵詩同鄭顥夢聯玉殿莓苔青宣宗上僊兆鄭夢

鄭駙馬孝行代國臨晉二公主鄭莊任俠致賓客寶主山林館陶公主號太主鄭潛曜刺血書祈神

得房公池鵝詩。鳳凰池上應回首。為報籠隨王右

軍。宋元憲以鵝贈梅聖俞。聖俞以詩謝曰。昔居

鳳池上。曾食鳳池萍。乞與江湖客。從教養素翎。

宋得詩不悅。何云房已卒故也。聖俞之意。本於少陵。元圻案。宋元憲贈鵝事見魏

泰東軒筆錄十一。程泰之演繁露。四晏丞相嘗籠生鵝餉梅聖俞。以詩謝之曰。昔居鳳池上。曾食鳳池萍。乞與江湖客。從教養素翎。蓋蒸而致之。故梅詩曰。昔年相國籠之贈。今日參軍餉以蒸。咀肥甘。酬短句。定應無復謗言與。詳其意趣。是先一詩去時。有摘語以聞者。故追言與謗也。一云宋元憲。一云晏丞相。未知孰是。

陶靖節之讀山海經。猶屈子之賦遠遊也。精衛銜

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悲

痛之深。可為流涕。何云。公蓋自況。全云。深寧集一百二十卷。不傳。然如

於此見厚齋之忠。○元圻案。真西山跋黃溪甫擬陶詩曰。淵明眷眷王室。蓋有乃祖長沙公之心。獨以力不得為。故肥遁以自絕。食薇飲水之言。銜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一山海經

一三發鳩之山。有鳥焉。名曰精衛。其名自斂。是炎帝之女。名曰女娃。游于東海。溺而不反。故為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東海。又海外西經。刑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為目。以臍為口。操干戚以舞。周益公跋邵康節手寫陶詩云。宣和未臨。漢曾絃謂舊

本讀山海經詩。形天無千歲。當作刑天。舞干戚。某初喜其援證甚明。已而再味前篇。專咏奪父

事。次篇亦當專咏精衛。不當旁及他獸。今觀康節只從舊本。則絃言未可憑。一甬上著舊詩

載厚齋挽袁進士鏞詩云。天柱不可折。柱折勢莫撐。九鼎不可覆。鼎覆人莫扛。袁公烈丈夫。獨

池鵝詩言風
梅聖俞謝鵝
詩致訪
梅得生蒸兩
鵝餉

讀山海經猶
賦遠遊
淵明悲痛王
室
精衛銜西山
木石
刑天斷首葬
常羊山
形天無千歲
謫誤
厚齋哭袁鏞
詩悲痛

息媯留侯詩

見是非

杜牧之咏桃

花夫人

王介甫咏留侯

息夫人見故夫守門

五言不始自

李陵

優施中飲歌

暇豫

成帝時邪徑

童謠

十九首作者

不一

立東南方欲以一己力代國相頡頏遺宋祚移恥為不義戕奮然抱志起誓欲掃擒拔劍突前麾手回日月光賊勢愈猖獗山摧失忠良嗚呼絕倫志不得聘才長妻孥柔從溺枯骨誰為襄忠烈動天地游魂為國鳴山水倍堪悲抱恨徹宮蒼蒼幸一息庶幾紀星霜西風白楊路哀猿號崑崙解劍挂墓柏泣下沾衣裳惜哉時不利抽毫述悲傷

真文忠公龔德莊曰杜牧之王介甫賦息媯留侯等

作足以訂千古是非元圻案杜牧之題桃花夫人廟詩云細腰宮裏露

隋樓人息媯事見莊十四年左傳列女傳曰息夫人者息君夫人也楚滅息虜其君使守

門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遊夫人送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終

不以身更貳醜遂自殺王介甫張良詩曰留侯美好如婦人五世相韓韓入秦傾家為

主合壯士博浪沙中擊秦帝脫身下邳世不知舉國大索何能為素書一卷天與之殷城黃石

非吾師固陵解鞍聊出口捕取項羽如嬰兒從來四皓招不得

為我立棄商山芝洛陽賈誼才能薄擾擾空令絳灌疑

文選注五言自李陵始文心雕龍明詩云召南行露

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

春秋邪徑童謠近在成世則五言久矣全云虞姬之

也元圻案國語驪姬通于優施欲害申生而難里克優施乃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

曰暇豫之吾吾不如為為人皆集于苑已獨集於枯漢書五行志成帝時歌謠曰邪徑取

賈田讓口善善人桂樹華不實黃雀巢其顛故為人所羨今為人所讎獨孤及作墓

甫再集序云五言詩之源生於國風廣於離騷著於蘇李威於劉曹與劉彥和說合

古詩十九首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驅馬上東門

宛洛語已及
東都
傅毅作孤竹
篇

枚乘作八首
禮言詩負詩
懷義

式微詩聯句
之始
柏梁為七言
聯句
柏梁作者二
十五人
廢歌五子歌
皆聯句
日月星辰和
四時
挽歌非始田
橫客

遊戲宛與洛。辭兼東都。非盡是乘作。文心雕龍

明詩二云孤竹一篇。傅毅之詞。（閣按）玉臺新詠以西北有高樓東城高且長行行重行行涉江采芙蓉青河

畔草庭中有奇樹迢迢牽牛星明月何皎皎八首為枚乘作。陳陳歲云暮冉冉孤生竹孟冬寒氣至客從遠方來四首為古詩。○（元圻案）文選古詩十九首注五言並云古詩蓋不知作者

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詩云驅馬上東門又云遊戲宛與洛此則辭兼東都非盡是乘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編在李陵之上。

鶴山鄧公立注黃詩外集序云禮於生子曰詩負於祝嘏曰詩懷

詩之為言承也。情動於中而言以承之。故曰詩

（集證）（禮記內則）國君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齋朝服寢門外詩負之注詩之言承也。儀禮特牲饋食禮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復位詩懷之注詩猶存也。

列女傳式微一人之作。（原注）皮日休云柏梁七言聯句與焉文心雕龍云

聯句共韻柏梁餘製（何云）舉陶廢歌非聯句之始乎（集證）（古文苑）漢武帝元封三年作柏梁臺詔羣臣二千石有能為七言詩者乃得上座帝曰日月星辰和四時自梁王以下

作詩者二十五人○（元圻案）宋方勺泊宅編亦謂聯句始於式微引劉向之說為證吳兢樂府古題聯句起漢武柏梁宴作（林少穎書說）謂夏書五子之歌聯句之始

左傳有虞殯。莊子有緇謳挽歌。非始於田橫之客。

（閣按）此本世說新語注西陽雜俎續說中亦及之（何云）本劉峻世說注段柯古砥誤中已載為己說（集證）（世說任誕門注）子法訓曰挽歌者高帝召田橫至千戶鄉亭自刎

率首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此歌以寄哀者彼則一時之為也鄰有喪春不相引挽人銜枚執樂喪者耶按莊子緇謳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曰緇引柩索也引緇所以有謳歌者為

公孫夏命歌
虞瑛
緇謳所生以
斥苦
薤露蒿里二
曲之分

韋孟致官夢
王室

諸言生寄寓
死歸

人有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左傳哀十一年）公會吳伐齊其將公孫夏命歌虞瑛杜預曰虞瑛送葬歌（史記絳侯世家）周勃以吹簫樂喪然則挽歌之來久矣非始起於田橫也然譙周引禮之文頗有明據非固陋者所能詳聞疑以傳疑以俟通博（三元坊案）一段成式酉陽雜俎曰世說挽歌起于田橫擊虞初禮議曰挽歌出於漢武帝役人勞苦歌聲哀切遂以送終非古制也工部郎中嚴厚本云挽歌其來久矣據左傳公會吳子伐齊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瑛示必死也予近讀莊子曰緇謳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緇讀曰拂引柩索謳挽歌斥疏緩苦急促言引緇謳者爲人用力也（干寶搜神記）田橫門人挽歌二章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崔豹古今注）李延年分二章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

韋孟在鄉詩曰我既畧逝心存我舊夢我瀆上立

于王朝其夢如何夢爭王室其爭如何夢王我

弼呂成公曰孟旣致爲臣而歸拳拳之意猶如

此（全）元成父子有愧厥祖（三元坊案）韋孟詩見漢書韋賢傳班氏曰或曰其子孫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是詩也

吳語越王告吳王曰民生於地上寓也老萊子曰

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歸（按）此尸子引老萊子語見文選魏文帝等者行注

又陸士衡弔魏武帝文注古詩（十九）人生忽如寄本於此（三元坊案）淮南子

精神訓一禹曰我受命于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稽覽察雜記）乃謂人生如寄出高僧傳（南齊劉善明云）人生如寄來會幾何樂天感時云人生詎幾何在

世猶如寄秋山云人生無幾何如寄天地間東坡云人生如寄爾橫海亦閒遊多用此事云豈偶未效耶

東方朔八言七言

按漢書本傳注晉灼曰八言七言詩各有上下二篇

致之風雅尚

詩七言八言

之以瓊華乎而七言也我不敢倣我友自逸八

言也

爾雅送我乎淇之上矣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又在前十元折案左思獨都賦注引東方朔六言曰合樽促席相娛詩關雎鄭箋曰關雎五章章四句正義

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詩體無九言

曰詩之見句少不減二即祈父華種之類是也三字者終萬邦屢豐年之類也四字者關關雎鳩窈窕淑女之類也五字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類也六字者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之類也七字者如彼築室于道謀尙之以瓊華乎而之類也八字者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我不敢倣我友自逸是也擊虞流外論云詩有九言者河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是也檢諸本皆云河酌三章章五句則以爲二句也類延之云詩體本無九言將由聲度闌緩不協金石仲洽之言未可據也

張衡詩清典可味

明詩

二云張衡怨篇清典可味

何云典閣作曲此以新刻校古書之弊

御覽

九百八十

秋蘭嘉美人怨不復陳思王靈芝篇

三載衡怨詩曰秋蘭嘉美人也猗猗秋蘭植彼中阿有馥其芳有黃其葩雖曰幽深厥美彌嘉之子之遠我勞如何

元折案太平御覽載張衡怨詩序曰秋蘭嘉美人也燕而不獲用故作是詩也

陳思王靈芝篇曰伯瑜年七十綵衣以娛親今人

綵娛不獨老韓伯瑜母泣答不痛

但知老萊子之事而不知伯瑜

元折案汪氏師韓門綴學五陳思王靈芝篇曰伯瑜年七

彥先以觀像
悟焦通

古詩止雜擬

追和
和韻用韻依

韻次韻
元白皮陸唱

酬體
王肅兩妻致

詩
次韻詩六朝

已見

回文反覆詩

蘇蕙織璇璣

盤中詩由中

十綵衣以娛親慈母答不痛數教涕霑中晉書載左貴嬪離思賦云昔伯瑜之婉孌今每綵衣以娛親正用陳思語按伯瑜說施作伯俞伯俞有過其母答之泣母曰他日答子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俞得罪答嘗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也伯俞姓韓隋書循吏傳梁彥先為相州刺史有滏陽人焦通性醜酒事親闕禮為從弟所訟彥先弗之罪將至學令觀于孔子廟于時廟中有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弱對母悲泣之像通遂感悟卒為善士宋節士林同子真有孝詩一卷咏韓伯瑜云母力今衰矣悲啼得杖輕流風在繪像猶足感焦生詩乃用隋書事而綵衣之事究無可考豈陳思誤牽老萊子為一人耶

陸務觀

跋呂成叔和東坡尖義韻詩

云古詩有倡有和有雜擬追和之

類而無和韻者唐始有用韻謂同用此韻後有

依韻然不以次最後有次韻自元白至皮陸其

體乃成

元圻案趙松菴陔餘叢考二十二按洛陽伽藍記載王肅入魏舍江南故妻謝氏而娶魏元帝女其故妻寄以詩曰本為篋下靈今為機上絲得路遂騰

去頗憶纏綿時其繼室代答亦用絲時二韻葉石林玉澗雜書謂類文有梁文帝同王筠和太子懺悔詩云仍取筠韻則六朝已有此體晁氏讀書志松陵集十卷唐皮日休與陸龜

蒙唱酬詩凡六百五十八首龜蒙編次日休為序松陵者平江地名也

詩苑類格謂回文出於竇滔妻所作

案嚴羽滄浪詩話從之

文心

雕龍

明詩

云回文所興則道原為始

閣按此不可攷

又傳咸

有回文反覆詩温嶠有回文詩皆在竇妻前

原注

星星白髮生
鬢垂

柏梁河梁變
體意

杜韓詩文若
元氣

山谷詩得法
少陵
李杜韓柳俱
學選
杜韓變多李
柳變少

皮日休曰傳咸反覆與焉温嶠回文與焉（集證）玉海五十四寶元詩苑類格三卷學士李淑承詔編〇三元折案（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宋桑世昌回文類聚四卷考劉勰曰回文所與則道原為始梅庚注謂原當作慶宋賀道慶也蓋其時璇璣圖詩未出故勰云然世昌以蘇蕙時代在前故用為託始然藝文類聚載曹植鏡銘八字回環讀之無不成文實在蘇蕙以前（晉書列女傳）寶浴妻蘇氏名蕙字若蘭浴被徒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為迴文璇璣圖詩以贈浴宛轉循環以讀之詞甚悽惋凡八百四十字皮日休語見所作雜體詩序（吳競古樂府題云）盤中詩右盤屈書之傳休奕云當從中央周四角是也回文詩右迴復讀之皆歌而成文也

左思白髮賦星星白髮生於鬢垂（集證）賦載藝文類聚髮類詩用星

星字出於此（集證）謝靈運詩成威感物數星星白髮垂（劉禹錫詩）為報儒林文士道如今從此數星星

韓子蒼曰柏梁作而詩之體壞河梁作而詩之意

乖（開按）韓子蒼耶論大言無當此舉擬王仲淹之弊也柏梁雖依託然三百篇中已有七言安在其壞體此〇元折案（文中子曰）九師與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

李義山韓碑謂昌黎文若元氣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荆公謂少

陵詩與元氣侔（荆公杜子美畫像詩）吾觀少陵詩謂與元氣侔惟韓杜足以當之

山谷與趙伯充書云學老杜詩所謂刻鵠不成猶類鶩也

後山謂山谷得法於少陵朱文公跋劉病翁詩後云李杜

韓柳初亦學選詩然杜韓變多而柳李變少變

陳后山學詩
黃豫章

小學取杜詩
古樂府

禮鼠拱而立
開弓射鵬毆
鵬然若鶻之
靜
高居限參拜
相鼠拱立稱
禮鼠
君臣網罟兵
禮師小物
鵬共求代楨
伯

不可學而不變可學

元圻案下文云故自其變者而學之不若自其不變者而學之乃魯男子學柳下惠之意也

集九答秦觀書曰僕之詩豫章之詩也豫章之學博矣而得法于杜少陵其學少陵而不為者也故其詩近之而其進則未也

宋魏衍陳后山集記先生諱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已彭城人初先生學于曾公譽望甚偉及見豫章黃公庭堅詩愛不捨手卒從其學

朱文公編小學書其答劉子澄全名各清之號靜春謂古樂府

及杜子美詩可取者多令其喜諷咏易入心最

為有益今本樂府及詩皆不取豈修改而刪之

歟原注于澄著訓蒙新書外書

韓文公城南聯句禮鼠拱而立出關尹子聖人師

拱鼠制禮遠遊聯句開弓射鵬毆古丈尚書驩

兜字也管子短語修靡篇云鵬然若鶻之靜即驩字又

雨中聯句高居限參拜戰國策頓弱曰臣之義

不參拜一字本此闕按陳第季立曰相鼠似鼠頗大能人立見人則立舉其前兩足若拱揖然會於薊門山寺見之僧曰此相鼠也

及檢埤雅已有載矣蓋見人若拱似有神儀詩之所以起興也今解曰相視也鼠蟲之可賤惡者意義索然按說文引此詩亦以相為視誤也久矣余讀毛傳已云然

上日馬人來
馬留人以接
後流高各
中印度馬人
戀主
林邑兩銅柱
界南北
毗舍利王分
身為靈

今月不如古
月朗
今山古山今
海古海

極篇) 聖人師蜂立君臣師蜘蛛立網吾師拱鼠制禮師戰蟻置兵廣韻二十六桓屬字下曰
羅先四凶名古文尚書作屬說文口部設字徐鍇注曰古文尚書羅先字作設廣韻屬當是屬
字之誤管子侈靡篇焉然若夏之滄雲乃及人之體焉然若麟之靜注焉然和順貌○(元折
案) (瑋雅) 今一種鼠見人則交其前足而拱謂之禮鼠 (爾雅翼) 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
交兩脚于頸上或謂之雀鼠 (尚書大傳) 四嶽八伯康成注曰堯時得羲和命為六卿主其
春夏秋冬者并掌方嶽之事是為四嶽出則為伯其後稍死鳩設共工求代乃分置八伯

送廣師詩上日馬人來唐書環王傳西屠夷蓋馬

援還留不去者才十戶隋末孽衍至二百皆姓

馬俗以其寓故號馬留人與林邑分唐南境演

繁露引傳燈錄中印度乃在西域其說誤矣 (元折案)

(水經注) 二十六僉益期賤曰馬文淵立兩銅柱于林邑岸北有遺兵十餘家不反居壽冷
岸南而對銅柱悉姓馬自相婚姻今有二百戶文州以其流寓號曰馬流林邑記曰建武十九
年馬援樹兩銅柱於象林南界與西屠國分漢之南疆也土人以其流寓號曰馬流世稱漢子
孫也西陽雜俎說同 (演繁露) 退之上廣師詩曰上日馬人來傳燈錄曰富那夜奢昔為
毗舍利國王其國有一類人如馬僂露王運神力分身為靈彼乃得衣王後復生中印度馬人
感戀悲鳴因號馬鳴大土中印度在西域地與廣近豈唐時嘗有中印度人來至廣境耶 (一
朱新仲倚覺察雜記) 亦引傳
燈錄其誤與程泰之同

抱朴子曰俗士多云今月不如古月之朗李太白

詩有古朗月行又把酒問月云今人不見古時

月今月曾經照古人

〔集韻〕「抱朴子尚博篇」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廣今日不及古日之熱今月

不及育月之明

王胄以庭草一句爲隋煬所忌初學記二載胄雨

晴詩風度蟬聲遠雲開

〔世〕開何本作閉誤今從開本

鴈路長亦佳句

也

〔元〕圻案唐劉鍊隋唐嘉話煬帝善屬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隸薛道衡由是得罪後因事誅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又曰煬帝爲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獨不下

帝帝每銜之胄坐此見審而誦其警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後能作此語耶司馬公採此二事入通鑑見煬帝大業九年

忍過事堪喜杜牧之遣興詩也呂居仁官箴引此

誤以爲少陵俗言忍事敵災星司空表聖詩也

〔開〕按〔論〕衡引成語曰力勝貧慎勝禍亦表聖之意○〔元〕圻案〔呂居仁〕官箴曰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于濟慎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

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曰忍事敵災星少陵詩曰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非空言也王沂公常言吃得二斗醪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石林〕避暑錄話俗言忍事敵災星此

司空表聖詩也表聖休休事記自言嘗爲匪人所辱宜以耐辱自警故號耐辱居士蓋指柳璨豈白馬之禍璨將爲不利有不得已而忍辱以免者故爲是言耶〔避暑〕錄話又載裴晉公詩

云一灰心綠忍事霜鬢爲論兵

韋處厚盛山十二詩韓文公爲序今見於唐詩紀

忍事敵災星
呂居仁官箴
取忍字
王沂公言與
醪醋
表聖以櫻匪
號耐辱
盛山十二景
詩

王胄死於庭
草句
風度蟬聲遠
隋煬善屬文
忌才
薛道衡死於
燕泥句

韋處厚詩諸
和者

威山古巴東
胸懸縣

事十二詩。謂隱月岫流杯渠竹崑繡衣石榻宿

雲亭梅谿桃塢胡蘆沼茶嶺盤石磴琵琶臺上

士瓶泉也。

(何云)張文昌集中有十二詩其和又在作序之後他人即元白亦不傳矣。○元圻案朱子韓文攷異曰侍講處厚字德載威山郡名。一昌黎

序曰有以韋侯所爲十二詩遺予者于是應而和者十人及此年韋侯爲中書舍人侍講六經禁中和者通州元司馬爲宰相洋州許使君爲京兆通州白使君爲中書舍人李使君爲諫

議大夫黔府嚴中丞爲祕書監溫司馬爲起居舍人皆集闕下方樞卿曰樊云和者十人而詩集闕下者六人耳(朱翌倚覺寮雜記曰)退之威山十二詩序威山今之開州也唐地理志云

古巴東郡之胸懸縣也(孫觀書劉宗林東山贈言後曰)昔韓吏部序威山韋處厚十二詩應而和者十人如元稹許康佐白居易李景倫嚴武溫造之傳亦在江淮巴蜀殊州異縣之間

未幾韋侯召還侍讀六經禁中而十人者位宰相尹京北進諫垣登詞掖典中秘侍殿均皆集闕下而威山十二詩行于時唐詩紀事八十一卷宋計有功撰

伊川曰凡人家法須月爲一會以合族古人有花

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宗會法今不傳岑參有

韋員外家花樹歌君家兄弟不可當列卿太史

(何云)今作御史荆公百家選作太史尚書郎朝回花底常會客花撲玉缸

春酒香韋員外失其名此詩見一門華鄂之盛

(元圻案)二程遺書一李願伊川語錄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爲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每月一爲之古人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然族人每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爲

花樹韋家宗
會法
花撲玉缸春
酒香
伊川言骨肉
通疎

一舸逐鷗夷之誤

沈西施以美

亦報齊

鷗夷一物一人名

高類不留張麗華

張太碧黃居難名字

李赤自言詩

如白

孟郊推崇張碧

十詠詩李赤

誤太白

李赤感於刺

鬼死黃樂地通名刺

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鍊者只不爲相見情不相接爾

墨子親士

謂西施之沈其美也豈亦如隋之於張麗華乎

一舸逐鷗夷特見於杜牧詩未必然也集

丹鉛錄曰倚文御覽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今隨鷗夷以終事與墨子正合隨鷗夷者子胥潘死西施有力焉胥死威以鷗夷今沈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鷗夷以終范蠡去越亦就鷗夷子杜牧未精密遂以子胥之鷗夷爲范蠡之鷗夷影攝此事○

元折案杜牧杜秋娘詩曰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鷗夷通鑑陳紀長城公至德二年張

貴妃名麗華髮長七尺其光可鑑性敏慧有神彩善候人主顏色隋紀文帝開皇九年陳主自投於井軍人以繩引之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璜同東而上高類入建康晉王廣使類子德宏

馳令類留張麗華類曰昔太公蒙面以斬姬己今豈可留麗華乃斬之

張碧字太碧黃居難字樂地慕太白樂天也亦李

赤之類歟

何正張碧歌詩尙可觀難與李赤黃居難同論集證唐志張碧歌行集二卷御定全唐詩第九冊張碧字太碧貞元時人孟郊讀其集詩

云天寶太白末六藝已消歇先生今復生斯文信難缺下筆證興亡陳辭備風骨高秋數奏琴澄潭一輪月推之者至矣柳宗元李赤傳赤江湖浪人也嘗曰吾善爲歌詩類李白故自號曰

李赤○元折案容齋五筆載張碧農夫詩云運鋤耕斷屨屨起離畔豐盈滿家喜到頭禾黍屬他人不知何處拋棄子東坡書李白十詠二過姑孰堂下讀李白十詠疑其淺近見

孫觀云聞之王安國此乃李赤詩秘閣下有赤集此詩在焉白集中無此亦見柳子厚集卒爲

刺鬼所感而死姑孰雜詠十首載全唐詩第九冊南唐劉崇遠金華子云有舉子能爲

陸魯望詩用

太元

紅蠶宜糜鷄

鷄

赤舌燒城

繞帳生犀一

萬株

毛澤民詩所

本

買絲繡作平

原君

黃金鑄鍾子

期

毛滂以詩受

知東坡

陸魯望雜諷云紅蠶緣枯桑童糜來觸犀鷄鷄慘

於冰赤舌可燒城皆用太元語又南征詩繞帳

生犀一萬株宋元憲詩帳犀森別校此詩今集已佚犀株

衛帳并兒勇景文詩合宴傳餐帳繞犀皆用此

〔集證〕太元將上九紅蠶緣于枯桑其繭不黃重上九童糜觸犀友其首裝次二鷄鷄慘於冰翼彼南風內懷其乘千次八赤舌燒城吐水于瓶○〔元圻案〕唐文粹載陸龜蒙雜興九首其一云紅蠶緣枯桑青繭大如瓊其二云童糜來觸犀德力不相及其三云鷄鷄慘于冰陸力懷所適其四云赤舌可燒城譏邪易為互方言八隔自關而東謂之嗣鷄郭璞注嗣音加〔漢書司馬相如傳〕弋白鷄連鷄玉篇鳥部嗣古俄切屬鷄鷄鷄並同〔宋元憲送孫刑部領漕并部詩云〕犀株衛帳并兒勇鷄鷄髮迎塗絳老賢〔宋景文漢南州按行江浹以詩見寄詩云〕前驅夾道旗開集合宴傳餐帳繞犀〔又早夏集公會亭餞別詩〕有行帳繞犀株之句二宋俱兼用陸語

毛澤民〔全云〕名滂號東堂詩不須買絲繡平原不用黃金鑄子

期本李賀貫休詩〔集證〕〔李賀浩歌詩〕買絲繡作平原君有酒惟流潯州土羅貫休古意詩幾擬以黃金鑄作鍾子期○〔元圻案〕

〔毛澤民上會樞密布詩云〕燕齊日暮客不歸新豐主人豈相知不須買絲繡平原不用黃金鑄子期會當酸鹹有同好主簿且須歸祭灶請見臨川太尉公此語難為俗人道云云毛澤民名滂衢州江山人官至祠部員外郎知秀州〔陳振孫曰〕滂為杭州法曹以樂府詞有佳句受知于東坡遂有名著東堂集六卷詩四卷李賀字長吉七歲能辭章仕為協律郎卒年二十七釋貫休字德隱姓姜氏婺州蘭溪人王建禮之署號禪月大師

十七

蘭溪人王建禮之署號禪月大師

受知于東坡遂有名著東堂集六卷詩四卷

李賀字長吉七歲能辭章仕為協律郎卒年二十七

釋貫休字德隱姓姜氏婺州蘭溪人王建禮之署號禪月大師

李長吉七歲

能詩

詠賈生文帝

詩同異

宣室問詭鬼

神事

文帝夢黃頭

權郎

馬子才慕徐

孝節

唐以詩取士

鼓瑟覓裳詩

取錢李

昌黎薦劉述

古詩

唐試士詩賦

題名次

太學生誦阿

房宮賦

公薦通榜帖

諸人

李義山詠賈生云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

鬼神馬子才詠文帝云可憐一覺登天夢不夢

商巖夢權郎雖同一律皆有新意何云李賈生詩本之詩人召彼故老記之占夢

三元折案漢書賈誼傳文帝思誼微之入見上方受盤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又依傳傳鄧通以權船爲黃頭即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即推上天願見其衣尻帶後穿覺而之漸盡以夢中陰目求推者即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姓名姓鄧名通鄧猶登也文帝甚悅尋異之

國朝厲英謝

鶻宋詩紀事三十二馬存字子才鄞陽人因慕徐節孝道德寓楚州卒業于其門元祐三年進士爲越州觀察推官有集

唐以詩取士錢起之鼓瑟李肱之霓裳是也故詩

又多韓文公薦劉述古謂舉於禮部者其詩無

與爲比原注錢起名在第六豹島賦

閩按李肱名在第一琴瑟合奏賦何云錢起第六可與杜牧第五並用

集禮容禮四雜考登科記云永正元年

權德輿以禮部侍郎放二十九人劉述古登第○三元折案唐苑摘書漢友議二文宗元年秋解禮部尚書高侍郎備復司貢籍試琴瑟合奏賦霓裳羽衣曲詩主試先進五人一詩最佳者則李肱也乃以榜元及第然止于岳齊二牧未登大任高僧進五人詩賦奏曰李肱霓裳羽衣曲詩最爲迥出臣與狀頭第一人其次張堂詩亦絕好與第二次沈黃中琴瑟合奏賦

與第三王牧第四柳棠第五錢起李肱詩俱見文苑英華一百八十四李肱詩曰開元太平時萬國寶豐歲環園獻舊曲玉座流新製鳳管遞參差霞衣競搖曳宴罷水殿空盤餘春草細蓬壺事已久仙樂工無精絕背聽遺音聖明知善繼錢起湘靈鼓瑟詩落句云曲中人不見江上數峯青至今感傳錢起秋馬二篇以兩篇用四聲篇篇見英華一百十三卷唐

翁注李學記卷十八評詩

羅昭諫詠松

見志

昭諫說錢鏐

討梁

唐六臣實冊

禪梁

杜荀鶴奴事

朱溫

賦無雲致雨

陌上桑增損
建詞

王定保撰言公薦篇。崔郎侍郎既拜命於東都。試舉人吳武陵曰。向者偶見太學生十數輩。揚眉抵掌。讀一卷書。就而觀之。乃進士杜牧阿房宮賦。于是擢芻明宣。一遍曰。請侍郎與狀頭。鄧曰。已有人曰。不得已。即第五人。鄧應愛曰。敬依所教。又通榜篇。貞元十八年。權德輿主。文陸修員外。通榜帖。韓文公薦十人于僂其上。四人曰。侯喜。侯雲長。劉述。古章。紆。

羅昭諫詠松曰。陵遷谷變。須高節。莫向人間作大

夫。其志亦可悲矣。唐六臣。彼何人哉。昭諫說錢

鏐舉兵討梁。見通鑑。其忠義可見。跡奴事朱溫

之。杜荀鶴猶糞土土也。方樓山云。厚齊所以自況。○三元折案。通鑑後梁記。太祖開平元年二月甲辰。唐昭宣帝降御札。

禪位於梁。以攝中書令張文蔚為冊禮使。禮部尚書蘇循副之。攝侍中楊涉為押傳。國寶使。翰林學士張策副之。御史大夫薛贍矩為押金寶使。尚書趙光逢副之。帥百官備法駕。詣大梁。又

鎮海節度判官羅虬說吳王錫舉兵討梁曰。縱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自為東帝。奈何交臂事賊。為終古之羞乎。錫始以虬不遇於唐。必有怨心。及聞其言。雖不能用心。甚義之。宋張齊

寶洛陽搢紳舊聞記。一進士杜荀鶴。以所業謁梁祖。恐懼流汗。再拜敘謝。梁祖令賦無雲雨詩。杜絕句云。同是乾坤事不同。兩絲飛洒日輪中。若教陸明都相似。爭表梁王造化功。由是見

知杜既歸。驚懼成疾。幾不能起。明晨促召者五七輩。杜趨進。邊緩梁祖大聲曰。杜秀才。爭表梁王造化功。杜頓忘其病。趨步如飛。連拜敘謝數四。吳氏讀書志別集類中。羅隱甲乙集十

卷。隱字昭諫。餘杭人。唐乾符中。舉進士。不第。梁祖以諫議大夫召。不行。自號江東生。杜荀鶴。唐風集十卷。荀鶴池州人。大順二年。進士。梁祖薦為翰林學士。主客員外郎。恃勢侮易。縉紳衆怒。

欲殺之。而未及。天祐初。病卒。自號九華山人。

宋書樂志陌上桑曰。楚辭鈔以九歌山鬼篇增損

東坡歸去來集字

為之東坡因歸去來為詞亦此類也

集註宋書樂志陌上桑楚辭鈔云

白今有人山之阿被服薜荔帶女蘿既舍聯又宜笑子懋慕子善竊號乘赤豹從文狸新夷車駕結桂旗被石蘭帶杜蘅折芳椒荃遺所思處幽室終不見天路險艱獨後來表獨立山之上雲何容容而在下杳冥冥羌靈晦東風飄飄神靈兩風瑟瑟木搜搜思念公子徒以憂○元折案東坡有歸去來集字十首自序云余喜淵明歸去來詞因集字為十首又陶子駿佚老堂詩東坡自註云余增損淵明歸去來以就聲律謂之歸來引

詩一字至七字張南史花竹草是也一字至十字

文與可竹石是也

元折案文苑英華三百一十三張南史詠花一字至七字詩花深淺芬葩凝為雪錯為露鶯和蝶到苑占宮

詩一字至七字
詩一字至十字
一七令詞調

遮已迷金谷路頻駐玉人車芳草欲陵芳樹東家半落西家願得春風相伴去一攀一折向天涯三百二十五詠竹詩竹竹被山連谷出東南殊草木葉細枝勁霜停露宿成林處處雲抽笋年年玉天風乍起爭顛池水相涵更綠却尋廣信小園中閑對數竿心自足三百二十七詠草詩草草折宜看好滿地生催人老金殿玉砌荒城古道青齊千里遙悵悵三春草每逢南北別離有逐東西傾倒一身本是山中人聊與王孫慰懷抱文與可二詩宋文鑑取之計數夫唐詩紀事曰白樂天分司東洛朝賢悉會真化池亭送別酒酣各請賦一字至七字詩以題為韻後遂沿為詞調各一七令白樂天詩云時綺笑瓊奇明月夜落花時能助歡笑亦傷別離調清金石怨吟苦鬼神悲天下只應我愛世間惟有君知自從都尉別蘇句便到司空

送白

一叢深花色十戶中人賦白樂天謂牡丹也豈知

兩片雲戴却數鄉稅鄭雲叟何云遂謂珠翠也後

一叢花十戶賦
白詩詠牡丹感時

翁注困學紀聞卷十八評詩

兩片雲數擲
稅
雲叟詩傷珠
翠

五千七百不
言里
八千三千俱
不言
方六七十等
句法
提三尺盜一
杯句法

唱螿譏爾雅
賣餅斥公羊
唐彥謙鹿門
詩

白傅詩迂叟
隱人
溫公獨樂園
東坡名醉翁

靡之蠹甚矣。

(元圻案)白樂天秦中吟買花云帝城春欲暮館驛車馬度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貴賤無常價酬直看花數灼灼百朵紅

東秦又云有一田舍翁偶來買花處低頭獨長歎此嘆無人喻一叢深花色十戶中人賦

鄧雲叟富貴曲云笑人梳洗時滿頭間珠翠豈知兩片雲戴却數鄉稅見後獨何光遠鑿誠錄高尚士條尤延之全唐詩話取之

韓文公

題臨瀛寺

詩離家已五千。注引沈休文安陸王碑。

平塗不過七百。而不知獨成五服。至於五千。本

書語也。奚以汎引爲。

(元圻案)老學庵筆記三退之時云夕貶潮陽路八千(歐公云夷陵此去更三千或以爲歇後語非也)書獨成五服至于五千注云五千里也論語方六七十如五六注云六七十里五六十里也(顧氏顧立蘇詩集注引某云漢高帝紀提三尺取天下及韓安國傳本無劍字古有如

此造語者何不引此以正之(唐彥謙長陵詩云)耳聞明主提三尺眼看愚民盜一杯

唐彥謙

送樊瑄司業歸朝

詩唱螿譏爾雅

注見前小

賣餅斥公羊

注見前公

事見晉書魏志

(全)晉書魏志蔡模鑿絲事○(元圻案)彥謙詩見文苑英華二百八十三

(晁氏讀書志)唐彥謙字茂卿并州人咸通末進士著鹿門詩一卷

州人咸通末進士著鹿門詩一卷

白樂天迂叟詩初時被目爲迂叟。近日蒙呼作隱

人。又云自哂此迂叟。小迂老更迂。則迂叟之名。

不獨司馬公也。(元圻案) 邵氏聞見後錄 司馬公在洛陽自號迂叟謂其園曰獨樂園 (宋黃徹碧溪詩話云) 司馬公豈慕其居洛有閒適之樂耶 (芥隱筆記) 醉翁迂叟東坡之名皆出于白樂天詩云

堯韭舜榮。梁元帝元覽賦始用之。賦載文苑英華一百二十六 李羣玉

蒲瀾寺。蒲何本作 瀾誤 詩瀾有堯時韭山餘禹代糧。(闕按) 蒲瀾寺在廣州府治東北二十里 (元圻案) 英華二百三十八李羣玉蒲瀾寺詩云 五仙騎五羊何代降效瀾瀾有堯時韭山餘禹代糧樓臺龜海色草樹發天香吟嘯秋光裏浮溟興甚長 (宋

堯韭舜榮禹
代根
李羣玉蒲瀾
寺詩
金鹽玉歧
舜華姬歌
自然殿飾禹
餘根

古樂府詞曲
沈別
倚聲製詞起
唐季
漢立樂府設
官製詞
賦駢曲引行
歌謠等

州府治東北二十里 (元圻案) 英華二百三十八李羣玉蒲瀾寺詩云 五仙騎五羊何代降效瀾瀾有堯時韭山餘禹代糧樓臺龜海色草樹發天香吟嘯秋光裏浮溟興甚長 (宋青臣繼古叢編曰周益公校正文苑英華序云) 以堯韭對舜華非讀本草注安知其為蒲瀾按梁元帝元覽賦金鹽玉歧堯韭舜華謂此也余讀他書亦有用者如顏聚載梁太子賈河南某啓則云堯韭未傳姬歌非喻又以堯韭對姬歌矣固曰堯韭出于本草而不知所以名之之義後見典術曰聖王之仁功濟天下者堯也天星降精於庭為韭感百物為蒲今蒲瀾是也 (郭璞詩) 堯榮不終朝蟬蟻豈見夕舜亦作舜 (後漢書郡國志注博物記曰) 扶海洲上有草名飾其實食之如大麥從七月稔熟民斂獲至冬乃訖名曰自然殿或曰禹餘糧 (案廣州記曰) 甘溪瀾水味極甘冷旁有石名禹餘糧或草或石未詳孰是文選張衡南都賦太一餘糧注本草經曰太乙禹餘糧一名石臄生山谷

致堂云古樂府詩之旁行也。(何云) 詩之有關勸戒可被管絃為樂府所採者後人因以古樂府名之樂府乃官

名非別有古樂府詩體也致堂詞曲者古樂府之末造也。(何云) 此未嘗學問往往有此等臆說

陸務觀云倚聲製詞起於唐之季世。(全云) 致堂亦就後人所云古樂府而言

未必不知漢之有樂府也何氏詆之太過。(集證漢書禮樂志曰) 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

寒山子詩用
事屬對
施孟術同遇
異
劉運祖似羊
公鶴
侏儒飽方朔
飢
虞翻以青蠅
爲吊客
二鶴化客弔
陶
虞玩之更定
黃籍
白徒自丁
曹娥碑題八
字
黃口白頭
穿七札讀五
行
綠熊席青鳳

爲律呂以合八音之調師古注樂府之名蓋起于此○(元坊案)胡致堂作向藤林酒邊集後序曰「詞曲者古樂府之末造也古樂府者詩之旁行也詩出於難騷楚詞而難騷者變風變雅之音怨而迫哀而傷者也其發乎情則同而止乎禮義則異名之曰曲以其曲盡人情耳方之曲藝猶不遠焉其去曲禮則益遠矣」(放翁渭南集十四)長短句序風雅頌之後爲騷爲賦爲曲爲引爲行爲誦爲歌千餘年後乃有倚聲製詞起於唐之季世則其變愈薄可勝歎哉

寒山子詩

何云樂天多效之荆公集中有擬寒山詩十二首

如施家兩兒

案詩云施家有兩兒以藝于齊楚文武各自備託

身爲得所孟公問其術我子親教汝秦魏兩不成失時成艱難

事出列子羊公鶴

恰似羊公鶴可憐生嗜懂

事出

世說如子張卜商

他賢君即受不賢君莫與君賢他見容不賢他亦拒憐善矜不能仁徒方得所勸逐子張言拋却卜商語

如

侏儒方朔

只取侏儒飽不憐方朔

涉獵廣博非但釋子語也

何云

酒據猛狗出韓非子枕流事出世說如一道一德言有枝葉雲樛棘刺亡羊補牢之類尤多○(詩云)赫赫誰摧肆其酒甚濃厚可憐高幡幟極自平升斗何意既不售其家多猛狗窟子若

來沽狗咬便是走 今日歸寒山枕流兼洗耳 手把兩卷書一道將一德 從生不住來至死無仁義言既有枝葉心懷更險較若其開小道緣此生大僞詐說造雲梯削之成棘刺 亡

羊能補牢失意 對偶之工者青蠅白鶴 死將腰青蠅吊 不勞白鶴 黃籍白

終無極

丁 消老檢黃籍依 前注白丁 青蚨黃絹 囊裏無青蚨篋中有黃卷 據本詩絹當作卷 黃口白頭 不用從黃

口何須服 七札五行 能射穿七札讀 書覽五行 綠熊席青鳳裘 膝坐綠熊席身披青鳳裘

何云 六極九維東岱北邙衛氏兒鍾家女三端六藝黃腸白骨獼猴心獅子吼待鶴乘魚亦

工 六極常嬰困九維徒自論 移向東岱居配守北邙宅 衛氏兒可憐鍾家女極三醜

裘山子趙詞
超妙
翠屏山寒巖
隱者拾得相
往還
酒壚猛狗噬
擊器
枕流漱石
公般為雲梯
紀昌飛衛文
射
巧人為棘刺
母猴
顯犬補牢不
為晚
衛洗馬比三
王
鐘離春醜語
筆端鋒端舌
端宜避
黃腸題淚
文王不忍露
白骨
獼猴性捨一
取一
音聲輪御子

端自孤立六藝城諸君
伏獼猴心須聽獅子吼
塚破壓黃腸棺穿露白骨
守死待鶴來皆道乘魚去

墨哇逕曰有人兮山陘雲卷兮
何云卷集
霞縵綰秉芳

兮欲寄路漫兮難征心惆悵兮狐疑蹇獨立兮

忠貞
何云楚辭則為人竄為五言第七句云衆嗷嗷嘶蹇可為失笑也故翁會寄書
天封明老爛為正之又云蒼滑非關兩松鳴不假風真佳句也○三元坊案唐書

藝文志一寒山子詩七卷寒山子隱唐與縣寒山巖于國清寺與隱者拾得往還
記引仙傳拾遺曰寒山子者不知其名氏大歷中隱居天台翠屏山其山深邃當番有雪亦

名寒巖因自號寒山子好為詩
列子說符篇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
以術於齊侯為公子之傅好兵者以法于楚王以為軍正施氏之鄰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

而窘於貧義施氏之有因從請進趨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之一子以術于秦王秦王曰當今
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也遂官而放之其一子以法于衛侯

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
待矣若全而歸之適于他國為吾之患不輕矣遂削之而還諸魯
世說排闥想劉遵祖少

為殿中軍所知稱之于庚公遂名之為羊公鶴昔羊叔子有鶴善舞客試驅來耗耗而不肯舞
故稱比之
漢書東方朔傳侏儒長三尺奉一囊粟臣朔長九尺亦奉一囊粟侏儒飽欲死

臣朔飢欲死
三國志吳虞翻傳注虞翻別傳曰翻放逐南方自恨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
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
太平御覽九百十六陶侃

別傳曰侃丁母憂在墓下忽有二客來吊不哭而退儀形鮮異知非常人遣看之但見雙鶴
飛而冲天
通鑑齊紀高帝建元二年宋自孝建以來政綱弛紊簿籍訛謬上詔虞玩之等

更加檢定曰黃籍民之大紀國之治端自頃巧偽日甚何以盤乎注杜佑曰黃籍者戶口版籍
也
漢書鄉陽傳注白徒言素非軍旅之人若今言白丁矣
搜神記青蚨蟲如蠶殺其

母子各塗八十一錢凡布或用子先用母皆飛歸循環無已故淮南子名錢曰青蚨
錄上虞長度尚第子邯鄲淳字子禮甫弱冠而有異才尚使作曹娥碑操筆而成無所點定

吼
王子喬綵山
白鶴
琴高乘鯉飛
越

詩家景如藍
玉生烟
藍田出於玉

珍做宋版

其後蔡邕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齏白（淮南子）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史記）鄰陽傳（白頭如新傾蓋如故）（左傳）晉楚遇于鄆陵潘厓之黨與養由基躡甲而射之穿

七札焉（後漢書應奉傳）奉讀書五行並下（西京雜記）趙飛燕女弟居昭陽殿中設玉几玉床白象牙簾綠熊席（拾遺記）周昭王時塗修國獻青鳳丹雀各一雌一雄昭王綴鳳

毛為裘（晏子）人有酤酒者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猛狗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韓非子）記管仲對齊桓公語與晏子同（世

說孫子荆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戰國策）公輸般為楚鼓樓將以攻宋墨子曰聞公為雲梯將以攻宋宋亦何罪之有（列子）紀昌謀殺飛衛二人交射于路

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韓非子）燕王徵巧術人請以棘刺之端為母猴母猴成巧人曰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兩器日出

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也（戰國策）見兔而顧犬未為遲也亡羊而補牢未為晚也（語林）衛洗馬穎識通達論者以為王眉子平子武子之右世人為之語曰諸王三

子不如衛家一兒（劉向列女傳）齊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其為人極醜行嫁不售（韓詩外傳）君子宜避三端文士筆端武士鋒端辯士舌端（漢書雷光傳）賜黃腸題湊各

一具注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向內故曰題湊（後漢書鄧曄傳）昔文王不忍露白骨武王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宋知覺禪師宗鏡錄三）引大涅槃經曰

云何現喻如經中說衆生心性有如獼猴獼猴之性捨一取一衆生心性亦復如是取著色聲香味觸法無暫住時是名現喻可驗即今衆生之心如猿猴之處高樹上下不停（楞嚴經

富樓那云）世尊知我有大辨才以音聲輪教我發揚我於佛前助佛轉輪因獅子吼成阿羅漢（太平御覽九百十六列仙傳）王子喬見桓良曰待我緩氏山頭至期果乘白鶴住山

願望之不可到（陶宏景本草）曰鯉最為魚中之主形既可愛又能神變乃至飛越山湖所以琴高乘之（宋許彥周詩話）戴寒山子楚辭首句作若有人兮坐山楹第五句心字作獨

字謂雖屈宋復生不能過也

司空圖字一云戴容州叔倫謂詩家之景如藍田

司穴工表聖表聖

今年茲來茲謂
諸侯有疾曰
負茲

元帝蘭澤多
芳草詩
取古詩句為
題之始

六字常語一
字難
貧於一字

王儉四言有
子建風

日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於眉睫之前也

李義山玉生煙之句蓋本於此

〔元〕折案〔漢〕書地理志京兆藍田縣〔初學記〕二十七京

〔北〕記曰藍田出美玉如藍故曰藍田

〔李〕商隱錦瑟詩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唐〕書戴叔倫傳叔倫字幼公澗州金壇人師事蕭穎士為門人冠官容管經略使

古詩

十九首

何能待來茲

〔文〕選

茲年也左傳

〔信〕公十六

今茲注

云此歲呂氏春秋

〔任〕地

今茲美禾來茲美麥

〔關〕按趙注孟子今

茲未能為今年未能盡去是亦以茲為年集注闕故嘗曰集註至孟子朱子似以餘力為筆○〔元〕折案孟子下句云以待來年則今茲之為今年也明矣王氏此條本宋龔氏芥隱之記

〔麟〕林玉露補遺公羊傳諸侯有疾曰負茲注云茲新生菜也一年草生一番故以茲為年

梁元帝賦得蘭澤多芳草詩

〔原〕注古詩為題見於此〔何〕云古詩為題見於此七字亦大字正文○〔元〕折

案〔古〕詩十九首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初〕學記二十七載梁元帝詩云春蘭本無難春澤最茂燕燕姬得夢罷尚書奏事歸臨地影入浪從風香入衣當門已芬馥入室更芳菲

蘭生不擇徑十步豈難稀

韓文公

〔記〕夢

云六字常語一字難文心雕龍

〔諫〕字謂善

為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

〔關〕按雕龍又謂易字艱於代句

王儉四言頗有子建淵明餘風其侍太子九日元

九日元圃侍宴詩
寥寥清景
王仲寶名恣
太威

劉苞九日侍宴詩
移陰語詩詞
頻見
晨露每看花
葛拆
陸詩言非閉
寂不知
行行至吳會
連郡會稽郡
諸書言吳會
皆二郡

圍宴云。秋日在房。鴻雁來翔。寥寥清景。（闕本）作青景。今從何本。

藹藹微霜。草木搖落。幽蘭獨芳。眷言淄苑。尚想

濠梁。既暢旨酒。亦飽微猷。有來斯悅。無遠不柔。

（元折案）（王儉詩藝文類聚四）載其全篇云。明明儲后。沖默其量。徘徊禮樂。優游風尚。微言外融。幾神內王。就日齊暉。儀雲等望。本茂條榮。源澄流潔。漢稱開平。周云魯衛。咨我藩華。方軌前軌。秋日在房。鴻雁來翔。云云。王氏所引。從初學記四錄其六韻。《南史》二十二。齊王儉字仲寶。幼篤學。手不釋卷。儉曰。不慮此兒無名。政恐名太威耳。

劉苞九日侍宴樂遊苑正陽堂詩。曲終高宴罷。景落樹陰移。（原注）陸

頻見樹陰移。《何云》段成式詩。坐對當牖木看移。三面陰。《元折案》劉苞詩見藝文類聚四初學記四。《陸放翁小園詩》云。晨露每看花。葛拆夕陽。頻見樹陰移。自注云。此二事非閉寂不知也。《梁書文學傳》劉苞字孝嘗。彭城人也。少好學。能屬文。為太子洗馬。與從兄孝綽同郡。到溉等並以文藻見知。段成式句乃花間好詞。非詩也。

吳會謂吳會稽二郡也。（原注）石湖辨魏文帝雜詩。適與

飄風會。又曰。行行至吳會。（何云）放翁老學庵筆記亦辨之。氏大昕曰。石湖說見吳郡志。《元折

案》《文選》二十九。魏文帝雜詩曰。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南行至吳會。吳會非吾鄉。安能久留滯。棄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宋錢康功植杖閉談曰》。平江府州署之南。名吳會坊。《按蔡邕傳》。亡命江海。退迹吳會。注引會稽高遷亭。椽為笛事。又諸葛孔明說荊州形勢曰。東連吳會。王羲之為會稽內史。時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石

崇論伐吳之功。曰。吳會僭逆。指言孫氏。則吳會當是吳郡。與會稽不獨為姑蘇。今坊名吳會。未如何據。而然。《前漢吳王傳》上。患吳會輕悍。即吳會也。《國朝趙氏翼陔餘叢考》二十一。

百一詩譏切
取致陰臺積

李虛己會致
堯倡酬
浮聲切響
號人行用八
字最響
第三第五字

西漢前會稽郡治本在吳縣項梁殺會稽守舉吳中兵渡江而西守所治在吳故殺守即起吳兵朱買臣本吳人出為會稽守即其鄉郡也時俗以郡縣連稱故云吳會東漢分吳與會稽為兩郡故三國志所謂吳會皆指兩郡言如孫策傳策自領會稽太守以朱治為吳郡太守孫資傳策已平吳會二郡朱桓傳權授桓兵使部伍吳會二郡是也今老學庵筆記無辨吳會之說

應璩百一詩室廣致疑陰臺高來積陽出口呂氏春

秋（集證）太平御覽百七十四尸子曰厚積不登高臺不處高室多陽大室多陰故皆不居此又呂氏春秋所本也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高臺多陽廣室多陰亦本尸子○（元折案）（呂氏春秋孟春紀重）篇室大則多陰臺高則多陽（文選二十二）有應休連百

一詩一首無此條所引二句（李善注張方賢楚國先賢傳曰汝南應休連作百一篇詩譏切

時事意以有百一篇故曰百一（李充翰林論曰應休連五言詩百數十篇以風規治道蓋有

詩人之旨）又孫盛晉陽秋曰應璩作五言詩百三十篇言時事頗有補益世多傳之據此二

文不得以一百一篇而稱百一也今書七志曰應璩集謂之新詩以百言為一篇或謂之百一

篇然以字各詩義無所取據百一詩序云時謂曹爽曰公今聞周公巍巍之稱安知百慮有一

失乎百一之名蓋與於此也（明張氏博漢魏百三名家應休連集）有百一詩八首其二云

室廣致疑陰臺高來積陽奈何季世人侈靡在宮牆飾巧無窮極土木被朱光徵求傾四海雅

意猶未康

李虛己初與會致堯倡酬致堯謂曰子之詩雖工

而音韻猶啞虛己初未悟既而得沈休文所謂

前有浮聲後須切響遂精於格律（元折案）（宋周輝清波雜志十二）李公受虛己

翁注困學紀聞卷十八評詩王一中華書局聚

要譽
李公受呂本
中詩啞

李公受呂本
中詩啞

包豐詩俱可
見志

秀幹成棟精
鋼不鉤

水面獨搖風
包孝肅郡齋

壁詩
豐稷不受籠

絡
王化基詩美

漢見志
清敏指斥章

會不阿

處心作事戒
著盡

邵子不著不
盡詩句

珍做宋版印

為天聖從官喜為詩與同年會致堯倡酬會謂曰子之詩雖工而音韻猶啞爾李初未悟後得沈休文所謂前有浮聲後須切響遂精于格律輝在建康識北客杜師顏嘗言少陵麗人行坐中八姨真貴人數目中八字最響竟句下字當以此類求之杜早從陳子高學此說蓋得于陳云（老學庵筆記五）李虛己侍郎字公受少從江南先達學作詩後與會致堯倡酬會每曰公受之詩雖工悞啞耳虛己初未悟久乃造入以其法授晏元獻元獻以授二宋自是遂不傳然江西諸人每謂五言第三字七言第五字要響亦此意也 致堯子固之粗字正巨虛己建

安人晏元獻之婦翁也 朱子謂呂本中論詩欲字字響而暮年詩多啞

詩言志秀幹終成棟精鋼不作鉤包孝肅之志也

人心正畏暑水面獨搖風豐清敏之志也

相之郵人官樞密直學士文彥博嘗品稷為人似趙抃及賜謚皆以清得名 詩要句中有人此條合後司馬公東坡公之詩可謂四公在焉呼之欲出（集證宋詩紀事十一）廬州府志

載包孝肅端州郡齋壁詩云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秀幹終成棟精鋼不作鉤倉充鼠雀喜草盡兔狐愁史冊有遺訓毋貽來者羞（梨齋集）樓鑰行狀豐清敏公鄉之先達也賦荷花

詩有人心正畏暑水面獨搖風之句蔡元長見之曰此人豈肯受我籠絡○（元圻案）（宋釋文瑩玉壺清話）載王化基感懷有美璞未成終是寶精鋼軍折不為鉤之句與包孝肅同意

化基與國二年于呂蒙正榜及第後參大政 包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謚孝肅官樞密副使

宋會敏行獨醒雜志云豐中丞相之名稷紹聖開數任言責有正直之譽與章質夫友善而不樂章子厚與會子固友善而不樂會子宜其論子厚子宜章疏皆指陳不稍恕初不以質夫子固之故面為之掩覆也

張文鏡曰處心不可著著則偏作事不可盡盡則

窮先天之學止是此一一語天之道也愚謂邵子

安樂打乖二吟

二正獻詩不
崇居
唐時木妖之
號
孫叔敖以優
孟重封
蕭何置田宅
處窮
霍景桓何以
家為
文園家徒四
壁立
太宗輟材營
微室
楊震以清白
貽後
灶婢乳媪可
開
老去生涯萬
卷書
荆公詩多持

重九日登石閣詩

詩夏去休言暑冬來始講寒則心不著矣

安樂

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何正真安樂

夫只是不犯手

則事不盡矣元折案康節有安樂吟打乖吟故義門云爾

杜正獻公全云

詩因念古聖賢名為千古垂何嘗廣

居室儉為後人師亞聖樂簞食寢邱無立椎文

終防勢奪景威

何正景威即景桓按錢氏大昕曰霍去病諡景桓王氏避諱改桓為威

恥家為文

園四壁立鄭公小殿移

此杜祁公雖水卜居詩

陳正獻公

俊卿示二子

詩遺汝子孫清白在不須廈屋太渠渠一一賢相

之清風可以媿木妖之習

元折案史記滑稽傳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

以為相優孟曰孫叔敖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今死其子無立錫之地于是莊王召孫叔敖子封之寢邱又蕭相國世家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我儉不賢母

為勢家所奪孝惠二年相國何卒蓋為文終侯漢書霍去病傳霍去病大將軍青蚨少兒子也上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何以家為蓋曰景桓侯史記司馬相如傳文君夜

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又曰嘗從上過宜春宮相如奏賦以哀二世失行也相如拜為孝文園令舊唐書魏徵傳徵宅先無正寢太宗欲為小殿輟其材為徵營構五

日而成後漢書楊震傳震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產藥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南部新書唐內臣戎帥魏治

翁注困學紀聞

卷十八

評詩

三中華書局聚

李膺湖發明

介甫詩

李仁甫四子

名

明妃曲淺漢

恩樂胡

日出堂上飲

柱木喻

君難託怨遇

哀

重商鞅事相

類

范冲楊繪論

荆公心術

蘇文定論兼

并詩

譚勤惡王說

多善變

事館第宅時號木妖真西山跋陳正獻詩集云舊傳公築第既成有訝其門太卑者公曰異時使灶婢乳媪可開酒佳爾薦紳傳頌以配太祝齋即廳事語今觀其示二子詩曰興來文字三盃酒老去生涯萬卷書云云此正落成時所賦也

鴈湖

關按鴈湖李壁號何云李壁繼序按李仁甫四子壁壁壁俱有各則壁嘗作壁壁字季章號鴈湖居士登進士第官參知政事附和侂胄以致喪師辱國其人不足

重注荆公詩於明妃曲漢恩自淺胡自深人閒

樂在相知心則引范元長之語以致其譏按羅大經鶴林

玉露謂其悖理傷道又曰苟心不相知日出堂上飲之詩為客當

酌酒何預主人謀則引鄭氏考槃之誤以寓其

貶關按賀黃公則謂日出堂上飲之詩蓋寫怡堂之習真堪痛心疾首末數語即魏風園有桃篇彼人是哉子曰何其意也此風雅正傳君難託之

詩曰世事反覆那得知讒言入耳須臾離則明

君臣始終之義以返諸正愚按楊元素論謂介

甫詩今人未可輕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今觀

其行事已頗類之矣言心聲也其可揜乎元圻案魏鶴山

作李石林臨川詩注序曰石林于其丰容有餘之詞簡婉不迫之趣既各隨錢發明若博文強志復詞險韻則又為之證辨鉤研俾覽者得以開卷瞭然公之學亦時有專己之癖焉石

林于此蓋未始隨聲是非也如明妃曲漢恩自淺胡自深云云以返諸正自餘類此者尙兼姑
摘其一二以明之王介甫明妃曲第二首李壁註曰范冲對高宗嘗云臣嘗于言語文字

之間得安石之心然不敢與人言且如詩人多作明妃曲以失身胡虜爲無窮之恨安石則曰
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然則劉豫不是罪過漢恩淺而虜恩深也今之背君父之

恩投拜而爲盜賊者皆合于安石之意此所謂壞天下人心術孟子曰无父无君是禽獸也以
胡虜有恩而遂忘君父非禽獸而何公語意固非然詩人務一時爲新奇求出前人所未道而

不知其言之失也然范公傳致亦深矣又日出堂上飲詩云日出堂上飲日西未之休主人
笑而歌客子數以愀指此堂上柱始生在巖幽兩露飽所滋凌雲亦千秋所託願永久何年值

君收乃令卑濕地百蟻上窮鏝丹青空外好鎮壓已堪憂爲君重去之不使一蟻留蟻力雖云
小能生萬蟻蟻又能高其礎不爾繼者稠語客且勿然百年等浮漚爲客當酌酒何豫主人謀

註曰此詩主以喻君客以喻臣堂以喻君柱以喻臣堂上主人居安而忘危爲客者視其處壞
已甚將有鎮壓之憂爲主人圖所以弭患此而不忘君卷卷之義更張之念疑始於此按李注

無引鄭氏考槃之誤語豈今本有所刪節耶又君難許詩云人事反覆那能知讒言入耳須
與離注曰或言此詩恐作於神考春遇稍衰時詞意殆不類平日所爲兼神考遇公終始不替

況大臣宜知事君之義必不爲此怨尤也介甫集有兼并詩註引蘇文定公云能使富民
安其富而不橫貧民安其貧而不置貧富相持以爲長久而天下定矣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

貧民而深疾富民以惠貧民不知其不可也方其未得志也爲兼并之詩及其得志專以此爲
事設青苗法以奪富民之利民無貧富兩稅之外皆出重息公私皆病矣又寓言十五首其三

云後世不務此區區控兼并注曰余嘗見楊龜山誌譚勳墓云公雅不喜王氏或問其故曰說
多而善變無不易之論也世之爲奸者借其一說可以自解伏節死誼之士始鮮矣始余以勤

言爲過今觀此詩不能無疑又曰公詩嘗云俗儒不知變兼并無可推而此詩乃復以控兼并
爲非楊繪字元素漢州綿竹人皇祐初進士第二人官終天章閣待制知杭州嘗居無爲山

號無
爲子

東坡文章好譏刺文與可戒以詩云北客若來休

坡議判
饒黎汪寓宿

州作詩
呂榮陽麥熟

綠絲曲
東坡量移合

浦
北客西湖句

文與可子瞻

為中表

蔡安州詩以

注遇禍

與也箋云之

詭

畏口未畏文

饒德操髮名

如璧

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晚年郭功父（全）寄詩

云莫向沙邊弄明月。夜深無數探珠人。饒德操

黎介然。汪信民寓宿州作詩有略詆及時事者。

呂榮陽（全）希哲○呂希聞之。作麥熟縑絲等四詩（按）

似當從童蒙訓作曲以諷止之。自此不復有前作。（何）云事見童蒙訓

味○（元）折案（羅）大經鶴林玉露（上）東坡文章妙絕古今而其病在于好讖刺文與可戒以

詩云云蓋深恐其買禍也為盡之勘赤壁之貶卒於不免觀其獄中詩云夢繞雲山心似鹿魂

飛湯火命如難亦可哀矣然纔出獄便賦詩云却對酒杯源似夢試拈詩筆已如神略無懲艾

之意何也晚年自朱厓量移合浦郭功甫寄詩云君恩浩蕩似陽春海外移來住海濱云云其

意亦深矣（葉）石林詩話與可與子瞻中表兄弟子瞻出為杭州通判與可送行詩有北客

西湖之句（呂）氏童蒙訓下崇寧間饒德操節黎介然確汪信民革同寓宿州論文會課時

時作詩亦有略詆及時事者榮陽公聞之深不以為然時公疾病方愈作麥熟縑絲等曲詩歌

既當世以諷止饒黎諸公諸公得詩漸懼遽詣公謝且和公詩如公之意自此不復有前作矣

故有箋云之載畢仲游與東坡書亦有知畏于口未畏于文之語郭祥正字功甫當塗人熙寧中舉進士官至汀州通判著青山集三十卷宋史有傳饒節字德操撫州人嘗為會布客與語新法不合乃稅髮法為浮圖更名如璧嘗作偈云閉關經卷倚松立試問客從何處來送號倚松道人宋藝文志載倚松集十四卷汪革字信民臨川人紹聖四年試禮部第一登甲科蔡京當國召為國子博士力辭不就年四十卒呂原明詩其墓著清溪集十卷伊洛淵源錄一榮陽公晚居宿州真陽間十餘年衣食不給處之晏然今本東萊詩集二十卷無

蘇門四文士
二蘇四客文

品 陝后山答端

叔論文
蘇門六君子
別集

晏元獻韓持
國雪詩

麥熟
等詩

後山

答李端叔

云蘇公之門有客四人黃魯直秦少游

晁无咎則長公之客也張文潛則少公之客也

魯直

以國茶桃州綠石硯贈无咎文潛

詩云晁子智囊可以括四海張

子筆端可以回萬牛文潛

贈李德載

詩云長公波濤萬

頃陂少公巉秀千尋麓黃郎蕭蕭日下鶴陳子

峭峭霜中竹秦文倩麗舒桃李晁論崢嶸走珠

玉可以見一時文獻之盛

(元折案)陳后山集九答李端叔書曰足下謂僕之文似兩蘇人情喜於自伸蔽

於自知至於擬之非其倫譽之非其情亦知避矣兩公之門有客四人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長公之客也張文潛少公之客也僕自念不敢齒四士而足下遽進僕於兩公之間不亦快乎

晁補之字无咎鉅野人事跡具宋史文苑傳陳氏書錄題解別集類中有豫章宛邱后山淮海濟北濟南集各若干卷云蜀刊本號蘇門六君子集按濟北則晁无咎濟南則李廌方

叔宋汪藻浮溪集書張文潛集後云文潛名耒誰郡人元祐中兩蘇公以文倡天下從之游者公與黃魯直秦少游晁无咎號四學士而文潛之年為最少兩蘇公諸學士既相繼以歿

公巋然獨存故詩文傳於世者尤多

衣上六花非所好畝間盈尺是吾心

晏元獻詩宋文繼取之何由

雪花大出
花雪降殿庭

賦詩
謝莊以雪集
衣為瑞

軒龍堯鷓
二白鶴橋下

語寒
今茲昔歲明

年對舉
啓備九代乘

兩龍
禹使范承光

御龍行

黃帝鼎成騎
龍升
二黃人守日
青帝風青女

更得齊民暖恨不偏於宿麥深韓詩雪詩無出晏

元獻殊韓持國全云之右何云徑直少味以詩論非佳句○元圻案

出者陰數之極（宋書符瑞志）大明五年正月元日花雪降殿庭右衛將軍謝莊下殿雪集衣還白上以為瑞于是公卿並作花雪詩韓維字持國絳之弟元祐初拜門下侍郎即有南陽

集

晏元獻詩二龍驟夏服雙鶴記堯年宋元憲庫詩

軒野龍催馭堯宮鶴厭寒劉敬叔異苑太康晉元

號二年冬大寒南州人見二白鶴異苑原文鶴字於橋帝年

下曰今茲寒不減堯崩年故山陵挽章用之閣

蘇秦傳今茲効之明年又復來割地（後漢明帝紀）昔歲五穀登衍今茲蠶麥善收左傳多以今茲明年或昔歲與往年相對言○（元圻案）山海經大樂之野夏后啓于此備九代乘兩

龍博物志夏德之威二龍降之禹使范承光御之行域外既周而還史記封禪書黃帝采首山銅鑄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

餘人四庫全書續明目錄小說家類異苑十卷宋劉敬叔撰所記皆神怪之事

符瑞圖日二黃人守者外國人來降見太平御覽八宋景

文皇帝開春云青帝回風還習習黃人捧日故遲遲百七十三

粘子詞

翟汝文仇直
忤秦

太白明如李
榮感踰歲星

如連李
兩不成遊布

路歸
客星大如李

星如玉李月
上金波

温公詩柳風

葵日
坡詩孤月此
心明

樂承業著諫

苑
醉鄉記次酒
德頌

翟公巽二云青女霜如失黃人日故遲。（何云）拙○（元折案）翟汝文字公巽

潤州丹陽人登進士第歷官參知政事以仇直忤秦檜罷歸益忠惠宋史有傳（文苑英華）二載唐人二黃人守日賦三篇

司馬公早朝詩太白明如李出漢天文志（孝成建始四年七月）熒

惑踰歲星居其東北半寸所如連李又卽事二云

雨不成遊布路歸（今傳家集作半路）出左傳（襄三）自朝布路而

罷今集中皆注二云恐誤蓋未考也。（集證續漢天文志）安帝

大如李○（元折案）金樓子星如玉李月上金波

更無柳絮隨風舞。（馬氏校）云風舞元板作風起惟有葵花向日傾。（案）此詩今

載可以見司馬公之心。（何云）載唐器云温公詩作於四月清和則蜀葵花非傾葉向日以庇其根者似微于體物有

誤浮雲世事改孤月此心明見東坡公之心。（元折案）

一此坡公次韻江晦叔詩

東坡次韻朱公掞初夏詩諫苑君方續承業醉鄉

我欲訪無功隋樂運字承業錄夏殷以來諫爭

汚泥蓮糞土
芝
朽卉蒸菌芝

浮雲孤月詩
深造

欒城文不帶
聲色
歐陽放他出
一頭地
坡公看人文
稱快

事名諫苑文帝覽而嘉焉注謂南史李承業作

諫苑誤矣

闕抄南史無所謂李承業一樂運字承業南陽涇陽人晉尚書令廣之八世孫錄夏殷以來諫爭事凡六百三十餘事爲

四十一卷名曰諫苑奏上之文帝覽而嘉焉○元圻案國朝邵長蘅蘇詩補注尙仍

施注之誤豈偶未檢此條歟唐書王績傳績字無功著醉鄉記以大劉伶酒德頌

答王定國詩謹勿怨謗讒乃我得道資淤泥生蓮

花糞土

何本作糞壤今從閣本

出菌芝賴此善知識使我枯生

蕘此尹和靜所謂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

人之仁也詩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元圻案維摩經卑濕淤泥乃生蓮花

柳宗元與蕭俛書雖朽枿腐敗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菌芝以爲瑞物

浮雲世事改孤月此心明

何云再舉此二句亡國遺臣以自喻也

坡公晚年所

造深矣

夏均父詩欒城去聲色老坡但稱快嗚呼一二法門

近古絕倫輩嘗觀欒城爲歐陽公碑云公之於

文雍容俯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欒城評品

無意於文之

文章至不佳者。獨云不帶聲色。蓋得於公也。(何云)不帶聲色則

有得于經矣。均父與稱快。歐陽公與梅聖俞書云。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即指坡東)東坡看人文

字於所酷愛者。但稱快而已。亦得於公也。(何云)先

舉之文目曰快。編蓋用坡語。然但施之小題也。○(元折案)呂紫微序夏均父集云。吾友夏均父賢而有文章。其於詩蓋得所謂規矩備具而出于規矩之外。所謂無意于文之文而非有意於文之文也。○(書錄解題別集類)遠遊堂集三卷。知江州。斯春夏悅均父撰。○(劉後村曰)均父坡之諸孫。集中如擬陶章五言。聲響逼真。律詩用事。琢句超出。繩墨言近。旨遠。可以觀味。

陸務觀記東坡詩。翠欲流。謂蜀語鮮翠。猶言鮮明也。愚按嵇叔夜琴賦云。新衣翠粲。李周翰注。翠

粲鮮色。李善注。引子虛賦。翕呶翠粲。張揖曰。翠

粲衣聲。以上皆李漢書作萃蔡。(原注)萃音翠。○(案)此王氏謂司馬相如傳與善注所引異字也。○(集證)云。檢今

本善注無此語。誤萃音翠引飾古注。班婕妤賦。(見漢書外戚傳)綉綵絲絲兮。紈素聲。其

義一也。(師古注)綵絲衣聲也。音于。紈反。絲音蔡。○(琴賦善注)班婕妤自傷賦。綉翠粲兮。紈素聲。洛神賦曰。按紈衣之紈。粲字雖不同。其義一也。

以

翁注困學紀聞卷十八

鮮明為翠乃古語

（集賢老學庵筆記東坡牡丹詩）一朵妖紅翠欲流初不曉為何語及遊成都木行街大署市肆曰郭家鮮翠紅紫

鋪乃知蜀人鮮翠言鮮明也（方樓山云）非坡公詩意（程易田云）要知翠紫以為鮮色確是色以為衣聲確是聲蓋雙聲疊韻兩文相合大致形容之詞以聲求之不可與要惟變所

適無庸箋註聞其聲末有不知其解者矣（錢氏養新錄十）說文講新也七罪反與翠同音故謂鮮新為鮮翠

後山云少好詩老而不厭及一見黃豫章盡焚其

稿而學焉豫章以謂譬之奕焉弟子高師一著

僅能及之爭先則後之此可為學文之法

（方樓山云）即外

氏所云智過其師方可傳授○（元圻案）（陳后山集九答秦觀書云）僕于詩初無師法然少好之老而不厭數以千計及一見黃豫章盡焚其稿而學焉豫章以謂譬之奕焉弟子高師一

著僅能及之爭先則後矣僕之詩豫章之詩也豫章之學博矣而得法於杜少陵其學少陵而不為者也故其詩近之而其進則未也故僕嘗謂豫章之詩如其人近不可親遠不可疎非其

好莫聞其聲而僕負戴道上人得易之故談者謂僕詩過於豫章足下觀之則僕之所有從可知矣

東坡與歐陽晦夫詩二首晦夫名闢桂州人梅聖

俞有詩送之云我家無梧桐安可久留鳳東坡

南遷至合浦晦夫時為石康令出其詩稿數十

幅事見桂林志注坡詩者以為文忠之族非也

東坡與歐陽
關詩
梅聖俞詩送
晦夫
梧桐留鳳
合浦石康論
茅庵琴牀圖

後山焚稿學
黃詩
學文猶學奕
弟高於師僅
能及
豫章得法於
少陵

畫
聖俞奇二蘇
贈詩
歐陽窮于聖
愈詩
鳳例足笑

坡詩黃花用
小正
温公詩侯厲
魚陟

山谷詩晚年
愈深
草木文章帝
機杼
花竹和氣人
安樂
魏鶴山稱山
谷詩文
蘇蕙子賢連
波

〔元圻案〕東坡集載為歐陽晦夫賦詩三首其一題云梅聖俞之客歐陽晦夫使工書茅庵
己居其中一琴橫牀而已曹子方作詩四韻僕和之云〔黃山谷跋梅聖俞贈歐陽晦夫詩

曰〕歐陽君學詩于聖俞又得贈行詩今當為據魏州待歲月于桂林里中桂林主人今甚好
文晦夫行矣往游幕府作嘉客不獨過家上冢為可樂也〔曾敏行獨醒雜志〕梅聖俞送歐

陽晦夫詩有曰我家無梧桐安可久棲鳳鳳巢在桂林鳥哺不得共晦夫桂林人嘗從聖俞
學及其南歸故以是詩贈之蘇明允初在京師時東坡與子由年甚少人鮮有知者聖俞獨奇

之故贈明允詩有云歲月不知老家有雌鳳鳳百為我羽翼不敢呈文章後東坡謫海南過合
浦始識晦夫談論累日晦夫因出聖俞贈行之詩東坡讀畢執晦夫手笑曰君年六十六余雖

少一而白髮蒼顏大略相似困窮亦不甚相遠聖俞所謂鳳例如此天下皆言聖俞以詩窮吾
二人又窮于聖俞之詩可不大笑乎〔宋詩紀事二十二〕歐陽晦夫元祐六年進士任石康令

夏小正九月榮鞠東坡贈朱詩云黃花候秋節遠自

夏小正注止引月令非也〔原注〕司馬公春帖子候厲來歸北寒魚
陟負冰亦用夏小正〇〔元圻案〕夏小正

正月厲北鄉先言厲而後言鄉者何也見厲而後數其鄉也鄉者何也鄉其居
也厲以北為居生且長焉耳又魚陟負冰陟升也負冰云者言解蠶也

山谷詩晚歲所得尤深鶴山稱其以草木文章發

帝機杼以花竹和氣驗人安樂何正此即山谷詩中語〇

詩一風光錯綜天經緯草木文章帝機杼〔又次韻答斌老病起獨遊東園詩〕主人心安樂草
木有和氣時從物外賞自益酒中味〔魏鶴山黃太史集序曰〕公黔戎之役駐紮之所嗚木

石之與居間關百罹然自今誦其遺文則慮淡氣爽無一毫憔悴頹穢之態以草木
文章發帝機杼以花竹和氣驗人安樂雖百歲之相後猶使人躍躍興起也

題蘇若蘭回文錦詩圖云亦有英靈蘇蕙子馬氏校云子元

武后織錦回文記

春蠶秋蟬喻虛談山谷演雅

機春巧勝掘地斷木孔融肉刑論漢陰文人惡桔槔

板作手

只無悔過寶連波連波寶滔字也武后記云

因述若蘭之多才復美連波之悔過

(元圻案)唐武后蘇氏織錦迴文記曰

一朕聽政之暇留心墳典偶見此圖因述若蘭之多才復美連波之悔過遂製此記聊示將來見文苑英華八百三十三

物理論

(全三)楊泉作

云虛無之談無異春蠶秋蟬聒耳而已

已

見太平御覽六百十七

山谷演雅春蛙夏蜩更嘈雜本於此

(集證)抱朴子外篇刺驕云効上林樂業之奇夫為春蠶夏蜩之聒耳(又廣譬云春蛙長譁而聒音見慮於聒耳)(元圻案)陸佃埤雅二引物理論云虛無之談尚其華藻此猶春

蛙秋蟬聒耳而已

題王黃州

馮儻

墨跡掘地與斷木智不如機春聖人

懷餘巧故為萬物宗注不言所出嘗觀孔融肉

刑論云賢者所制或踰聖人水碓之巧勝於斷

木掘地

見太平御覽七百六十二

此詩意本於此機春即水碓也

(方輿山云)其意總取莊子所稱漢陰丈人(元圻案)莊子天地篇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為圃畦擊澗而入井抱甕而出灌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夫子不欲乎丈人曰奈何曰擊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沃湯其名桔槔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乎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

看鏡道如咫
遠人來羅視
道如尺

能解豕同
獸

山谷呈吉老

詩

太元本互異

秦陶令羊觸

罪

楚文王好服

冠

獅馬駒

八百老彭嗟
杖晚
醉朴乃器師

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
載也吾非不知差而不為也

立春詩看鏡道如咫出汲冢周書太子王子曰遠人

來驩視道如尺

呈吉老縣丞詩能觸今無種蒲盧教未形注云能

觸此兩姓今無人按太元難十九云角能觸終

以直其有犯二字與解豕同亦見王充論衡云

一角之羊也注誤矣何云吉老陳氏時山谷為太和今詩在外集又云

作解豕一方樓山云今本太元難十九角解豕終以直其有施不作能觸有犯字不可解今

本作其有施者注云終為人別曲直故可施行也則此犯字或誤樂證論衡是應篇楚文王好服冠

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秦陶始做其罪疑者令羊觸之淮南子主術訓楚文王好服冠

注御史法冠也楚即獅字說文楚牝羊生角者觸角傾也漢書司馬相如傳推蜚廉弄

獅馬張揖曰獅馬似鹿而一角又作獅見廣雅釋器獅

觸冠也音義並同○元折案今廣雅本亦有作解豕者

八百老彭嗟杖晚出莊子釋文彭祖至七
百歲猶曰悔不壽恨杖晚而唾遠逍遙遊釋文引醉朴
乃器師次韻奉送二字出荀子全云此末二句另是一條○元折案

堂密有美樅
松柏之鼠不
知堂樅

日月吹噓爲

對兩露生成爲

對

後山挽温公
詩語

孔公緒噓枯

吹生

詠孔韋詩詠

森蕭斧

孔光不言温
室樹
戒衣冠望董
賢車
韋執誼黨叔

悞枕高而眠遠也（荀子解蔽篇）
工精于器而不可以爲器師

江西道院賦堂密有美樅出爾雅注尸子謂松柏

之鼠不知堂密之有美樅（集證）爾雅釋山山如堂者密釋木樅
松葉柏身注凡兩引尸子藝文類聚八十

九及爾雅疏引
作尸子線子篇

後山挽司馬公云輟耕扶日月起廢極吹噓與老

杜屏跡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相似生成吹噓

字若輕而實重（元折案）宋任淵陳后山詩注丞相温公挽詞第三首註云
公既執政士大夫得罪于熙豐者極力薦引而用之日月吹噓

字雖不對而事勢氣象實相等此詩人之妙也（魏志鄧渾曰）孔公緒能清談高論噓枯吹生
（杜詩）惟待吹噓送上天（鶴林玉露十三）謂生爲造成爲化吹爲陰噓爲陽氣勢力量與

日月字正相配也（姚令威西溪叢語）山谷稱后山温
公挽詞云政雖隨日化身已要人扶一聯其才不可敵

張文潛詠孔光云試問不言温室木（按）錢氏大昕曰改樹
爲木避英宗嫌名

何如休望董賢車（何云）文潛句亦未工況
此本人人所能道仲彌性詠韋執

誼不看嶺南圖云政恐崖州如有北却應未肯

受讒夫二詩誅姦諛之蕭斧也（元折案）漢書孔光傳光典
樞機十餘年沐日歸休兄弟妻

文貶崖
不喜聞嶺南

州縣

磨蕭多伐朝

蘭

槐里令上書
求見

成帝時言路
未塞

請斬安昌

文潛子京詠

朱雲詩

麻姑山詩依
傲

歐公自稱廬

山高詩

聖俞舉節數

歐詩

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答曰他語其不泄如是
(後倖傳)董賢與光並為三公上故令賢私過光光雅恭敬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
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迺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闕既下車迺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
客均敵之禮賢益是權與人主侔矣 (唐書韋執誼傳)順宗立以疾不親政叔文用事乃權
執誼為尚書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政事憲宗受內禪流叔文任貶執誼為崖州司戶參軍執
誼未顯時不喜人言嶺南州縣既為郎嘗詣職方觀圖至嶺南輒瞑目命撤去及為相所坐堂
有匾不就省既易旬試之崖州圖也以為不祥惡之果貶死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浮山
集十卷宋仲并撰并字彌性江都人廟必大平園集有所作并集序稱并以紹興壬子擢進士
甲寅以丞相朱勝非論薦改京秩尋補外去丁巳復以張浚薦召至闕為秦檜所阻改俸京口
自是閒退者二十年孝宗即位擢光祿丞出知蘄州 (桓譚新論雍兩周說)嘗君曰以強
秦之勢伐弱韓譬猶磨蕭斧以伐朝蘭也 (李泰伯詠孔光云)王莽欲為先
與草董賢將過自迎門省中樹木何閑事却對妻孥不肯言與文潛詩同意

朱雲為槐里令上書求見而即得對成帝時言路

猶未塞也張文潛詩曰直言請劍斬安昌勿謂

朱游只素狂君看漢家文景業張侯能以一言

亡。(元折案)韻語陽秋載宋子京一絕云朱游英氣凜生風瀆
死危言勸帝聽殿檻不修旌直諫安昌依舊漢三公似更難藉

南豐麻姑山詩送南城羅尉傲廬山高而不遠絕

唱寡和也。(元折案)黃氏日抄六十三讀會子固文集五麻姑山送南城羅尉詩
可與歐公廬山高為對厚齋蓋不以為然也故云爾 歐陽公廬山高贈

同年劉中允歸南康作也詩在文忠集古詩二南豐麻姑山送南城羅尉詩在元豐類稿八
歌行中又卷二有游麻姑山詩亦七言古非厚齋所措 (石林詩話)歐公語曰吾詩廬山

詩句互相因

佳月明作哲

無人與馬成

身與杖藜爲

兩黃鵠怨早

何以報之雙

青玉案黃金

子午谷丁卯

計出柏馬下

木鴈不材遇

沈慶之加三

望車

方進罷鴻

飯我豆食羹

芋魁

立椽用丁卯

日

高令人莫能惟太白能之 (王直方詩話) 郭功父過梅聖俞爲韻承叔
廬山高詩聖俞鑿節數賞曰使吾更作詩三十年亦不能道其一句

唐子西湖上詩佳月明作哲好風聖之清(何云)以詩論本於

李誠之山如仁者靜風似聖之清此二句揚誠齋詩語取之朱新

仲聖無人馬爲二對飲月成三(何云)上句出沈慶之傳本

於秦少游軍浦書事身與杖藜爲二影將明月成二淮海

集作對月和影成三誤也當據此正之(何云)馬陸務觀自東涇度小嶺聞有地

誰其二云者兩黃鵠(何云)添何以報之雙玉盤本於

新仲東律送方務德詩何以報之青玉案我姑酌彼黃金罍

此二句後村詩話取之葉少蘊逸人舊住子午谷詩客獨尋丁

卯橋務觀用之程致道俱明知計出柏馬下正

擬身全木鴈中(何云)句太板○此程致道葉蠅廬吳下用葉翰林見寄

哭品之陶孫用之(元圻案)江湖集有教器之贖骨集二卷不載用程致道柏馬木鴈

山人劉後村詩話子西詩文皆高其出稍晚使及披門當不在秦晁之下(晁氏讀書志

一李誠之集三卷李師中字誠之唐子方既齊州誠之嘗有詩送行感傳一時朱翌新仲

許渾別業橋
側招楊之罟詩
喻柏馬
東坡拍石圖
銘
處夫材與不
材之間

崔德符言作
詩之要
張芸叟
順言詩
未窺六甲先
五言
高適五十始
爲詩

山集三卷 四庫書從承樂大典錄出 (南史沈慶之傳) 慶之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游履
田間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與馬成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 (李太白詩) 舉杯邀明月對影
成三人 (漢書翟方進傳) 方進字子威初汝南有鴻隙大陂郡以爲饒方進爲相奏罷之王
莽時常惛旱鄉中追怨謠曰壞陂誰濫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云者兩黃鵠
三秦記) 長安正南名秦嶺谷名子午杜子美元都壇歌故人今居子午谷獨在陰崖結茅屋
〔張衡詩〕 笑人贈我青瑣珂何以報之雙玉盤又笑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
〔二〕 統志) 鎮江丁卯橋在府城南晉元帝子衷鎮廣陵運糧出京口因水涸奏請立壞用丁
卯日後人建橋遂名唐許渾築別業于橋側有夜歸丁卯橋村舍詩 (韓退之招揚之罟詩)
柏生兩石間萬歲終不大野馬不識人難以駕車蓋柏移就平地馬羈入虜中馬思自由悲柏
有傷根容傷根柏不死千丈日以至馬悲罷還樂振迅矜鞍轡之果南山來文字得我驚館置
使讀書日有求歸聲我今之罟歸失得柏與馬之罟別我去計出柏馬下後之工畫者遂作爲
柏石圖東坡作詩爲之銘 (莊子外篇) 山木莊子行于山中見大木枝葉茂盛茂伐木者止其
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
家故人喜命罟子殺厲而烹之罟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
明日弟子問于莊子曰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罟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
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 放器之名陶孫長樂人有腫翁集慶元初韓侂胄既逐趙
忠定器之題詩于三元樓壁落句云九泉若遇韓忠獻休道如今有末孫捕者至易服而免事
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 朱新仲名翌桐鄉人政和進士周益公爲作集序以杜杜牧之

或問崔德符作詩之要曰但多讀而勿使斯爲善

張芸叟

晚作樂府百餘篇自序

云年踰耳順方敢言詩

(原注) 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者

觀此可以戒 (何) 高適五十始爲詩又云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東坡教也又云山山谷
與秦少章云二十年來學士大夫有功於翰墨者爲不少卓爾名家者則未多蓋嘗深求其故
病在欲速成耳夫四時之運天德也不能即春而爲冬斷可識矣 (元) 折案) 宋徐度却掃編
中陳參政去非少學詩于崔德符嘗請問作詩之要崔曰凡作詩工拙所未論大要忌俗而

東坡山谷言

作詩

陳去非學詩

崔颢

詩忌俗忌有

意用事

曾文昭河間

詩誤布

龔彥和兄弟

名重

大壯勸兄弟

早退

何武厚兩龔

兩唐

珍做宋版

已天下書難不可不讀然慎不可有意於用事（書錄解題別集類）婆娑集三十卷右正言
陽翟崔鵬撰麟坐元符上書邪等廢於家治園號婆娑地康初召為諫官力論馮瀛之罪忽得

舉疾卒（隋李壽上隋高祖書曰）閩里
重昏貴遊總弁未規六甲先製五言

曾文昭公（全云）龔
字子開 河間詩云南北車書久混同河間

今有楚人風獨慚太守非何武已見州閭出兩

龔謂彥和兄弟也童蒙訓以為曾子宣布作恐

誤（元圻案）龔鞏布之第治平四年進士官至中書舍人龍圖閣學士以元祐黨籍貶濮州
團練副使紹興初追謚文昭宋史有傳著曲阜集四卷 四庫全書著錄 （呂居仁童

蒙訓上一龔殿浣彥和夫清介自立少有重名元祐間食判瀛州與弟大壯同行大壯尤特立
不羣曾子宣帥瀛欲見不可得一日徑過彥和邀其弟出不可辭也遂出相見即為置酒從容

終日乃去因題詩壁間其兩句云自慚太守非何武得向河間見兩龔紹聖中彥和為御史大
壯力勸其兄早退彥和遂去大壯不幸早卒 曾子宣子開先後知瀛州呂氏蓋因此而誤東

都事略龔夫傳夫瀛州人呂氏謂夫食判瀛州亦恐未確 （漢書兩龔傳）兩龔皆楚人也勝
字君實舍字君情二人相友並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又何武傳）武好進士擬稱人之善

為楚內史厚兩龔在
沛郡厚兩唐

徐師川（全云）名
俯山谷甥 以諫議召程致道在西垣封還除書

言與中貴人唱和魚須（何云）音
之句為人所傳此割

山集 朱文公語錄云師川遊廬山遇宦者鄭謀與
中

徐師川與中
貴唱和
程致道封還
除書
鄭本然居士

鶴脰魚須句
師川不汙邦

昌僞命
高宗辨湛蕩

徐俯事
思陵好山谷

詩及俯
喻汝礪不汙

僞命
徐琛爲檜中

表得用

朱新仲詠魯
公昭君

魯公烈日一

顏色如花心
糞土

之詩後村（聞按劉克莊號）謂徐集不載魚須之篇愚攷集

中有次韻鄭本然居士云頗知鶴脰緣詩瘦早

棄魚須伴我閒本然居士豈卽鄭謹歟（原注魚須笏也何云）

與鄭謹詩云平生不帶劉蕡策色色門中皆有人朱子云後入樞府中鄭時適用事模樣似有力焉又云師川得至兩府亦緣其不汙邦昌僞命其父又死事耳當時士大夫持論亦似刻

（全云）中興聖政記紹興七年四月戊戌御批鄭滿帶御器械翌日上諭宰相曰昨召用徐

俯外議謂湛所薦朕何嘗容內侍薦人止緣黃庭堅文集有云徐琛者後因胡直孺薦俯自代

朕問之知其爲人今湛新命又恐外間紛紛不若止與在外宮祠則師川之榜高宗已自辨之矣（又云）揮麈錄紹興十四年以徐琛提點浙西刑獄琛者秦檜之中表而俯族弟也時俯

已卒檜知上眷俯未衰乃曰徐俯身後伶傳可憐有第琛能嗣俯業願陛下用之故有是命其後至貳卿然則師川之獨結主知不由湛荐明矣又云思陵好山谷詩而師川在山谷諸甥中

最有名故用之不以其父死事及師川之不汙僞命也當時不汙僞命者尙有喻汝礪亦竟不用至死事之孤淪落更多何氏之說非也○元圻案（書錄解題詩集類）東湖集三卷檜密

豫章徐俯師川撰禧之子亦魯直諸甥也思陵以黃庭堅故召用之丞相呂頤浩作書具道上旨而一時或言其由中人以進其初除大坡也程俱在西掖繳奏不行奉祠去其然乎否耶然

俯在位亦不聞有所建明也

朱新仲詠顏魯公畫像云千五百年如烈日二十四

州惟一人此二句後村詩又詠昭君云當時夫死若求

歸凜然義動單于府（何云）府字用不得此西漢人不知出此

單于府名後
起呼韓邪子妻
昭君上書求
歸菊一名傅延
年

梁克家詠梅
做沂公
九鼎變百花
羞沂鄭俱魁天
下位相
此生安排狀
元宰相

誠齋學詩四
變學五律后山
半山七絕唐
人絕句

肯隨俗顏色如花心糞土

〔閣按〕後漢書南匈奴傳呼韓邪死前關氏子欲妻之昭君上書求歸成帝勅令

從其俗〔何云〕昭君只當惜其淪落無容更求備也欲論高而至不近情文章所戒又云新仲不知後漢書中本有求歸事未深諒其曲折豈不蒙冤哉〔程易田云〕新仲詩正是藍本後漢書觀詩中一肯字言勅令從俗即肯隨之也○〔元折案〕昭君詩今本標山集佚

本草菊一名傅延年朱新仲詩二逕誰從陶靖節

重陽惟有傅延年

〔原注〕前未有用者〔何云〕句法却不佳○〔元折案〕此詩今本佚

梁文靖公〔原注〕克家梅花詩云九鼎燮調終有待百花

羞澀敢言芳用王沂公之意亦魁天下位宰相

〔何云〕偶然耳

然梁公之句失於雕琢

〔何云〕村俗有之○〔元折案〕楊文公談苑王會布衣時以梅花詩獻呂

蒙正云而今未問和羹事且向百花頭上開呂云此生已安排狀元宰相也葉石林燕語亦載此事以爲王沂公以行卷見薛簡肅〔梅嶺詩話〕梁鄭公克家末第時爲潮州揭陽宰館客寓縣治東齋前有一梅一株忽於九月中盛開邑人殊以爲異公賦詩云云明年廷對魁天下孝宗朝拜相梁克家字叔子晉江人紹興三十年進士第一孝宗朝拜右丞相封儀國公諡文靖

誠齋始學江西既而學五字律於後山學七字絕

句於半山

〔閣按〕半山王安石號

最後學絕句於唐人

〔元折案〕〔誠齋〕江湖集自序

讀正觀政要

新豐逆旅無

顧者

命酒一斗八

升馬周爲肩火

色羊鼻公嗜醋

爲常何條二

十餘事

遠東役思魏

徵李勣力戰破

高麗

水禽信天緣

歲晚計不爲

劉應時贈武

云「予少作有詩千餘篇至紹興壬午七月皆焚之大概江西體也今所存江湖集者蓋學后山半山及唐人者也」又荆溪集自序曰「予之詩始學江西諸君子既又學后山五字律既又學半山老人七字絕句晚乃學絕句於唐人

誠齋讀貞觀政要云拔士新豐逆旅中懷賢鴨綠

水波東酒傾一斗爲肩客醋設二杯羊鼻公（原注）

羊鼻公謂魏鄭公見龍城錄○元圻案唐書馬周傳周字賓王博州茌平人周舍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衆異之至長安舍中即將常何家貞觀五年詔百官言得失何武人不涉學周爲條二十餘事皆當世所切太宗怪問何何曰家臣馬周教臣言之帝召見與語大悅詔直門下省岑文本曰馬君爲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魏徵傳遠東之役高麗靺鞨犯陳李勣等力戰破之軍還悵然曰魏徵若在吾有此行耶即召其家到行在賜勞妻子以少牢祠其墓又東夷傳高麗馬督水出靺鞨之白山色若鴨頭名曰鴨綠江（龍城錄）魏左相忠言諫論贊襄萬機有日退朝太宗笑謂侍臣曰此羊鼻公不知遺何好而能動其情侍臣曰魏徵好嗜醋芹每食之欣然稱快此見其真態也明日召賜食有醋芹三杯公見之欣喜翼然食未竟而芹已盡

攻媿記張武子之語水禽有名信天公公者按晁景

迂集黃河有信天緣常開口待魚（全三）張武子名良臣號雪鵬又云此朱灤山語非

雪鵬據山則本之景迂○元圻案樓鑰攻媿集書張武子詩集後曰武子扶人也家于四明隆興初與余爲同年生閉門讀書室中無一物或謂君不爲歲晚計君曰水禽有名信天翁者食魚而不能捕兀立沙上俟他禽偶墜魚于前乃拾之然未聞有餓死者其夷澹雅健類此劉應時夏佐寄張武子詩云霽月耿東南流光淨如洗幽人懷夜光掬水弄清泚春雲多態度

雲月耿東南
掬水弄清泚
可人古錦囊
淘河漫賣信
天詩

蘇雲卿東湖
隱遁
張魏公孤忠
如孔明
兩翁之心秋
月白
物色灌園蘇
公
張德遠德長
才短

蒸藜出山麓舒卷無定蹤形容勞遠目可人古錦囊多乎斯二者造物發天藏筆端妙陶冶其平生高致可以想見（周益公張夏臣雪牖集序曰）襄邑張夏臣字武子家于四明擢隆興進士第日從魏南夫史直翁二丞相游他人朱紫君困青衫他人鍾鼎君樂簞瓢淳熙末始管庫行都朝士稍知而愛之讀其掌故六曹駟致館學而君病不可爲又曰君之第堯臣亦工詩（景行生集卷四）黃河多淘河之屬有曰漫賣者常以黏畫水求魚有曰信天緣者常開口待魚感之賦三詩淘河復淘河后土激浪沙分波大石羽搏雜龍羅汝欲澄清力幾多官家費盡水衡錢莫夫政待汝猶連天上有河鶴以填可增汝潯覺其巔虛名覆何常休讓汝在梁右淘河漫賣復漫賣河尾沙軟嗟一尺天生剛啄不解禿倦魚薄淺幸有脫謀拙力百費何處有金翅鰲腸倚暮烟慚愧信天緣右漫賣信天緣何爲者非達亦非賢終朝開口不敢仰待魚落味急下咽大魚變化小魚點離肯效命于爾前星天日月高無心憐爾曹幾欲強求索豈不鍾漫賣右信天緣

蘇雲卿廣漢人隱東湖張魏公爲相使帥漕挽其

來一夕遁去不知所之真文忠爲詩曰魏公孤

忠如孔明赤手能支天柱傾蘇公高節如子陵

寸膠解使黃河清等是世間少不得問津耦耕

各其適後人未可輕雌黃兩翁之心秋月白（元折案）

一「文忠此詩題曰題隱者蘇翁事迹此條首數語卽本詩小序也又自注云卷中有詩譏魏公不足與有爲者故云（宋劉子疊蘇雲卿傳曰）雲卿廣漢人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

獨居人稱曰蘇翁少與張浚爲布衣交浚後爲相屬豫章餽及漕致之餽漕密物色獨有灌園蘇公無雲卿也屏騎從易服爲遊士入其園翁運鋤不顧進揖之延入室叩其鄉里曰廣漢客

趙南塘挽忠

定詩

汝愚謫死于

道

考亭注楚辭

寄意

胡紘奏趙唱

引僞徒

朱子焚奏稿

告病

蔡元定爲朱

子決著

更號遜翁

朱子稱孫燭

湖二絕

子陵答侯君

房書

狂奴故意

富春山七里

陳仲弓弔張

曰張德遠廣漢人爲當權之曰然客曰德遠何如人曰貴人也第長子知君子短于知小人德
有餘而才不足二客因出書解請共載辭不可期以詰朝上謁遣使迎問則屬戶闕然竟不知
所終張世南游宦紀聞載宋自述記蘇翁本末其詞略同蘇翁選張魏公書解題詩
蘇圃壁間云多年別作一番風誰料聲名遠帝聰自有人求富貴莫將富貴汗蘇公

南塘

閩按南塘趙汝談號

挽趙忠定公

汝愚

云空令考亭老垂白

注離騷楊楫跋楚辭集注云慶元乙卯治黨人
方急趙公謫死於道先生憂時之意屢形於色

一日示學者以所釋楚辭一篇

元祐案慶元黨禁軍宗慶元元年十一月御史胡紘奏趙汝

愚唱引僞徒深爲不軌責授軍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朱子特家居草封事數萬言極陳森
邪蔽主之禍以明汝愚之冤子第諸生更進送諫以爲必至買禍不聽蔡元定請以著決之遇
遜之同人朱子默然取奏稿焚之因更號遜翁遂以疾旬休致汝愚既責零陵過衡陽而病又
爲守臣錢鞏所窘遂服藥而卒天下冤之周密齊東野語記紹熙內禪事曰趙汝愚永州安
置至衡州而卒朱元晦爲之註離騷以寄意焉
趙汝談字履常號南塘大宗八世孫

孫燭湖

閩按燭湖名慶時餘姚孫氏祖之

讀通鑑詩簿書流汗走君房那

得狂奴故意降努力諸公了臺閣不須魚雁到

桐江又清濁無心陳仲弓圓機聊救漢諸公未

流不料兒孫誤千古黃初佐命功朱文公謂二

讀父孫改

節山後爲賊

佐命東來西况

朱子集解

平國

周平國王荆

公佳對

戎馬生於郊

佛狸死卯年

虛室生白吉

祥攸止

汗蘭刮青皮

殺青滿架書
新繕
武書
虞馬飲江水
玉女諫金夫

絕其甚佳

何云詩不工○元折案後漢書逸民嚴光傳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司徒侯

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光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諂媚者要領絕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日臨其館光臥不起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于富

春山注顧野王輿地志曰七里瀨在東陽江下嶼嚴陵瀨相接有嚴山桐廬縣南有嚴子陵釣魚處又陳其傳定字仲弓潁川許人也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

舉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乃獨弟焉及後復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全有寔子紀紀子

軍爲魏司空朱子集解季和書云子陵仲弓二絕甚佳嘗觀荀淑能識刺梁氏而爽已不敢許董卓至咸遂爲唐衡之堪曹操之臣人家祖父壁立千仞子孫猶自東來西况况太邱制

行如此其末流之弊爲賊佐命亦何足怪哉孫應時字季和自號爛湖居士餘姚人從學朱子之門有爛湖集二十卷四庫全書著錄

平國周益公號詩生戎馬死佛狸荆公生白殺青皆佳對

何云皆不工元折案周益公省齋文稿二送湯相守紹興詩漢關蕭居守周興畢保釐安危元注相中外自隨宜憶昨生戎馬誰知死佛狸天其永我命王乃大巡師云云王

荆公和楊樂道見寄詩殺青滿架書新繕生白當廳室久虛李壁注劉向戰國策序曰皆定以殺青書書可繕寫列子釋文謂汗蘭刮去青皮也應劭風俗通殺青作簡書之新竹

有汗後皆藏故作簡者于火上炙乾之莊子虛室生白吉祥攸止老子道德經四十六

章一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杜詩不謂生戎馬何知共酒盃宋書七十四謝靈運傳質

答魏太武書曰省不具悉森懷爾自恃四脚屢犯國疆諸如此事不可具說王元護退于東梁

坦嚴於西爾謂何以不聞重諸言邪虞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此期未至以二軍開飲江之徑爾史通佛狸飲馬長江宋之武功不競佛狸魏太武小字元張兩題孫叔明雪齋詩云生白定知虛室妙殺青唯積古書多本于荆公

鶴山詩只期玉女是用諫肯爲金夫不有躬本於

珍傲宋版

躬
韓玉汝暴于

乳虎
杜詩可怕李

金吾
孫玉汝金機

賦
更中尉爲執

金吾
韓縝酷虐少

恩
怪書披月看

銅牆
老壽山黃銅

爲牆
鬼星石室火

青色
謝遺塵隱南

雷
虎獄劍鉞

田園圖史分

富貴
鼎彝樓臺辨

有無
龐穎退老詩

龐穎退老詩

寇索公不營

玉汝金吾之對

(何云)惡對○(元圻案)魏鶴山李微之心傳聞其第貫之道傳西歸以詩迓之劉左史光祖和韻屬余同賦第二首云只期

玉女是用諫背爲金夫不有躬想見江西兩廣使天涯顧頡鬻成翁自注云併謂真景元也

(朱翌尚覺察雜記曰)世傳不逢韓玉汝有應聲對曰可怕李金吾唐有孫玉汝則玉汝爲名

字不始於韓 (容齋隨筆)韓莊敏公諱字玉汝按唐登科記會昌四年及第進士有孫玉汝

(李景讓傳)劫罷御史孫玉汝蓋其人也 (全唐文)載孫玉汝金機賦一篇 (漢書)百官

公卿表中尉察官武帝太初三年更名執金吾師古注金吾爲各主辟不祥 (若溪漁叢叢

話東坡云)韓縝爲秦州酷暴少恩以賊殺不辜去官秦人語云寧逢乳虎莫逢韓玉汝孫臨

善滑稽尤善對或曰不逢韓玉汝當以何對臨應聲曰可怕李金吾天下以爲

口實可怕李金吾乃杜子美詩也 (杜詩)醉歸應犯夜可怕李金吾

林和靖詩怪書披月看銅牆放翁文又有銅牆鬼炊

之語出東方朔神異經(闕按)天隨子四明山詩序中有此誤以爲放翁也○(元圻案)林和靖寄玉梁施道士詩

子雲遺構住丹房天鼓時聞數叩霜真景載波尋鐵柱怪書披月看銅牆 (唐陸羽甫里集

六四明山詩序曰)謝遺塵者有道之士也嘗隱於四明之南雷一旦訪予來語不及世務且

曰吾得于王泉生知子性誕逸樂神僊中書探海岳遺事以期力外之交雖銅牆鬼效虎獄劍

餌無不窺也 (神異經中荒經)西南裔外老壽山以黃銅爲牆東北有鬼星石室三百戶共

一門石榜題曰鬼門鬼門晝日不開至暮即有人語有火青色

田園圖史分貧富鼎彝樓臺辨有無洪舜俞詩用

龐穎公寇萊公事

(闕按)龐穎作退老詩)田園貧宰相圖史富書生 (何本載)闕云)不如云論貧富說有無(何又云)辨字拙

然對甚的 (集證吳處厚青箱雜記)夏文莊公諱守黃州時龐公爲郡據龐常有疾文莊親

聽之曰異日管爲貧宰相亦有年壽故龐公晚年退老作詩述其事○(元圻案)孔平仲續

私第

圖史富書生

夏文莊臨龐

疾無地起樓臺

詠漢高叔孫

通互見

搏黍賣為諸

名

麥秋在野

樹桃李得休

息

狄梁公桃李

在門

搏黍百金拱

壁取與

禍衡搏黍臠

戲黃祖

漢漢春鋤影

外天

王冷然裴門
桃李

世說曰寇萊公出入將相不營私第魏野贈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洪舜俞各咨
襲於潛人嘉定元年進士理宗朝累官刑部尚書翰林學士知制誥忠文有平齋集三十二
卷四庫
全書著錄

本朝絕句有浹際鄭樵詠漢高祖五言乃唐于季子

詩又荆公絕句詠叔孫通亦見宋景文公集元折案

一王荆公嘲叔孫通云馬上功成不喜文叔孫綿藉共經綸諸君可笑貪君賜便許當時作聖人李壁注或云此詩宋景文作

演蕃露云搏黍為鷺不知何出蓋未攷詩葛覃註

也細素雜記不知麥秋出月令亦此類能攷齋

漫錄攷古語所出詳且博矣然首如飛蓬見於

詩乃以左思賦為始樹桃李者夏得休息見於

說苑乃以狄梁公事為始若此者非一是以君

子無輕立論元折案演繁露云或論仁人明道不計功曰人有能輕搏黍者

人無知者呂氏春秋曰今以百金與搏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搏黍也以和氏之璧與百金

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論蓋取此語以為之據也禍衡在黃祖坐上黍臠至衡先自飽食
畢搏以戲弄祖怒其戲護此即搏黍也並見何覽八百四十一或以為搏黍黃鳥也王介甫
詩一着蕭搏黍聲中日漢漢春鋤影外天說春鋤白鷺也以鷺對鶯也但不知搏黍之為黃鷺

桃李羨羨所得異
簡主謂子質
失樹

不期何期言
病
曠僚謂無官
春帖用翠管
銀器
邢子才日思
誤書
曾吉父呂紫

何出耳

〔詩葛覃注〕黃鳥搏黍也正義曰釋鳥云皇黃鳥舍人云皇名黃鳥郭璞曰俗呼黃離統亦云搏黍陸璣疏云黃鳥黃鸝留也或謂之黃栗留幽州人謂之黃鸝一名倉庚一名

鶯黃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搏黍〔演繁露〕二湘素雜記靖康間闖人黃朝俊所作也辨正世傳名物音義多有歸宿而時有闕疑者至釋宋子京刈麥詩以四月而曰為麥秋按北史蘇綽

傳麥秋在野其名遠矣是未嘗讀月令也以此見博記之難按黃朝俊今本湘素雜記作朝英

〔宋葉大慶攷古實疑四〕前輩稱李純和杜祁公詩收得桑榆歸物外種成桃李滿人間

桑榆事見淮南子至若種成桃李本狄仁傑與裴耀卿事爾按仁傑家傳仁傑薦張柬之責怒

己桓彥範崔元暉敬暉五公咸出門下皆州縣官拔至顯位以為五公一代之威桃李也〔又

談數王鈐然上裴耀卿書曰〕拾遺補闕軍有種乎僕不依亦相公一株桃李也通鑑載仁傑

事或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蕩實為國非為私也又唐人詩譏李德裕曰閉園不釋

栽桃李滿地惟聞種蒺藜楊汝士詩曰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輕庭用桃李事者多矣

竊謂事之所本其來自古非起于唐按韓詩外傳云子實事魏文侯獲罪而北遊謂簡主曰從

今已後不復樹德于人矣簡主曰夫春樹桃李夏得蔭其下秋得食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可采

其葉秋得其刺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今子所樹非其人也故君子擇而後種〔又說苑復恩

篇簡子謂陽貨曰〕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刺焉桃李

事當本於此〔四庫全書綱目子部雜家類〕增廣湘素雜記十卷宋黃朝英撰晁公武讀書

志曰朝英建州人紹聖後舉子又曰所記凡二百事今本祇有九十事〔書

錄解題小說家類〕能改齊護錄十三卷太常寺主簿臨川吳會虎臣撰

方言

三 斟益也

〔按〕郭璞注言斟酌益之

凡病少愈而加劇謂之不

斟或謂之何斟

〔注〕云言雖少損無所益也

呂居仁答曾吉父詩記

我今年病不斟

詩見卷十七

蓋用此而不知者改為不

禁

〔何〕云此本李孟傳書方言後〇孟傳字文授上虞人李光子宋史有傳

韋元成傳五世曠僚

翁注一困學紀聞

卷十八

評詩

孟一中華書局聚

薇倡和
茶山居士

胸有積立鐵
壁色
大出遊秋罷
語所本
呂居仁寄弟
詩
田叔暴坐苑
外

言五世無官也。

（蘇元成傳註應劭曰）自孟至賢五世無官也。曠空也。

呂成公銘湯烈

母云湯世曠僚委社於後。

此成公代其父倉部公作也。銘曰湯世曠僚委社於後。但相我初內德之茂。

而發本改爲曠僚遼東坡春帖用翠管銀罌。

（東坡作皇太后閣

春帖子詞曰）仙家日月本長閑送臘迎春豈偶然翠管銀罌傳故事金花綵勝作新年

出老杜臘日詩

翠管銀罌下九霄

而

注者改爲銀鈎此邢子才所以有日思誤書之

語也。

（元圻案）李孟傳方夏後序曰曹文清嘗以三詩答呂治先有云傷心昨夜杯中物不對王郎對影斟紫微呂居仁次韻云書來肯際銅魚使記我今年病不期自注

云出于雲方言今所在鏤版輒誤作病不禁（北史邢邵傳）邵字子才河間鄉人有書甚多而不甚警校見人校書常笑曰天下書至死讀不遍焉能始復校此日思誤書更是一適呂本中字居仁壽春人徙婺州希哲之孫好問之子祖謙之祖宣和中爲樞密院編修紹興初特賜進士累官侍講中書省號紫微省故稱紫微舍人著東萊詩集二十卷四庫全書著錄

會幾字吉甫贛人徙居河南官浙西提刑忤秦檜去僑居上饒茶山寺自號茶山居士證文清

呂居仁詩弱水不勝舟有此積立鐵

（按）今本東萊詩集不載此詩

又云

何知若人胸中有積立鐵出老杜鐵堂峽詩壁

色立積鐵又云準擬春來大出游出漢書田叔

傳又云日月已秋罷出元帝紀

（閩按）漢書帝紀無此語（集證）按漢書元帝紀永光元

紫芝詩論輔
詞元暉
三謝詩元暉
語工

嶽麓寺道鄉
東坡謫黃州
築雪堂
境與人俱香
田承君勉道
鄉語
姓氏多因謫
籍香
虞處勅陳宗
禮
鄭浩夜渡湘

年三月隕霜傷麥稼秋罷師古注曰秋罷者言至秋時無所收也○元圻案呂東萊詩集卷三與才仲第相別于白沙東門之外悽然久之因成八詩奉寄其第三首云感欲與子談乃復爲此別忽忽得餘歡把酒到耳熱人生不如意肝胆有楚越何知若人胸中有積立鐵又卷十四春日紀事第二首云自聞賊報離揚州進擬春來大出遊所恨溪山最佳處不容老子便歸休又卷七去年試院中作詩云云今年復入試再次前韻雖令君作官衰衰簿書下誰令君不學陷穽乃欲跨緬懷北窗翁斯人益多暇田疇望家遠日月已秋罷尙蒙諸公憐未至官長屬何時歸來乎更作一段畫漢書田叔傳叔爲魯相魯王好獵相嘗從入苑中暴坐苑外終不休曰吾王暴露獨何爲舍王巨故不大出遊

趙紫芝

閣按紫芝名師秀爲永嘉四靈之一故一稱趙靈秀○秋夜偶書

詩謂輔嗣易行無漢學

元暉詩變有唐風

閣按下句本唐庚語何遜唐子西云三謝詩至元暉語益工然蕭散自然之趣亦少減漸有唐風矣紫芝

詩本其語○元圻案紫芝宋太祖八世孫紹熙庚戌進士著天樂堂清苑齋集唐子西語見書三謝詩後

潘庭堅題嶽麓寺道鄉臺曰坡仙不謫黃黃應無

雪堂道鄉不如新此臺無道鄉青山非其人山

靈能頡頏一落名勝手境與人俱香悲吟倚空

寂臨眺生慨慷道鄉不可作承君何遜田不可忘

原注陳樞密宗禮景定間持節廣東有詩云山川只謂蠻烟累姓氏多因謫籍香御史虞處劫之陳坐謫其後陳召入虞謫官全云只謂原本作只爲爲是又云宗禮聚齋第子○

元圻案東坡雪堂記曰蘇子得廢園于東坡之廢築而垣之作堂焉號其正曰雪堂堂以雪中爲因繪雪于四壁之間無空隙也時東坡謫居黃州名勝志道鄉臺在嶽麓山宋鄭

江士所當爲未

止此潘庭堅以夢

易名因方牛首各

物竹生便直梅

死猶香吳吉甫試搗

藥兔詩關搏月見沫

星一戰期收桑

榆聖人之遺猶

日中太元月闕其

轉覆書勞馮吳

詩湯伯紀自傲

者春秋責備賢

造物計校好人
湯文清數伯
厚真儒

浩號道鄉謫衡州經此守臣温益下逐客令風雨夜渡湘江張拭爲浩築臺朱子刻石曰道鄉
(陳振孫曰)田書字承君樞密況之姪也與鄒道鄉善鄒之貶書曰願毋以此舉自滿士所
當爲者未止此也(齊東野語)四庭堅富沙人初名公筠以乞靈南臺神夢有持方牛首與
之送易名爲妨殿試第三二年六十七歲時和人詩云竹纔生便直梅到死猶香識者知其不永
劉潛夫詩其墓庭堅有紫巖集今佚

吳吉甫以晚科試漕闈搗藥兔長生詩云真水黃

芽長香風玉杵鳴不爲三窟計(何云)東坡詩平生不作
兔三窟今古何殊格一邱永

伴一輪明省試聖人之道猶日中賦用關搏之

月見沫之星(何云)月闕其
搏見太元第七聯云桑榆已晚尚期

一戰之收(元折案)此下似有佚文(後漢書馮異傳)隆靈書勞異曰赤眉破平
士吏勞苦始難垂翅還路終能奮翼龜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吳

吉甫仕履未詳屬樊榭宋詩紀
事據此條載其詩四句

湯伯紀(閣按)湯伯紀已見卷一名漢
安仁人官華文殿學士謚文清自傲云春秋責備賢者造

物計校好人一點莫留餘滓十分成就全身此

老晚節庶幾踐斯言也(閣按)王氏遷著作佐郎湯爲少卿與王氏居
隣牆晨夕過從王氏論關洛疎閩江西之同異

禾嘉制度沙隨古易蔡氏圖書經緯西蜀史學通貫精微剖析幽眇湯數曰吾聞士甚多惟伯
厚甫爲真儒使真文忠在願同居第子列會湯年盡力引去遂薦王於朝云(全云)深寧蓋

湯王鄰居講

論薛士龍讀三

國志詩

蝸角蠻觸國

相爭

李公佐南柯

記槐安國征檀

蘿國

王荆公讀蜀

志詩

問舍求田意

最高

植杞梓藝蘭

蓀

晏子鑿楹納

書

宣尼壁經晏

子極書

徐道暉四人

為唐詩
徐淵子號竹
隱元受七夕
詩

以自傲

薛士龍讀三國志詩左角蠻攻觸南柯檀伐槐的對也何云

偷蘇又云此等語工而無味即自己出尚非佳處 [方樓山云]余嘗有詩云蝸角蠻蠻爭左

右鴻溝楚漢畫東西 [元圻案] [莊子則陽篇]戴晉人曰有國于蝸之左角曰觸氏有國于

蝸之右角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逐北旬有五日而後返 [唐李公佐南柯記]記東

平淳于芬夢中就婚于槐安國出為南柯太守征檀蘿國事皆寓言也 [王介甫讀蜀志詩

云]十載分爭共一毛可憐身世兩徒勞無人語與劉元德問舍求田意最高李雁

湖注云亦蠻觸之意 [東坡次韻定慧欽長老見寄詩]左角看破楚南柯閱長藤

徐淵子全云徐淵子亦四靈之一詩植杞必植梓藝蘭仍藝蓀過庭

遺訓在鑿楹故書存蓋以梓蓀喻子孫也鑿楹

出晏子春秋原注李義山詩經出宣尼壁書留晏子楹元圻案晏子春秋

晏子將死鑿楹納書謂妻曰子壯而示之 [葉水心徐道暉墓誌

曰]徐照字道暉永嘉人自號山民有詩數百發今人未悟之機回百年已廢之學使後復言

唐詩自君始惜其不尙以年不及臻乎開元元和之盛而君既死同為唐詩者徐璣字文淵翁

卷字璣舒趙師秀字紫芝徐淵子名似道號竹隱黃巖人乾道二年進士歷官權直院

遷秘書少監終提點江西刑獄其人在四靈之前謝山蓋誤以徐文淵為徐淵子也

任元受七夕詩切勿填河漢須留洗甲兵意亦新

何云意自佳但恐與上文難膠附元圻案 [老學庵筆記]任元受名璣言張魏公作都

督欲聘之入幕元受力辭曰盡言方養親使得一神丹可以長年必持以遺老母不以獻公况

能捨母而與公軍事耶魏公太息而許之 [陳直齋曰] 一盡言元持諫官伯雨之孫紹興從官申先之子

勿填河漢留
洗甲兵
盡言以養親
醉魏公
得神丹遺母
不獻公
伊川不作詩
有丹壽斯民
王子真侯伊
川嵩山
冲熙處士功
行碑
邢和叔以丹
遺伊川
王筌受錄進
洞宮
郭恕先不就
末劫歸佛
忠恕善篆隸
能畫

伊川先生不作詩。唯寄王子真詩云：我亦有丹君

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先生入嵩山。子真已候

於松下。問何以知之。曰：去年已有消息來矣。蓋

先生前一年欲往。以事而止。子真各筌岐下陽

平人。元豐中賜號冲熙處士。張芸叟爲功行碑。

謂超世之資。與陳圖南侔。元祐案：呂本中紫微詩話：以爲邢和叔尙書嘗以丹遺伊川先生。先生以詩謝。

之云至神通化藥通神。遺寄衰翁。救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與此條不同。

宋詩紀事二十七：龔原字深之。有贈王筌七言絕句。序云：筌字子真。富鄭公客。元豐中賜號冲熙處士。元符三年。從劉先生受上清籙。華陽洞便門。一夕忽開。自左慈得進洞宮。旋閉。且千載矣。此作冲熙。未知孰是。今畫場集不載王筌功行碑。

建隆初。詔五代時命官投狀敘理。復命之。郭恕先

詩云：爲逢末劫歸依佛。不就新恩敘理官。此詩全篇已佚。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而猶不屈。其志如此。何云此亦自喻也。

全云：郭恕先歷仕諸朝。非一行傳中人物也。深寧時。有慨于仕元之徒耳。末劫歸佛。遂爲近日虞山口舌。元祐案：東坡野志：恕畫像敘曰：忠恕字恕先。以字行。洛陽人。少善屬文。

及史書小學通九經七歲。舉童子漢相陰公。辟從事。與記室董齋爭事。謝去。周祖召爲周易博士。國初與監察御史符昭文爭。忿朝堂。貶乾州司戶。秩滿。遂不仕。太宗聞其名。召除國子監主。

文鑑取送將

歸賦

楚詞後語取

息夫躬

楊雄亦蔡文

姬之儔

蔡確羅織士

大夫

浮溪詩何事

非戲劇

晉惠問蛙鳴

官私

官蝦蟆可給

康

張芸叟論逸

詩

石鼓是車攻

詩

詩

傳益縱酒肆言時政語聞流登州 (宣和畫譜) 忠恕作篆隸凌轢晉魏喜書樓觀臺榭皆高古論官江都逾旬失其所在後閱數歲與陳搏會于華山而後不復聞蓋亦仙去矣

文鑑取蔡確送將歸賦猶楚辭後語之取息夫躬

也。(元圻案) 朱子撰楚辭集註又刊定晁補之續楚辭變離騷二書錄荀卿至呂大臨凡五十二篇為楚辭後語自為之序曰息夫躬柳宗元之不棄則晁氏已言之矣至於楊雄則

未有議其罪者而余獨以為是其失節亦蔡文姬之儔耳今皆取之豈不以文姬之母子無絕道而于雄則欲因反離騷而著蘇氏洪氏之貶詞以明天下之大戒也 (東都事略) 蔡確字

持正東州晉江人為人有智數少舉進士神宗朝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時富弼在西京上言蔡確小人不宜大用確既相屢與羅織之獄播紳士大夫雷足而立矣

浮溪(閣按) 浮溪汪藻號詩人間何事非戲劇鶴有乘軒蛙給廩

水經注引晉中州記惠帝為太子令曰若官蝦

蟆可給廩。(原注) 晉書無此語 (集證) 水經穀水下注晉中州記曰惠帝為太子聞蝦蟆聲問人為是官蝦蟆私蝦蟆侍臣賈充對曰在官地為官蝦蟆在

私地為私蝦蟆今曰若是官蝦蟆可給廩 (元圻案) 汪藻字彥章饒州德興人崇寧二年進士歷官顯謨閣學士封新安郡侯宋史入文苑傳著浮溪集 (四庫全書著錄此詩題曰) 何

子應少卿作金華書院要老夫賦詩因成長句一首

張芸叟曰岐山石鼓是車攻詩也我車既攻我馬

既同則所取也其魚維何維魴及鱧何以貫之

維以楊柳則所不取者也先儒凡今詩所無者

顧况詩見韋集爲勝
好鳥依嘉樹林堂含餘清
白雲帝鄉遠華陽真逸

程可久自題
眇怡齋
違己病人
六月松風萬
籟寒

盡目爲逸詩誤矣。

(原注)見致堂論語說(全云)張芸叟名舜民新平人其說謬甚

朱文公曰。顧況詩有集。皆不及見。韋應物集者之勝。今按韋集。有顧況奉同郡齋。雨中宴集詩云。好鳥依嘉樹。飛雨灑高城。況與數君子。列坐分兩楹。文雅一何麗。林堂含餘清。我公未歸朝。遊子不待晴。白雲帝鄉遠。滄江楓葉鳴。拜手欲無言。零淚如酒傾。寸心已摧折。別離方骨驚。安得凌風翰。肅肅賓天京。

(何云)韓孟聯句孟便類韋顧唱酬顧便類韋古人無體不學所向如意然各自成家不肯雷同也海

翁拘于一偏伸此抑彼耳○(元圻案)唐顧況字通翁海鹽人至德二年進士德宗時官著作郎貶饒州司戶參軍晚年退居茅山自號華陽真逸著華陽集四庫全書著錄

程可久

(原注)沙隨先生

自題眇怡齋

(按)陶靖節歸去來辭眇庭柯以怡顏義取于此

二云乞得膠

膠擾擾身。霜筠露菊便相親。勸君莫厭羹藜藿。違己由來更病人。六月松風萬籟寒。笙竽頻到枕屏閒。夜深夢繞匡廬阜。瀑布濺珠過藥欄。葵

花已過菊花開。萬里西風拂面來。問字今朝幾

人至。漢書楊雄傳時有好事者載酒問奇字細看屐齒破蒼苔。

朱新仲云唐之詩人達者惟高適。何云陋語又云王維亦達官矣適位

不過常侍。本朝歐王蘇黃出。徐闕按徐謂師陳按陳謂

錢韓按韓謂呂呂按呂謂居仁繼之八人一相三執政。按

歐徐按一二從官。按三當作四何其盛也。何云高適官不達于山谷乎無論蘇李燕公曲江大歷以還權德輿元

韓李紳令狐楚非宰相乎白居易劉禹錫非尚書乎韓愈非侍郎乎薛能非節鎮乎杜牧吳融韓偓非學士乎韋莊徐鉉顯于一隅又無論矣。方樓山云達者唯高適此語本舊唐書通

傳全云燕許而外如曲江諸公不可勝數即賀知章賈至亦清班也○元折案唐書高適傳字適天滄州渤海人舉有道科中第官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封渤海縣侯年五十始為

詩即工。葉水心習學記言四十一舊史言唐以來詩人之達者惟有高適唐世能詩之達者甚衆何必高適豈待之在甫白郊島之間耶舊唐書高適傳未言唐詩人達者惟高適

山谷胡逸老致詩云能與貧人共年穀必有明月生時

胎為富不仁者可以警。全云其說甚淺深寧或有感而言○元折案王鞏甲申雜記曰庚寅歲湖州孔目官

朱氏以米八百石作粥散貧是歲生子服服為從官。真西山跋曹唐弼通濟倉記曰太史黃公之詩曰能與貧人共年穀云云世知謂其言而未必深信之也撫之宜黃曹君堯咨即其

家立庚六計所有之田歲收畝六升以入之遇年饑則發以糶量必寬價必平全活者甚衆其子錫是年舉進士明年擢奉常第紹定二年冬盜發隣封官黃人亦隨和而起過君之居獨曰

詩人達者惟高適
宋詩人一相三執政
蘇黃韓呂四從官
唐能詩顯達諸人
高適五十始為詩

能與貧人共年穀
必有明月生蚌胎
朱孔目散粥子入官
曹堯咨平糶應子

宜黃人戒勿犯曹

東屯稻米蜀第一

青苗陂通澗水

帥漕月得九十

淵明心遠之鏡
上蔡語合心遠
真西山心遠室跋
所見不逾尋丈
所志不遏錐刀

是家能平糶以惠鄉里相戒勿犯誦書其後以警世之為富不仁者觀此二事施濟之報理有必然

少陵夔州詩東屯稻田一百頃北有澗水通青苗東

屯乃公孫述留屯之所距白帝城五里按杜詩箋引此條此句下有

東屯之田可百許頃八字稻米為蜀第一郡給諸官俸廩以高下

為差帥漕月得九斗王龜齡東屯詩云少陵別業

古東屯一飯遺忠畎畝存我輩月叨官九斗須

知粒粒是君恩原注東屯有青苗陂○元折案○祝穆方輿勝覽東屯有青苗陂杜詩云東屯稻田一百頃北有澗水通青苗又云東屯復瀆

西一種住青溪東屯之田可得百許頃稻米為蜀第一云云與此條略同

有問心遠之義于胡文定公者公舉上蔡語曰莫

為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為一身之謀而

有天下之志莫為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此上蔡論

語解自序此之謂心遠何云此豈可以說詩方樓山云朱子取上蔡語以註詩許謨定命二句全云若以杜詩言則上蔡所云

皆備之但陶詩心遠二字則不如此耳何說亦未得要領也○元折案真西山跋龔尉少仙全氏心遠室記曰昔有問心遠之義于胡文定公者公舉上蔡先生語以告云云嗚呼今

宋正甫和人

詩三聖傳心惟

主一

六經載道不

言真

經言誠即爲

真

攻媿桃符因

陸

神茶鬱壘主

衆鬼

立桃板于戶

名仙木

嚴寒例謝常

來客

老病猶貧未

見書

葛魯卿借書

詩

揚雄答劉歆

借方言

班嗣答君山

借莊子

朱希真小盡

行

人局迫樊籠中所見不逾尋丈所志不過錐刀
焉足以語此欲學淵明者當即胡公之言求之

宋正甫 和人 詩二聖傳心惟主一 六經載道不言真

〔元圻案〕真西山跋此詩云非嘗從事于學者不能道也 〔劉元城先生語錄曰〕六經之
中絕無真字所謂誠即真也 〔錢氏養新錄曰〕正甫詩里未詳〔按虞伯生鶴山書院記序〕

其大父講學諸人有唐安宋正
仲德之未審即正甫否當攷

攻媿先生書桃符云門前莫約頻來客坐上同觀

山未見書 〔元圻案〕風俗通義東海朔山有大桃樹有二神一曰神茶一曰鬱壘主閱
領衆鬼之出入者執以銅虎黃帝法而象之因立桃板于戶門上書二名以禦

凶鬼 〔六帖〕正月一日造桃符著戶謂之仙木百鬼所畏 〔陸
放翁晚年歲暮書懷云〕嚴寒例謝常來客老病猶貧未見書 〔陸

葛魯卿 名勝 借書詩大勝揚雄辭子駿更殊班嗣阻

君山 〔元圻案〕一方言後附錄劉歆與揚雄取方言書雄答書曰雄言辭博覽翰墨爲事
誠欲崇而就之不可以遺不可以怠即君必欲奮之以威陵之以武欲令入之於此

此又未定未可以見令君又終之則縊死以從命也云云容齋三筆極辨此書之僞 班嗣事
見漢書敘傳 〔藝文類聚〕逸類載魏祿高士傳曰班嗣世在京師家有賜書父黨揚子雲

以下莫不造門桓君山從借莊子嗣報曰今吾子貴仁義之羈絆繁聲名之輾轢伏孔氏之軌
躡駝頽閱之極擊何用大道爲自眩曜昔有學步邯鄲者匍匐而歸耳其行己持論如此

朱希真避地廣中作小盡行云藤州三月作小盡

梧州三月作大盡哀哉官歷今不頌憶昔升平

翁注困學紀聞 卷十八 評詩 罕一中華書局聚

郡縣不頌官

歷落葉為秋花

以無歷見詠

諸詩

朱敦儒以蔡

相致仕

鷓鴣天詞見

傳韻

金石在波中

萬物皆流金

石獨止

詩文取喻金

石諸語

公行子章章

旨

洪邁雪詩

騷六異二阻

獵

淚成陣。我今何異桃源人。落葉為秋花作春。但

恨未能與世隔。時聞喪亂空傷神。

〔原注〕唐李益問路侍御六月大小云野性迷

堯歷松隱有道經故人為柱史為我數階真○〔元折案〕宋周紫芝少隱竹破詩話曰項歲朝廷多事郡縣不頌歷朱希真作小盡行云云與夫山中無歷日寒盡不知年無間然矣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希真有詞名以隱德著思誠必欲見之吳紹始至上面授以鴻臚卿希真下殿拜訖請致其事上改容而許之〔周益公〕老堂詩話上朱敦儒字希真洛陽人賜

出身歷館職即官出為浙東提刑致仕居嘉禾秦丞相晚用其子某為副定官欲令希真教秦伯陽詩遂落致仕除鴻臚少卿或作詩云少室山人久挂冠不知何事到長安如今縱插梅花

醉未必王侯着眼看蓋希真嘗有鷓鴣天云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懶慢帶練狂曾批給露支風救累奏留雲借月章詩萬首醉千場幾曾着眼看侯王玉樓金闕慵歸去且插梅花住洛陽

最膾炙人口故以此識之希真著有巖壑老人詩文集一卷又有獵較集四庫全書不著錄豈已佚耶

山谷和楊明叔詩金石在波中。仰看萬物流。出子孟子注。〔何云〕

萬物皆流而金石獨止。〔何云〕荆公詩波瀾吹九州金石安得止山谷龍眠樓云金石令水波〔頤軒詩

云〕金石不隨波〔又云〕李義山為渤海公舉人自代狀裏松筠四序之榮包金石一定之調唐人已用之又云李諤自謂樂器又云吾家仲言別沈助教云道遺若波瀾人生異金石又在

唐人之先〔方橫山云〕孟子注趙岐章指此注惟宋葉本有之今注疏無○〔元折案〕宋葉本孟子公行子有子之喪章趙氏章指言循理而動不合時人阿意事貴會肩所尊俗之情也

是以萬物皆流而金石獨止

野處聞按洪邁雪詩天上長留滕六住。人間會有葛三

崔希真得葛
三畫

來葛二事出太平廣記

原注葛仙公第三子何云此之謂點鬼錄○元折案一事文類聚前集雪類載曲怪

錄曰晉州蕭刺史至忠將以臘日收避有樵者于霍山見一老嫗衣黃冠黃冠曰若令膝大降雪巽二起風即蕭君不復徵矣太平廣記三十九載原化記曰大歷中初鍾陵客崔

希真見一老人對雪門下崔異之請入獻松花酒老父取一丸藥投酒中則頓甘美老父于帷幔前所挂素上如有所塗崔後入內出已去矣遂踐雪尋跡至江蘆洲中見一松松中數人狀

貌皆奇而樵客在側其人顧笑曰葛三乃見于伊人歸視壺中得圖有三人二樹一白鹿一藥笈後將圖詣茅山問李涵光天師曰此真人葛洪第三子所畫也宋史藝文志載洪邁

野處張稿一百四卷瓊野錄三卷而陳氏書錄極載野處類稿二卷云全集未見則當時傳播已稀

王逢原

采蓮示王聖美葛子明

詩退之昔裁詩頗以豪橫恃暮年

意氣得金玉多自慰買居紀廂榮顧影樂冠佩

喜將閭巷好持與妻子議彼哉何足道進退茲

焉係安知九列榮顧是德所累謂南內朝賀歸

及示兒詩也朱子曰此篇所誇乃感二鳥退之有感二鳥賦

符讀書之成效極致而上宰相書所謂行道憂

世者已不復言矣鄧志宏亦謂愛子之情則至

矣導子之志則陋也何云亦隨其子之高下而語之耳王來之論書所不取須觀公鎮州事云云云葛固不以此貶其

王逢原識退
之詩
咸二鳥符讀
書城南
陳了翁書亮
夫誠子文
愛子情至導
子志陋
玉帶金魚激
子
諸論退之示
兒詩
論王庭湊出
元翼

大概然此等實備之語亦不可不存何氏只知備祖韓公耳又云至荆公顯不服退之而與遂
原甚矣觀此詩知其意見議論之合矣（方樓山云）論高而不切事情（又云）禮學記云齊

雅肆三官其始也鄭注爲始學者習之所以勸之以官此正韓子特讀書城南之義○（元折

案一節志宏文集十九）跋陳了復書邵堯夫臧子文曰昔韓愈氏示待古風用玉帶金魚之說
以激之愛子之情則至矣而導子之志則陋也方以陳邵遺庭之訓毋乃相與乎（一）黃山谷

嘗書退之符讀書城南詩跋其後曰（一）或謂韓公嘗開後生以性命之學不當誘之以富貴榮
顯培翁曰熙寧元豐之間大儒之過也又何學焉孔子曰齊景公有馬牛駟死之日民無得而

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韓公之言其于獎勵之功異趨而同歸也○王
令廣陵人初字欽美後王荦字之曰逢原王荆公以其妻吳氏之妹妻之著廣陵集四庫全

書著錄（一）皇甫提退之書題王庭湊反圍牛元蓋于深拔兵十萬蓋不敢前紹攝庭臣往諭
衆慄縮先生勇行元稹言於上曰韓愈可惜穆宗韓愈紹無經入先生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

遂至城營處其衆責之賊恒斤伏地乃出元稹（一）李習之作韓昌黎行狀曰鎮州亂殺其帥
田宏正征之不克遂以王庭湊爲節度使詔公往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奏曰韓愈可惜穆

宗亦悔有詔令至境觀事勢無必於入公曰安有受君命而留滯自顧遂疾驅入庭湊嚴兵拔
刃致弓矢以爲逆及鎗甲士羅于庭既坐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所爲非庭湊心公大

驚曰天子以爲尙書有將帥材故賜之以節實不知公共健兒語未得乃大錯甲士前奮言曰
先太史爲國打朱滔滔遂敗奔走血衣皆在此軍何莫朝廷乃以爲賊乎公告曰兒郎等且勿

語聽愈言愈特謂兒郎已不記先太史之功與忠矣若猶記得乃大好且爲逆與順利與病不
能遠引由事但以天寶來禍福爲兒郎等明之安祿山史思明幸希烈梁崇義朱滔朱泚吳元

濟李思道復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皆曰無又曰田令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爲
節度使後至中書令父子皆授旄節子與孫雖在童幼者以爲好官窮富極貴寵榮耀天下劉

悟李祐皆居大鎮王承元年雖十七亦仗節皆三軍耳所聞也衆曰田宏正刻此軍故軍不安
公曰然汝三軍亦嘗田令公身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乃曰待郎語是待郎語是庭湊恐衆

心動遽盛衆款出因泣謂公曰待郎來欲庭湊何所爲公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者不少
但朝廷顧大體不可以棄之耳而尙書久圍之何也庭湊曰卽出之公曰若真則
無事矣因與之宴而歸之牛元翼果出王武衛等贈太師呼太史者燕趙人語也

孔子不編石鼓文
陋孔子俗義之致議

荆公弔杜醇
王致
筠筒釣魴鯉
稚子松間拾墮樵
四明慶歷五
先生
荆公令寧禮

唐子西內前行

致堂曰韓退之賦石鼓曰孔子西行不到秦故不

見錄孔子編詩豈必身歷而後及哉信斯言也

車鄰鐵駟胡爲而收之也(何云) 魯語不容作詩者生一彼頭耳

(元圻案) (老學庵筆記曰) 胡基仲嘗言退之石鼓歌義之俗書趁姿媚狂肆甚矣予對曰此詩至云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褊迫無委蛇其言義之俗書未可駭也

荆公傷杜醇曰隱約不外求耕桑有妻子藜杖牧

雞豚筠筒釣魴鯉弔王致曰老妻稻下收遺秉

稚子松間拾墮樵二人四明鄉先生也固窮守

文道如此今人知者鮮矣利欲滔滔廉恥寥寥孰

能景慕前賢哉(全云) (四明慶歷五先生曰) 大隱楊先生適石臺杜先生諱西湖樓先生郁鄞江王先生致鄞江猶子桃源先生說也荆公

令鄞時皆所尊禮其講學在濂洛未起之先亦泰山安定徂徠之流亞也○(元圻案) (荆公傷杜醇詩李壁注曰) 公爲鄞縣常有書請醇入縣學及在朝又數從越人間其安否公厚諱

如此其退之所稱董召南之流乎讀公詩可想見其人○(弔王致詩曰) 處士生涯水一瓢行年七十更蕭條老妻稻下收遺秉稚子松間拾墮樵雖有聲名高後世且無煢粥承今朝窮魂

散漫知何處雨
水東西不可招

唐子西(全云) 庚內前行云宅家喜得調元手唐時宮

天子稱宅家
諸語
天家官家大
家之義
錢熙初廣菽
諸

文宋瑞或人
詩
金馬勝遊銅
駝遺恨
人笑褚淵今
齒冷
龍首黃扉一
夢
應麟考第賀
得士
古誼龜鑑忠
肝鉄石
上因天祥名
稱宋瑞
留中齋大魁
享富貴
羅壺秋幾以
詩羅織

中謂天子為宅家通鑑唐昭宗乾
寧四年韓建發兵圍十六

宅諸王呼曰宅家救兒唐昭宗光
化三年劉季述等至思政

殿皇后趨至拜曰軍容勿驚宅家元圻案蔡邕獨斷天家
百官小吏之所稱天子無

外以天下為家故稱天家又親近侍從官稱曰大家晉書五行志錢熙初廣菽曰官家養
釐花成荻叢生不止自成積湘山野錄五帝宣天下三王家天下故曰官家資暇錄官

家又稱宅家言以天下為宅四海為家唐子西內前行
為張商英入相而作也子西嘗受知于商英故云然

文宋瑞指南錄為或人賦云何遜此詩殆
謂留夢炎悠悠成敗百

年中笑看柯山局未終金馬勝遊成舊雨銅駝

遺恨付西風何遜西風疑作先風又
云非也西有先音故借對黑頭爾自誇江總冷

齒人能說褚公龍首黃扉真一夢夢回何面見

江東原注南齊樂預謂徐孝嗣曰人笑褚公至今齒冷謂褚淵也
傳寶祐四年帝御集英殿策士召應麟覆考第既上帝欲易第七卷實其首應

麟讀之乃頓首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為得士賀遂以第七卷為首選及唱名
乃文天祥此即詩所謂龍首也龍首故扉二句則指留夢炎一輩言集證按文天祥紀年

錄理宗覽對策見其名曰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朋友送字之曰宋瑞蔣正子山房隨筆曰
一二齋留中齋甲辰大魁文山文宋瑞丙辰大魁中齋作相身享富貴三十年仕北為尙書文

山纒登第丁父憂仕途亦坎壈乙亥糾義兵勤王終以罔功患難中倚之為重雖名為相黃扉
之貴萬鍾之奉無有也江西羅壺秋詩云雪雪蘇御受苦辛庚公老作北朝臣當年龍首黃扉

先西音轉相
韻
何夢桂詩譏
夢炎
夢覺功名黍
一炊

翁與可上徐
忠簡詩
范六丈謀
聖人
王晉公知子
二即官
姚仲約迎勞
劫盜
范公不欲導
主誅戮
王祐百口保
符彥卿

鄭得言私試
策問
李良翁詩錢
博士

客猶是衡門一樣人中齋物色將羅織之亟歸而免○(元圻案)顏師古匡繆正俗人今俗呼東西之西音或爲先(按王延壽靈光殿賦云朱柱黼黻于南北闥芝桐娜于東西祥風翕習以颯洒激芳香而常芬神靈扶其棟宇歷千載而彌堅晉灼漢書音義反西爲洒是知西有先音也)(元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載何夢桂送留夢炎詩曰昆明灰劫化塵縹夢覺功名黍一炊鍾子未甘南棹改庚公空作北朝悲歸來眼裏吳山在別後心期浙水知白髮門生羞未死青衫留得裏遺屣夢桂字巖叟淳安人咸淳元年進士爲夢炎所取士此詩亦王炎午生祭文文山意文山大節千古中齋之富貴真黍一炊矣 文文山有指南吟嘯等集

翁與可上徐直翁

清叟

詩六丈文謀謨同輩服一二郎官

職迺翁翁知

〔閣按〕上謂范文正仲淹下謂王文正旦○(元圻案)蘇子由龍川別志曰慶歷中劫盜張海過高郵知軍姚仲約度不能禦使人迎勞且厚

遺之海去不爲舉富鄭公欲誅仲約范公曰高郵無兵與械戮之恐非法意仁宗從之既而富公愠曰方今患法不舉而多方阻之何以整衆范公密告之曰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宅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不以爲然及二公躋不自安范出撫陝西富出按河北范因自乞守邊富自河北還及國門不許入未測朝廷意比夜傍徨不能寐連牀嘆曰范六丈聖人也童蒙訓亦載此事姚仲約作異仲約(邵伯溫聞見前錄)王晉公祐爲知制誥太祖遣使魏州以便宣付之曰使還與卿王傳官職時溥爲相也蓋魏州節度使符彥卿太宗夫人之父有飛語聞於上及還朝太祖問曰汝敢保符彥卿無異志乎祐曰臣與彥卿家各百口願以臣之家保彥卿家又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故事國不長願陛下以爲戒帝怒其言直貶護國行軍司馬葉州安置太宗即位以兵部侍郎召不及見而薨初祐笑曰某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二郎者文正公且也 徐清叟字直翁浦城人嘉定七年進士理宗朝參知政事諡忠簡

鄭得言

〔原注〕偶(馬氏校云)鄭得言元板作鄭德音

爲國子博士私試策問師道

祭酒不悅臺評及之李良翁

〔原注〕丑

爲詩錢之曰

大學諸生笑

少陵戲簡鄭

廣文歸馬遭

李丑父忤丁

班超不能讀

父兄書

異域

班氏父子業

史書

蘭臺舊家學

王揚畫燭課

子文

王溫州不附

史嵩之

諸生幸不笑韓愈官長何因罵鄭虔

何云宋人句法然博士切事也

云此本荆公詩跨馬時遭官長罵登堂早被學生嘲然俱宋人句法○元圻案韓退之進學解曰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杜少陵戲簡鄭廣文詩曰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醉則騎馬歸頗遭官長罵福建通志李丑父字良翁莆田人端平二年進士除大學博士遷諸王宮教授丁大全當軸丑父忤其意遂罷予祠

柳文王氏伯仲唱和詩序云王氏子著論非班超不能讀父兄之

書而力徼狂疾之功以為名先君子嘗為投筆

詩其末云蘭臺舊家學胡不紹箕裘閩按王氏與弟應

父揚性嚴急每授題設高座命兄弟坐堂下畫燭為期少緩輒怒呵之由是兄弟文並敏疾

全云王溫州搗以不附史嵩之而罷即深寧父也理宗嘗御書汲古傳忠及竹林二字賜之

元圻案後漢書班彪傳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子固以父所續前史未詳乃

潛精研思欲顯其業顯宗召除蘭臺令史使終成前書班超傳超家貧為官傭書嘗輟業投

筆嘆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

鄧志宏曰詩有四忌學白樂天者忌心平易學李長

吉者忌心奇僻學李太白者忌心怪誕學舉子詩者

忌心說功名元圻案鄧志宏併攔集二十五詩評或人問詩于鄧子鄧子曰詩有

人怪誕之過有類乞匄道人作飛仙無梗語說功名之過如語諛諛影詩不說青紫則必說旌麾此尤可羞也

困學紀聞注卷十八

困學錄

困學紀聞注卷十九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評文

穀梁隱四年傳注云

立君非以尚賢所以明有統

建儲非以私親所以

定名分鄧潤甫草東宮制云建儲非以私親蓋

明萬世之統主器莫若長子茲本百王之謀

案此神

宗立哲宗為皇太子

蓋出於此

全云鄧潤甫與會南豐皆肝江先生弟子其文亦有足觀以附麗荆公遂無稱道之者○元圻案

唐賈會草元宗冊文云堯之禪舜惟能是與舜以命禹匪私其親亦用穀梁注鄧潤甫名温伯以字行別字聖求建昌人官尚書左丞安憲

晏元獻謝昇王記室表云衣存缺衽式贊於謙冲

僕去邪蒿不忘於規諫

爾雅去邪蒿北齊邢時傳太子事

韓詩外傳周

公誠伯禽曰衣成則必缺衽宮成則必缺隅

元圻案

北齊書邢時傳時遷國子助教以經入授皇太子廚宰進太子食有菜曰邪蒿時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所宜食顧祖聞而嘉之周公語亦見說苑敬慎篇

九章算術五雀六燕飛集於衡衡適平一雀一燕

飛而易處則雀重而燕輕

藝文類聚九十二引之方心韻云五雀六燕適平者雀重燕輕也則雀燕易處

五雀六燕陸農師謝尙書表六燕相亭喻

晏元獻謝記表衣缺衽宮缺隅邢時命去邪蒿

鄧潤甫草東宮制建儲非以私親主器莫若長子綸温伯附安石

宗立哲宗為皇太子制宋文鑑取之

唐賈會草元宗冊文云堯之禪舜惟能是與舜以命禹匪私其親亦用穀梁注

鄧潤甫名温伯以字行別字聖求建昌人官尚書左丞安憲

宜作燕重雀輕抑易處不在衡耶

陸農師

名佃放翁之祖

謝吏部尚書表六燕相

亭試銓平其輕重蓋用此

一集證一按陸表云六燕相亭試論平其輕重一鳩遠欲審別其飛翔對語用張

融門律見南史顧歡傳○二元折案一錢氏養新錄十七按九章方程篇云今有五雀六燕集稱之衡雀俱重燕俱輕一雀一燕文而易處衡適平王氏所引不特文句有異以算求之亦不合今按厚齋蓋從藝文類聚九十二引九章之誤文也一陸農師謝二府表云五雲長潤共知嚴穴之虛六燕適均咸仰權衡之正又云尺蠖徐動敢言士路之屈伸雙燕小飛安繫台衡之輕重蓋屢用之陸農師陶山集十四卷原本久佚今四庫書從永樂大典錄出

周書王會東越海食或誤為侮食而王元長曲水

詩序用之其別風淮雨之類乎

集證按文選王融曲水詩序侮食來王左言入侍注引周書

東越海食○三元折案一說文蟲部食古奢切注屢屬有三皆生于海千歲化爲食蛤古合切亦作食一文心雕龍鍊字篇尙書大傳有別風淮雨帝王世紀有列風淫雨別列淮淫字似潛移淫列義當而不奇准別理乖而新異傳殺制諫已用淮雨固知愛奇之心古今一也

駱賓王聲火賦序云類同心異者龍蹲歸而宋樹伐質殊

聲合者魚形出而吳石鳴龍蹲謂孔子春秋演

孔圖孔子坐如蹲龍立如牽牛

演孔圖語見太平御覽三百七十七○二元折案一舊唐書載

釋奠樂章曰一集樂舞開昭聖列龍蹲鳳時肅神儀王勃夫子廟堂碑珠衡玉斗徽象緯於天經覽據龍蹲集風雲於地紀盧照鄰南陽公集序龍蹲東魯陳禮樂而救蒼生虎據西秦焚詩

龍蹲歸宋樹
伐
蹲龍牽牛狀
孔子
唐人習用龍
蹲語
刻桐魚扣石
鼓

海食誤侮食
侮食來王左
賢入侍
別風淮雨

舉衆敬父子
相代
乘板與觀斷
決而喜
張端繼父翁
守巴郡
即君類我府
魯恭令中牟
三異
傅季珪斷野
父爭雞
王楊盧駱四
傑
槐在盧前恥
居王後
文如懸河酌
不竭

書而愚黔首初唐人蓋習用之
馬桓雖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
劉敬叔異苑晉武帝時吳郡臨平津崩出一石鼓打之無
聲帝問張華華曰取蜀中桐材刻
魚形扣之後如其言聲聞十里

楊盈川敘郡守云代臨本州則元賓之父喜形於

色繼爲本守則張翁之子迎者如雲（案）余友敘

縣令曰仁之所懷幼童不能擊將雞之雉（案）余友

禮記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格禮
不能飲焉鄉訓能爲忍盈川蓋本於此
明之所斷老父不能爭食

粟之雞（元折案）北史畢衆敬傳衆敬小字余東

代爲本州當世榮之時衆敬以老還鄉嘗呼元賓爲使君每元賓聽政時乘板輿出至元賓所
先遺左右數不聽起觀其斷決忻然喜見顏色（後漢書卬都夷傳）太守巴郡張翁政化

清平得夷人和天子以張翁有遺愛乃拜其子端爲太守夷人歡喜奉迎道路曰即君儀貌類
我府君（華陽國志序志曰）越嶲太守張翁字叔陽安漢人太守張端翁子端後漢書作端

未知孰是（今本東觀漢記十九）魯恭字仲康扶風人拜中牟令時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
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察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

止其旁旁有兒童親曰何不捕之兒曰雉方將雛親默然有頃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治
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暨子有仁心此三異也因還府具以狀白安

後漢書魯恭傳文同（南史循吏傳）傳炎字季珪北地豐州人也爲山陰令有二野父爭雞
季珪各問何以食雞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縣內稱神明無敢爲偷

讀書志楊盈川集二十卷晁氏曰唐楊炯也華陰人顯慶六年舉神童授校書郎終盈川令
炯博學善屬文與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以文辭齊名稱王楊盧駱四才子亦曰四傑炯自謂吾

翁注困學紀聞卷十九 評文 一一 中華書局聚

佇光于五字
鍾會爲松表
定五字
蘇許公求改
職表
五字擢英才
燕許俱以文
名

張文定制教
朝盡
薦舉勅及察
舉守令
文盎然如在
春風中

魏在盧前恥居王後張說曰盈川文如懸河酌之不竭
恥王後信魏盧前謙也今存十卷 四庫全書著錄

蘇許公授齊濟紫微舍人制右掖司言佇光於五字常袞表五

字非工張南史詩唯有英華五字表魏志司馬景

王命中書令虞松作表再呈輒不可意中書侍

郎鍾會取視爲定五字松悅服閣按本出郭頒世語何云
鍾會傳注引世語耳云魏志誤

案世語云松悅服以呈景王王曰誰
所定也松曰鍾會王曰如此可大用西掖用五字本於此三元近案
蘇許公

求改職表云乏鍾會五字之敏多王濛四年之任已明用其事沈佺期詩五字擢英才又在
蘇許公之前張南史早春書事寄中書舍人李詩云惟看五字表不寄八行書見文苑英

華二百五十六常表謝除制誥表云得以文墨侍於軒楹五字非工四年待罪見英華五
百八十八蘇頌字廷碩武功人開元中同平章事封許國公與燕國公張說以文章顯時號

燕許讀書志載蘇許公集二十
卷欽定全唐文錄其文九卷

張文定全云樂全先生張方平慶歷中草兩制薦舉勅云蓋舉類

之來舊矣三代之盛王其必由之如聞外之議

云是且啓私謁告請之弊也予不以是待士大

夫何士大夫自待之淺耶又察舉守令勅云夫

天下之大。官吏之衆。獨不聞循良尤異者之達。

予聽外臺之職。豈非闕歟。抑朝廷未有以導之。

也。其視守令。能以仁政得民。民心愛之。如古循

吏然者。宜以名上。予得以褒慰之。亦以使四方

之民。知予不專寵健吏。所貴仁者爾。尤延之。云全

尤文朗公表謂二詔大哉言乎。簡而盡。直而婉。丁寧惻

怛之意。見於言外。至今誦之。盎然如在春風中。

豈特公之文。足以導上之德。意志慮亦當時善

治。足以起其文也。何云二詔有文景風。又云向使不出於仁宗之世。則為巧言耳。○元折案。四庫全書明目錄十五別

集類學全集四十卷。宋張方平撰。宋文鑑所載方平諸制詞。今皆不在。集中蓋方平別有玉堂集二十卷。今已佚矣。一書錄解題別集類。梁谿集五十卷。禮部尚書錫山尤表。延之撰。今僅存。梁谿遺稿一卷。乃康熙中尤侗所搜輯。

文定又行范文正公參政制云。大恩之下。難為報。

大名之下。難為處。矧兼二者。可無勉哉。爾尚朝

制。范文正參政。大恩之下。難為報。

大名之下難爲處

制表切年月隸事

鄭渥厚齋草不名制天下之達尊三人臣之不名五嗣秀嗣榮王不名

夕以交修予允迪前人勤教邦其永孚于休訓辭溫雅可以見太平之象元折案史記越世家范蠡曰大名之下難以久居文定此制及前二勅昭宋

文雖俱未收

端平元年理宗十年甲午改元端平九月真文忠公除翰林學士洪

舜俞全三杏羹案錢氏大昕曰舜俞時爲中書舍人命詞曰迪惟仁祖有若臣

修朝京師於甲午之元拜內相於季秋之月歐

陽公之除在至和元年仁宗三十二年甲午改元九月歲皆甲午

用事切當如此元折案張端義貴耳集曰李大異爲廣西憲庚申年謝歷日表云歲次庚申乃藝祖開基之日朔臨戊子是我皇誕聖之辰當年正月一日戊子即茂陵元命用得親切旋召入舍人院

慶元寧宗年號初嗣秀王辭中書令賜贊拜不名鄭溥之

草制云天下之達尊二德兼爵齒以俱茂人臣

之不名五老與親賢而並隆公羊桓四傳注禮君

於臣不名者有五諸父兄不名上大夫不名盛

於臣不名者有五諸父兄不名上大夫不名盛

趙汝愚罷相制

德之士不名。老臣不名。說苑

臣術篇

伊尹曰：君之所

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

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咸淳

度宗年號

初嗣。榮王賜詔書不名。余草制用說苑事。

全云：鄭文肅公提

一字補之慶元黨人。○三元坊案：厚齋此制載四明文獻集第四卷，詞曰：孔子稱建孝之繼志，敬其所尊，伊尹言諸父之不名，是謂大順。鄭人陳朝輔注云：榮王度宗生父理宗，弟德祐元年

儀建藩屏以強王室。慶元黨禁鄭提草趙汝愚罷相制略曰：頃我家之多難，賴碩輔以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為悅任公場節利國家，無不為既隆頌戴之勳，尙期啓沃之助力。陳忱

個祈避煩言以無貶辭，免兼學士院未幾罷去。

開禧

寧宗十年乙丑改元開禧

追貶秦檜、周南仲

全云：周南

代草制云：兵

於五材，誰能去之。

左傳襄二十七年：宋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

首弛邊疆

之禁，臣無二心。天之制也。

莊十四年鄭原繁語

忍忘君父之讎

又云：一日縱敵，遂貽數世之憂。

傳二十三年：晉先軫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

年為墟，誰任諸人之責。

原注：金人南遷錄：載孫大鼎疏言：遺檜以就和檜之姦狀，著矣。嘉定之幸，復幾於失刑。

周南仲草貶秦檜制，兵于五材，誰能去之。臣無二心，天之制也。一日縱敵，百年為墟。金縱秦檜歸國，就和。南自南北自北。

閣按：南遷錄：寶退錄駁之，近漁洋文略駁之，信多子虛。亡是之辭，然載遺秦檜事，却可信。余取以補續通鑑實傳，是樓云：何云：慷慨精當。又云：諸人之責，句法未穩。宋人使事多

南遼錄 牴牾
難信
葉適謝草詔

洪野處直學
士謝表
擢列侍從
王褒中和樂
職詩
此感德事吾
何足當

衛玠玉振江
表

如此易以陸沈借對數世自得也。(全不)開禧之勅雖草而未行會侂胄已誅非幸復也宋史亦誤。(集證)南遷錄天會八年諸臣慮宋君臣復仇思有以止之魯王曰惟遣彼臣先歸使其臣順我佯不從而勉以聽或可以定忠烈王曰惟張孝純可忠獻王曰只有一秦檜可用我喜其人置之軍中試之以事外雖拒而中常委曲順從而檜始終言南自南北自北因說許某著手時只依這規模分別今若縱之歸國彼喜憤慨說事必是得志(元圻案)一書錄解題僞史類金人南遷錄一卷稱僞著作郎張師顏撰頃初見此書疑非北人語其間有曉然傳會者或曰華岳所爲也近扣之汴人張總管翼則云歲月皆抵牾不合益證其妄(吳子夏荆溪林下偶談曰)一開禧用兵韓侂胄欲以葉適直學士院草詔適謝不能既而衛涇被命草詔云云涇見適舉似誤爲墟爲成墟他日周南至適告以涇文字近頗長進然成墟字可疑南愕然曰本爲墟字何改也適方知南實代作周南字南仲吳郡人官秘書省正字以葉適薦入詞館著周氏山房集此詞見葉載秦檜降辭易松粉中衛涇字清叔華亭人徙岷山南仲媿家也淳熙十一年進士第一官參知政事封秦國公諡文節著後樂集四庫全書皆著錄

何氏欲改諸人爲陸沈(按)原詞上聯云神州自此陸沈鄰國因之坐大陸沈字已見

韓文公王仲舒銘云敷文帝階擢列侍從野處謝

敷文閣直學士表云宣布中和方歌盛德之事

擢列侍從遽復敷文之階雖借用而切當(何)云敷文句用帝

乃該敷文德舞千羽于兩階恐不可借(元圻案)漢書王褒傳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聘而上聞宣帝曰此感德事吾何足以當之野處洪邁號陳振孫云未見其全集今僅存野處類稿二卷

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

錢用正始遺音之誤

海涵地負關隴正始之道

天鐸鏘正始之音

攢奪朱之亂色

喜懼之年短長之日

朝倚門暮倚

父曰子母曰

季

月文定辨召
試
識表魏舟之
象
曹蒼舒載象
稱斤

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

此王敦語見晉書衛玠傳 晉人之稱衛玠蓋所尚者清談也正始

魏齊王芳年號胡武平啓以正始之遺音對奪

朱之亂雅案雅當作色今胡文恭集書啓中無此二語惟上知府劉學士啓有敢紆正始之音更重屈辱之禮句 陸務觀嘗

擯其誤王季海行東坡贈太師制云博觀載籍

之傳幾海涵而地負遠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

金聲恐亦襲武平之誤也若正始之清談非所

以稱坡公何正武平啓自用關隴正始之道若王准則真誤矣○元好問案老學菴筆記曰晉人所謂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永嘉正始乃魏

晉年名胡武平上呂丞相啓云手提天鐸鏘正始之遺音夢授神機攢奪朱之亂色蓋不悟正始爲年名也 胡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官樞密副使盛文恭宋史有傳著文恭集五十卷補遺一卷

胡文定以親辭成都學事云矧當喜懼之年深計

短長之日案短長字用晉李 曾文清全正茶山先生幾字吉甫 求歸侍云

朝則倚門暮則倚闥常恐失望父曰嗟子母曰

朝則倚門暮則倚闥常恐失望父曰嗟子母曰

驂駕駟馬從梁來

沛獻王以京易占兩

蟻封穴居大雨至

上官儀視草工詩

詞掩蘭臺之寫

周茂振入館謝啓
改桃萊爲桃
與謝息桃邑
菜山
古柳卯同字
青州世子東

嗟季曷敢弭忘

〔元折卷〕（書錄解題別集類下）胡文定武夷集十五卷胡安國國康侯撰其辭召試曰少習藝文不無語妙曉捐華漢纒

取理明既覺昨非更無餘習故其文集止此 四庫書不著錄 會言甫茶山集八卷原本已佚 四庫全書從采樂大典錄出皆其詩也文集未見

上官儀冊周王文識表魏舟之象詞掩漢臺之駕

上句用曹蒼舒事下句用柏梁臺詩梁王曰驂

駕駟馬從梁來或以駕爲卦引沛獻王占雨事

非也

〔集註〕（魏志鄧哀王冲傳）冲字蒼舒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

太祖大悅即施行焉○（元折案）一藝文類聚二東觀漢記曰沛獻王輔等京氏易永平五年京師少雨上御雲臺自封以周易林占之其辭曰蟻封穴居大雨將至上以問輔輔曰蹇艮下

坎上艮爲山坎爲水山出雲爲雨蟻穴居知雨將至故又以蟻爲與居 唐書上官儀傳儀字游部太宗每屬文遣儀視草工詩時人效之謂之上官體〔文苑英華四百四十四〕載上官儀

冊周王爲并州都督文作識表魏舟之象詞掩蘭臺之寫

洪景盧周茂振入館謝啓雖不若董彥遠之博如

桃萊難悟

〔簡按馮衍傳〕柱云萊字似彙文又連桃後學者輒改萊爲萊以桃萊易明桃萊難悟也啓用意懷太子注成句

柳非本

同

〔何云案〕虞翻傳注翻奏鄭康成解尚書遺失云古大傳卯字當讀爲柳古柳非同字而以爲味臣松之謂翻言爲然故劉留柳同用此字以從聲故也與日辰卯字字同音異

幼婦外孫之義女郎世子之名

〔簡按南史賈希範傳〕古家有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

海女郎 馮衍遺田邑 書 秘守不以晉 喪邑 挈瓶之智守 不假器 曹娥碑蔡邕 題文 當墮不墮達 王巨 淮陰行情調 殊麗 頭昂尾懷 青淮春浪軟 無奈脫菜時 或挑菜之大 鼎學士之大 稱 天平軍壁記 牙璋玉節賜 令狐 紂高天下以 聲

希鏡對曰此是晉司馬越女嫁荀時兒亦儷語之工者何云閣也作挑菜恐是用周益公校劉賓客詩挑菜語○三元新案○後漢書馮

衍傳一衍遺田邑書曰晏嬰臨盟擬以曲戟不易其辭謝息守郟魯以晉魯不喪其邑由是言之內無鉤頸之禍外無挑菜之利而被畔人之聲蒙降城之恥竊爲左右羞之注左傳孟孫之

家臣謝息孟孫從魯昭公如楚謝息爲孟孫守郟邑晉人來理祀田季孫將以郟邑與之謝息不可曰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猶焉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

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謝息曰古人有言挈瓶之智守不假器季孫曰吾與子桃鮮以無山與之菜作巨賈案謝息得桃邑菜山故言無挑菜之利也且爲菜字似棗文又連桃後學者

以挑棗易明挑菜難語不究始終輒改菜爲棗二百文苑載郟縣曹娥碑後三○漢議郎蔡邕聞之來觀邕題文云黃絹幼婦外孫醜曰二百年後碑家當墮江中當墮不墮達王巨周

茂振名麟之海陵人紹興十五年進士中宏詞科官知樞密院事著有海陵集○周益公二老堂詩話上○劉禹錫淮陰行何物今儀煖煖即船尾燕銜泥趁輪竿宿食長相見隔浦望行

船頭昂尾懷無奈脫菜時清淮春浪軟○黃魯直○淮陰行情調殊麗語氣尤穩切元微之白樂天爲之皆不入此律也唯無奈脫菜時不可解當待博物洽聞者說也予見古本作挑菜

特東坡惠州新年詩云水生挑菜嫩恐用此字

野處草梁叔子

全三克

制云鼎學士之大稱蓋用劉

禹錫天平軍壁記以牙璋玉節鼎右僕射官稱

之語又草葉顛左相制云學聖人之道高天下

以聲或云葉語聲高故以戲之然矜人臣以能

高天下以聲史記謂殷紂也不當用之王言元

俞平伯學記卷十九 評文 六一 中華書局

林木野然濼
清風颯至義
皇上人
得千載上
賴古書
作吏一行便
廢此事
會心處不必
在遠
為獸禽魚自
來親人
稽康絕交書
餌木黃精令
人久壽
春秋十賦工
對
熊虎狀豺狼
聲
魯馬為橫術
鶴乘軒

劉禹錫天平軍節度使廳壁記曰上方注壽治本乃以牙璋玉節鼎右僕射官稱賜東都留守令狐公曰予禪文武惟汝兼前年鎮汴州有顯庸往年弼憲宗有素貴徒得君重剛我四支（史記）般本紀帝討黃辨捷疾聞見甚數智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譽以為皆出己下（書錄解題別集類上）劉賓客集三十卷外集十卷唐檢校禮部尚書兼太子賓客中山劉禹錫夢得撰四庫全書著錄

徐淵子上梁文云林木翳然便有濠濮間想清風

颯至自謂羲皇上人（何云）自初察賀唐秘校及第啓云得知

千載上賴古書作吏一行便廢此事何云下句妙在倒用北宋人猶能翦裁

皆全句元折案（世說）言諸門朝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翫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間想覺為獸禽魚自來親人（晉書隱逸陶潛傳）潛自言

夏月盛開高臥北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淵明詩云得知千載事上賴古人書文選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曰又聞道士遺言餌木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觀

魚為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王安中字履道中山曲陽人登進士第歷官大名尹兼北京留守司公事著初稟集今存十卷四庫全書著錄徐淵子已見評詩

李宗衡春秋十賦屬對之工如越椒熊虎之狀弗

殺必滅若敖宣四年伯石豺狼之聲非是莫喪羊舌

昭二十八年王子爭囚而州犁上下昭二十六年伯與合要而

范宣左右襄十年何魯昭之馬將為櫝昭二十九年衛懿

珍微宋微身

難續斷尾象
齒焚身

虞不臘矣吳
其沼乎

好魯以弓請
謹守寶

賜鄭以金盟
無鑄兵

泉台蛇毫社
鳥

歐陽試左氏
失經論

晏元獻牡丹
歌詩表

神雀頌五人
稱羨

重陽和詩第
三等

之鶴有乘軒。閔二年何云此聯去將有二字為佳于奚辭邑而衛人假之

器。成二年晉侯請隧而襄王與之田。僖二十五年星已二終

魯君之歲。襄九年亥有二首絳老之年。襄三十七年作楚宮見

襄公之欲楚。襄三十一年效夷言知衛侯之死夷。哀十二年雞

憚犧而斷其尾。昭二十二年象有齒而焚其身。襄二十四年何云二句工

矣而事不虞不臘矣。僖五年吳其沼乎。哀二年好魯以弓請謹

守寶。昭七年賜鄭以金盟無鑄兵。僖八年蛇出泉臺聲姜

薨。文十三年鳥鳴毫社伯姬卒。襄十三年州試左氏失之經論中云石言子晉神降于莘

外蛇觸而內蛇傷新鬼大而故鬼小雖不中人猶傳誦之但經原本定作巫出范甯殿梁傳字

巫者謂多敘鬼神之事也○元圻案葉石林避暑錄話下謂歐陽公為舉子時客贛州秋試

左氏失之經論云云主文以為一場警策遂擢為冠與年譜異

晏元獻進兩制牡丹歌詩表云永平後漢明帝神爵之頌

孝明稱美者五人正元重九之篇德宗考第於

二等。全云見宋文按論衡佚文云永平中神雀羣集詔

三宰相詩無優劣

寧皇服藥赦文
陳正甫以詞學中等

盧思道賀甘露文
神漿天酒
疑照三階之下
水澤腹堅土

上神雀頌百官上頌文比瓦石唯班固賈逵傅

毅楊終侯諷何云侯五頌金玉孝明覽焉正元事

見劉太真傳閣按見劉太真傳謂新唐書若舊唐書則見德宗紀貞元四年九月癸丑賜百寮宴於曲江亭仍作重陽賜宴詩大權賜之羣臣畢和

上品其優劣以劉太真李紆為上等純昉于召為次等張濛殷亮等二十人又次之唯李晟馬燧李泌三宰相之詩不加優劣元圻案新唐書劉太真傳文同于召作邵晏元獻

臨川集三十卷二府二十卷皆不傳今但存元獻遺文一卷四庫全書著錄

寧閣按寧當作壽下同皇服藥赦文陳閣按陳當作倪正父所草也雖不

明不敏有辜四海望治之心然無怠無荒未始

一毫從己之欲天下誦之謂寫出寧皇心事全云

閣改亦未可據俟考元圻案羅大經鶴林玉露十三載此一聯亦謂陳正甫之辭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乙集陳正甫諱貴誼以詞學中等成如梓庶寮老學菴談下謂程學士

卿寧宗遺詔云雖不明不敏有愆四海望治之心然無怠無荒未嘗一日縱己之欲人以爲晝就一寧宗云云故謝山云閣改未可據

盧思道在齊爲百官賀甘露云神漿可挹流味九戶之前

天酒自零疑照三階之下全文見初學記二常袞中書門下賀雪云

重陰益固應水澤腹堅之時積潤潛通迎迎土膏

青服起
大履耽耽九

戶開闢
明堂九室九

戶
華山仙掌承

露鼎
立三階受要

俗語皆有所

爾有利市費

賈不為折

閔不市

為家數甚多

誰謂伏事淺

分付諸客歲

盡交代

且為區處

為我多謝問
趙君
卸賜布帛帷
帳什物
一切事自由
不檢錄
輒續方曉示
事付主者各

脈起之候。(全文)見文苑英華皆儷語之工者。(元折案) (文選) 大履耽耽

耽九戶開闢注大戴禮曰明堂古有之凡九室鄭注曰天子路寢制如明堂然則既有九室室

有一戶也。(虞恭鼎錄) 宣帝甘露元年於華山仙掌鑿一鼎鑿家甘露刻其文曰萬國伏胎

長久鑄神鼎承天酒。(管子) 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要注君之路寢前有三階 (張衡東京賦) 農

天酒甘露也。(管子) 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要注君之路寢前有三階 (張衡東京賦) 農

祥晨正土膏脈起注國語說文公曰太史順時視土農祥晨正土乃脈發太史告

復曰土膏其動率昭曰脈理也膏土潤也。盧思道字子行苑陽人隋書有傳

俗語皆有所本。如利市出易說卦。為近利市三倍 (方樓山云) (玉篇) 載說卦作近市利三倍

左傳。(昭) 十六年 (爾) 難為人所出表記。君子以義度人。擔負出詩

玄鳥箋。百種是荷箋謂 擔負天之多福折閱出荀子。(修身篇) 賈 不為折閱不市生活出孟

子家數出墨子。(銜同篇) 天下 為家數也甚多服事出周禮大司徒。十有 二曰

服事 伏事出陸士衡詩。為吳王郎中時從陳梁作 誰謂伏事淺契關論三年分付出漢。游俠

原涉傳。分付 諸客交代出蓋寬饒傳。及歲盡交代 又白虎通說封禪必 於泰山何萬物之始交代之處

區處出黃霸傳。卿部書言霸具為區處 (又) 發敬傳 傲以耳目 發起賊名區處師古注區謂居止之所也多謝出

趙廣漢傳。至府為我多謝 問趙君丁寧出詩采薇箋。丁寧 歸期定其心也 (方樓山云) 丁寧

字義本借用左傳著於丁寧語。(案後漢楊 賜傳) 賜上書有災異屢見前後丁寧之語什物出後漢宣秉傳。即賜 布帛

翁莊困學紀聞 卷十九 評文 八 中華書局聚

有主者
幹吏卑末習

讀程式
布施優裕

百行行頭皆
官師

臣敢煩當日
地主歸線

不得舉杯相
與愧悵

比當相料理
差長進勤於

長進
當復更治徒

棄功夫
蹕夷之儀婁

見端不如見
本分

老措大毋妄
沮吾事

崔慎由拗木
林措大

要假長安本
色

古老之人無
聞知

輟惟什物注軍法五人為伍二五為什則
共其器物故通謂生生之具為什物

示出

循吏

童恢傳

吏人有違犯無法輒隨方曉示
前漢班超傳今曉示康居王

主者出劉陶傳

事付主者又主者且夕迫促

閣按亦見劉陶傳前樂巴傳
方樓山云

意智出

鮮卑傳

蔡邕諫伐鮮卑議意
智益生才力勁健

卑末出樂巴傳

雖幹吏卑末皆
輒令習禮程式

告示

出荀子

原注仁者好告示人○榮辱
篇閣按今仁作人

布施出周語

原注布施優裕
淮南子主術訓為

惠者尙布
施也

比校出齊語

合量客比較
民之有違者

行頭出吳語

百行行頭
皆官師

日出晉語

史黯曰主將讓讓而竟
不聞臣敢煩當日

地主出左傳越語

閣按左
傳止有

東道主

繼序案地主歸線見哀
十二年越語四鄰地主正之

相於出晉后妃傳

左貴嬪雜思賦况
骨肉之相於今永緬

蔽而兩絕

又孔融書閉僻疾動不得
輿足下岸曠廣坐棄杯相於以為惜悵

料理出王徽之傳

卿在府日久比
當相料理

長進出和嶠傳

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詣之
志吳張昭傳長子承勳於長進

消息出魏

少帝紀

齊王芳嘉平六年母邱後上言昔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城中遣士劉整出
圍傳消息為賊所得方心醉云易豐卦象傳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

功

夫出王肅傳

閣按王肅傳無亦出少帝紀
悉作又泰極已前功夫尙少功夫字凡再見三少帝紀齊王芳正始

手

七年詔曰吾乃當以十九日親祠而昨出
已見殆道得兩當復更治徒棄功夫

普請出呂蒙傳

孤普請諸將咨
問機宜

不能宣備
家公執席妻
致意辱公尋
逐初賦不能
家羸弱不能
收拾更尋思
使歸世情
不識爲失
阿誰爲失
來場至爾
將軍罷休就
會
計今見在者
牽帥老夫以
至此
先輩居士道
人
主人翁習知
之
使樂成小家
子得幸
其不中用趣
自避退
卿是我輩人
羣賊兩兩相

下出太史慈傳

（注江表傳）策謂慈曰先君手下兵數千餘人盡在公路許又曰卿手下兵宜將多少自由意

牢固出

陸抗傳

吾寧棄江陵而赴西陵况江陵牢固乎 焦氏易林金梁鐵柱十年牢固

鄭重出王莽傳

非皇天所以鄭重降

符命
之意
分外出魏程曉上疏

（程曉傳）上不責非職之功下不務分外之賞

小却出宋

紀（閩按）出武帝紀 武紀下小却可以會稽江州處之

間介出

馬融

長笛賦

（原注）閉介無 漢○見文選

羅出南史顧歡傳

譚爽之儀婁羅之辯 婁羅一作樓羅蘇鵬演義曰樓羅者幹辦集事

措大出五代東漢世

之人
本分出荀子

（原注）見端不如見本分 非相篇

措大出五代東漢世

家

老措大毋妄沮吾軍 字 集難 寒山子詩 箇是何措大時來省南院

（閩按）已見通鑑 唐文宗考異 何石 寒山詩 已有措大字

（通鑑）唐紀文宗太和九年考異

曰皮光業見聞錄曰崔慎由寓直有中使引至一小殿見文宗坐於殿上二廣徑登階面疏文宗通惡上唯俯首又曰不爲此物木枕措大不合更在此坐矣街談以好物爲物木枕仍戒慎

由曰事泄卽是此措大也 慎由歸送金腰其事

假開出王峻傳

俟假開當爲卿行

本色出唐劉

仁恭傳

旄節吾自可爲要假長安本色耳 旄節吾自可爲要假長安本色耳 旄節吾自可爲要假長安本色耳

（晉書天文志）凡五星不 失其本色而應四時者吉又（唐柳仲郢傳）嘗有本色官

古老出

書無逸注

古老之人無所聞知 表曰一宣太平之風化聽古老之誦語

商量出易商兌

注

商量裁制 之謂

不宣備出楊德祖答臨淄侯

（原注）不能宣 備 見文選

生

人婦出魏杜畿傳

（注）臣前所錄皆亡者妻 今儼送生人婦也

私名出列子

（黃 帝篇

視

檢

紀

火

加

大

知

事

若

國

膠

墨

錄

狀

學

終

敘

加

留

數

百

長

生

一晉范氏有子曰子華

家公出莊子

原注主人公也

妻執巾櫛李頤集解云主人公也

致意出晉簡文紀

閻按亦出徐綽傳

致意尊公孫綽傳相逼

傳語出後

漢清河王慶傳

令慶傳語

收拾出光武紀

吏人死或在壞垣

不能收拾

尋思出

劉矩傳

以為忿恚可忍

不審出韓

詩外傳

不審從何肢解始也

不審出韓

世情出纏子

原注不識世情

爾來出孔明

出師表

爾來二十有一年矣

爾來出元賦

迴志場來從元謀

呂氏春秋膠鬲見武王於洧水曰西伯場來無我欺也

不周

和買出左傳正義

昭十六年正義

阿誰出蜀龐統

傳

阿誰為失

將軍罷休就舍

慚愧出齊

語

安排出莊子

比數出周禮大

司馬注

見在出

稟人注

亡者闕之注闕猶除也

前與先後有瓜葛者輒訓導擊解發遺鈍悶已終近局本貫十少府見錢多

見在者見在先見列子仲尼篇又後漢楊震傳護同產第威今猶見在孩兒出書康誥注愛養人如安孩兒赤子

老境出曲禮正義七十曰老而傳者六十至老境而未全老七十其老已全故言老也牽帥出左

傳襄十年牽帥老夫以至於此先輩出詩采薇箋今薇生矣先輩可以行也如今出杖

杜箋征夫如今已閉暇可歸也居士出玉藻居士錦帶注居士道藝處士也可人出雜記

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注言此道人出漢

京房傳道人始去塞浦水為災寄居出息夫躬傳漢地理志代郡道人縣注本有仙人遊其地因以為名

某甲出周禮天官職內注若言某月某日某甲詔書出某物若干給某官某事密康

道士出新序原注介子推云新序節士篇介子推曰謁而得位道士不居也爭而得財廉士不受也王莽傳

王涉素養道士西門君惠兩道士義似異家誠曰某甲者知我事道士出新序王莽傳

家子出漢霍光傳使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不中用出史記外戚

世家王尊傳閩按秦始皇本紀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外戚世家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出歸之王尊傳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

賢我輩人出晉石苞傳苞見吏部郎中許允求為小吏允曰對岸卿是我輩人當相引在朝廷

出樂志閩按出顧臻表曰今夷狄對岸對岸二字用於敵國奇吳志周訪訪誘曹休曰今使君若從皖道進住江上訪當從南對岸壓口為應十

八九出漢丙吉傳（原注）至今十八九矣浩大出後漢馬寥傳（原注）毛

（方樓山云）前漢匡衡疏已有廣心浩大語（馬廖傳）浩大之福莫尙於此兩兩相視出周嘉傳（原注）毛

字（獨行周嘉傳）羣賊入汝陽城嘉從太守何敞討賊白刃交集嘉乃擁斃以身扞之請以死贖羣賊於是兩兩相視曰此義士也年紀出光武

紀（建武十五年詔下州郡檢覈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兩都賦序（神爵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為年紀二義不同）雜碎出仲長

統傳（百家雜碎）細碎事手下出吳呂範傳（原注）兩手下皆出請用從火合少成多出

（何孟）手下前已出太史慈一條（呂範傳注）江表傳策曰子衡卿既上大夫加手下已有大衆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碎事乎

中庸注（原注）中庸注無（方心醇云）今夫天斯昭昭之多節注言天地山川皆合少成多積小致大今本注疏脫去五字耳（案衛禮記集說一百三十四）

今夫天節引鄭注正有皆合少成多五字若干出禮記曲禮投壺（方樓山云禮記出於漢儒（按漢賈誼傳）陳政事

疏已有若干二字（曲禮）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投壺）某賢於某若干純又儀禮數射算數曰若干純（賈誼政事疏）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如

千出陳（文學）何之元傳（見之元所作梁典自序）膠加出九辨（原注）

（原注）畔牢愁集韻愁音况一國之事矣亦多端而膠加牢愁出揚雄傳（原注）畔牢愁集韻愁音曹（漢書揚雄傳）旁惜

謂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注李奇曰畔離也牢聊也與君相離愁而無聊也墨屎出列子（原注）音眉癡（力命篇）墨屎單至嘖喧懸懸

四人相與遊於世殷敬順釋文音眉癡方言墨屎江淮之間謂之元賴（廣雅云）墨音目屎作欺自此二十人智巧牙行兩兩相背而能相與和同終年者各任其真性故也冗

長出陸士衡文賦

故無取乎冗長

無狀出史記夏本紀

鯨之冷水

無狀 擘畫出淮南子

要略篇 擘畫人事之終始

前定出中庸細作出

左傳釋文

宣八年陸氏釋文謀反問也今謂之細作雅釋言閉倪也郭注左傳謂之謀今謂之細作

敘致出世

說識警謂王夷甫敘致既快事加有理

留連出後漢劉陶傳

留連至今莫肯求問

問息耗

出寶后紀數呼相工問息耗見后者皆言當大尊貴

已分出魏文帝書

魏志王粲傳注太子與寶書

謂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

物色出淮南子

閩按何不云出月令之月察物色課比類月令仲秋之月察物色必

比類

本師出史記樂毅傳

贊曰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

祖師出漢

外戚丁姬傳

易祖師丁將軍之元孫林傳丁寃易家之始師

生熟出莊子

天道篇生熟不盡

於前而積斂無涯

有瓜葛出後漢禮儀志

注閩按出禮儀志注引蔡邕獨斷曰凡與先后有

瓜葛 發遣出陳寔傳

鄰縣人戶歸附者寔輒訓導警解發遣明帝紀發遣邊人在內郡者

天然出賈

逵傳

陛下通天然之明建大聖之本徐樂傳陛下天然之聖寬仁之資

前書

新鮮出太元

務次二新解自求珍

悶出淮南子

寶冥訓純温以洽鈍悶以終若未始出其宗是謂大通高誘注鈍悶無情也

誇張出列子

天瑞篇詩張於世

惇惓出

王褒

洞簫賦

惇惓瀟瀟漫亡稿失嗜注掉蒼曰噉噉寂靜也噉噉與惇惓音義同

近局

梁簡文爲子
辭封表
黃童對日食
况月
熙祖聰慧封
廣陵
明帝數歲岐
嶷
童爲荷戟入
棹
楚王似晉封
文

出陶淵明詩

歸田園居詩 魏我新熟酒雙雞招近局
劉熙釋名二釋言語篇 曲局也相近局也

提撕出詩

抑箋

親提撕其耳 本貫出晉江統論

江統傳 止有本種無本貫
晉書 徒戎論曰各附本種反其

舊土又曰申論

十字街出北史李庶傳

庶傳 庶附李諧傳 劉家在
七帝坊十字街 庶諧之子也

見錢出漢書王嘉傳

賞賜節約外戚貲千萬者少故少府見錢多也

梁簡文爲子

大心 辭封

表云日蝕之餘無黃童之

對荷戟入棹異子烏之辨

何云二語未工

又

爲長子大器讓 云熙

祖流聰慧之稱方建臨淮之國元仲表岐嶷之

質乃啓平原之封

原注荷戟入棹揚雄童爲事熙祖晉太子適字元仲魏明帝字

元豐末皇弟

似封晉寧郡王制全用熙祖元仲一聯然熙祖

非美事也

何云在元帝用之則可元仲事在今日藩臣亦當避古人不拘 元

師不見而瓊以狀聞太后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况瓊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

晉書懷太子傳 適字熙祖惠帝長子幼而聰慧武帝愛之時望氣者言

廣陵有天子氣故封爲廣陵王惠帝即位立爲皇太子九年廢賈后嬖詔使黃門孫慮害之

魏志明帝紀 諱數字元仲文帝太子也黃初三年爲平原王注魏書曰帝生數歲而有岐嶷之姿
集證 東都事略楚王似神宗之第十
三子元豐間封和國公哲宗即位封晉寧郡王

城表
王元之劉元

芝蘭之性終
香

葵藿以誠向
太陽

水萬折必東
似意

盈不求概似
度

趙元鎮移言
陽軍表

了翁表如嚴
霜烈日

劉歧爲父辨
冤啓

王禹偁筆小
畜名集

驢非驢馬非
馬

鳥不爲鶻不
鶻

遂謂民帶
牛佩犢

史疾語楚王
鶻爲

狐非狐貉非
鶻

王元之

禹偁到黃州謝上

表風摧霜敗芝蘭之性終香日遠天

高葵藿之心未死劉元城

安世元符末自貶所起師鄆嘗過闕謝

表云志存

許國如萬折而必東忠以事君雖二已而無愠

公坐是遂不得入見

斯言可以立懦志

闕按趙元鎮移言陽軍表云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尤以此

言致不食卒可悲也○元圻案說苑雜言孔子曰夫水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萬折必東似意曹植表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回光然

向之者誠也宋費孝梁溪漫志謂元城此語與陳了翁表進尊堯集序云愚公老矣益堅平險之心精衛眇然未捨填波之願皆氣節凜然如嚴霜烈日劉歧爲其父舉辨冤啓

云晚歲離騷魂竟招於異域平生精爽夢猶託於故人語亦悲壯書錄解題別集類小畜集三十卷外集二十卷知制誥濟陽王禹偁元之撰自序曰平生所爲文類而聚之得三十

卷將各其集以易自茲遇乾之小畜象曰君子以懿文德未能行其施但可懿文而已

驢非驢馬非馬

原注漢西城傳

鳥不鳥鶻不鶻

原注戰國策何云見史疾爲韓

使楚言失其識也

可以爲對

闕按後魏宣武孝明民間語曰狐非狐貉非貉

傅景仁伯壽二云烹羔羊

魚羔唯帶牛佩犢可對

何本載闕云上有實下句虛似非一類元折案漢西城傳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

非馬若龜茲王所謂贏也戰國策史疾爲韓使楚有請止於屋上者曰請問楚人謂之何王曰謂之鶻謂之鳥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國有柱國令尹司馬典令其令官置吏必曰廉潔

勝任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鳥不爲鳥鶻不爲鶻也漢書龔遂傳爲渤海太守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王汾原曰國語黍不黍稷不稷

絡不黍稷不

組似組給似

受寶璽賀表

西王母獻白

環玉玦

惟饒珍羽

諸山得銀錢

答韓魏公周

益公詔

處分十道救

雷孝友乞祠

不允詔

華陽集詩稱
至寶丹

爾雅組似組給似給亦可對 傅伯壽晉
江人隆興元年進士紹熙中官浙西提刑

嘉定受寶璽南塘賀表云函封遠致不知何國之

白環珠刻孔章咸曰寧王之大寶原注宗室入翰苑者三
人彥中汝談汝騰○元

圻案竹書記年帝舜九年西王母來朝獻白環玉玦
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納惟饒
之珍羽受王母之白環注引帝王記曰堯時惟饒氏來貢沒羽西王母慕舜之德來獻白環

杜詩洗兵馬云不知何國
致白環復道諸山得銀錢

王岐公全云圭
字禹玉答韓魏公詔豈朕鬱於大道未昭治

亂之原將卿保其成功自潔進退之分崔大雅

名教答周益公詔豈朕不德未達好賢之誠將卿

既明自全引退之節蓋傲其意何云既明句六朝有之四六
當行語也且文義無傷集

證按張九齡處分十道朝集使教云豈朕之不德感致所然為庶尹所能已極於此唐人
筆逕已如是○元圻案真文忠雷孝友乞祠不允詔云而卿何嫌何疑亟求於引去豈朕

不明不敏弗足以有為又倒用其法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別集類華陽集六十卷附錄十
卷宋王珪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其文多遺闕之體其詩善言富貴當時謂之至寶

丹

鄭安晚再相閣按安晚清之號再相
於淳祐七年四月應之道全云應參政
餘號其正草制云

溫公乞佐文
彥博除拜爲
節使除拜爲
納節
王曾再登揆
席
大師平章軍
國重事
執政就咨謀
常程文書委
其下
尊優正相諸
儀
首相次相領
院
黃伯庸賀雪
表
袁安臥雪不
千人
李愬雪夜破
蔡州
上天同雲平
地尺雪
李公甫表用
啗麩等
黃文士
街文士

彥博重入中書特令納節。王曾再登揆席。俛就

集賢。

元折案李燾續通鑑長編二百七十六哲宗元祐元年四月司馬光曰臣蒙恩擢爲首相自知智力淺薄歷事未多故乞陛下用文彥博以太師兼侍中行左僕射

而臣佐之今苑純仁朱光庭以爲彥博元老師臣不可煩以吏事此在陛下裁度若以正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令五日或六日一入朝因至門下中書都堂與諸執政商量重事令執政就宅

咨謀其餘常程文書只委僕射以下簽書發遣如此亦足以尊大臣優老臣矣平章軍國重事句下注云彥博今以節度使守太師猶是使相若解節去守則爲正太師位冠百僚在宰相上

元祐元年五月詔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已降旨令獨班起居自今赴經筵都堂凡同三省樞密院奏事並序位在宰相之上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中唐節使除僕射尙書侍郎謂

之納節長編一百十六仁宗景祐二年二月樞密使吏部尙書同平章事王曾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春明退朝錄上本朝置二相昭文修文首相領焉集賢次相

領焉

黃伯庸

名暉若豐城人

爲賀雪表云招徠衆俊無晝臥洛陽

之人獎勵二軍有夜入蔡州之志語工而健

原注

上天同雲平地尺雪范蜀公表也周益公用之○元折案招來衆俊擬勵三軍或作列賢才於庶位激土氣於三軍後漢書袁安傳注汝南先賢傳曰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自出

案行見人家皆除雪出至袁安門無有行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臥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韓退之平淮西碑曰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

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鶴林玉露六謂黃伯庸代宰相賀雪表云云詞意壯切真空相事李公甫表云漢使啗麩未必得匈奴之要領楚軍挾纊惟當

堅祈父之爪牙語雖巧頗牽強周益公送黃伯庸書若序曰豐城黃君伯庸爲廬陵宰示予古律詩二百篇用意高遠屬辭清新摹寫物象莫能遁形繼出雜文一篇議論正大古賦恢

閔碑誌詳雅四大温淳
是可爭文士之衡矣

耿直之守京口復陳少陽東之後曰如可贖兮百

身猶將宥之十世元圻案厚齋擬舉廉吏詔云朕灼知有後護保受民
惟前代迪厥官不肩好貨凡正人蓋其行庶幾成風又克

正罔敢弗正既昭德以塞違進良以率不良與勵精以更改又人之有
獻有守具以實言予其懸賞懸官亦克用勸亦用全句耿直之名兼

億載萬年為父為母韓退之元四海九州悉主悉臣退之

西碑 迂齋樓坊對

李顯忠復節鉞汪聖錫全三玉山先草制云念秦伯用

孟明之意與馮唐面文帝之言又云與人之周

庶幾得頗牧而能用共武之服爾其繼英衛之

善兵元圻案左傳文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
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責也史記馮唐傳陛下法太

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尙坐上功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
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尙復以為雲中守唐太宗封李

勳英國公李靖衛國公汪藻草張俊除兩鎮節度使制執干戈而衛社稷居存蹇蹇之忠
安邊境而立功名躬履堂堂之陣又韓世忠除兩鎮節度使制豈惟蹇蹇而匪躬每見多多

而益善又迎敵鼓行席待前茅之偵擒囚歸報遂成獨柳之誅又見無禮於君爾既殫於忠蹇
歸歛至於廟我何愛於寵褒朱子稱玉山制語温雅典實得王言體為近世第一浮溪蓋道

耿乘復陳少
陽後
如可贖兮百
身猶將宥之十
世
克正罔敢弗
正
進良以率不
良
人之有獻有
守
子其懸賞懸
官
億載萬年為
父為母
四海九州悉
主悉臣
李顯忠復節
鉞制
秦伯用孟明
馮唐持節赦
魏尙
英國衛國公
善兵

舉人周與人
查文帝法太明
張韓除節度
使制
蹇蹇匪躬多
多益每
前茅之偵獨
柳之誅
汪玉山制誥
第一
壽皇尊號詔
率百官若帝
之初
於萬年受天
之祐
周益公辭免
表
真文忠草貸
盜賊詔
赤子盜弄潢
池兵
天下豈有白
頭賊

夫先路也。（四庫全書總目）文定集二十四卷宋汪應辰撰應辰字聖錫信州玉山人初名洋紹興五年登進士第一高宗爲改此名官至敷文閣學士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宋史藝文志載其集五十卷

倪正父思草壽皇尊號詔云率百官若帝之初。何云此宋

人笨不講非常之禮於萬年受天之祐聿迎滋至

之休周益公辭免表云遜于及斯伯與敢忘稽

首有若號叔閔天尚助迪威正父答詔云及斯

伯與固可遜未聞虞帝之必從號叔閔天雖曰

賢蓋視周公而不及。（何云）不如但作維遜固賢

真文忠爲原貸盜賊詔（案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云弄潢池之

兵諒非爾志烈崑岡之火亦豈予心又云自有

宇宙至於今日未聞盜賊得以全軀。（陶侃說王貢曰）天

其言足以感動人心。（元折案）漢書循吏龔遂傳海濱遐遠不露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

兵於潢池中耳 岳珂程史
載此二聯云上稱其得體

王卿月為澹菴制云吾寧身蹈東海
何云此句即是封事末句所以尤工獨

仲連不肯帝秦至今名重泰山
微相如何以強

趙集證胡銓疏曰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也又云願斬秦檜王倫孫近三人頭竿之業街羈留金使責以無禮徐與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軍能處小朝廷求活耶○元折案史記魯仲連傳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彼即肆然而為帶過而為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又云廉頗藺相如傳太史公曰方藺相如引璧晚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樓攻媿太府卿王公墓誌曰公諱卿月字清叔台州人乾道五年進士擢用為文字官嘗草胡公銓詞云云人多稱之

盧肇海潮賦後序馬褐牛衣原注古未有對者何云馬褐出左傳全云原注是正文○元折案

唐文粹五盧肇海潮賦後序曰爛額焦頭方思馬褐捉襟見肘久困牛衣左傳定八年公侵齊攻陳邱之郭主人焚衝或爛馬褐以救之注馬褐馬衣漢書王章傳章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注牛衣編亂麻為之即今俗呼為龍具者程大昌演繁露二龍具之制不知何若案食貨志董仲舒曰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然則牛衣編草使暖以被牛體蓋養衣之類也

崔大雅草史直翁制云皇祐之詔一老設几以須

熙寧之遇四臣齎書而訪尚有斯禮勿遐爾心

原注二老杜衍任布四臣韓富文會閣按杜衍傳皇祐元年詔陪祀明堂都亭驛設帳具几杖待之稱疾固辭任布傳並同而仁宗本紀不載○元折案長編二百六十

王卿月為澹菴制云吾寧身蹈東海
何云此句即是封事末句所以尤工獨

仲連不肯帝秦至今名重泰山
微相如何以強

趙集證胡銓疏曰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也又云願斬秦檜王倫孫近三人頭竿之業街羈留金使責以無禮徐與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軍能處小朝廷求活耶○元折案史記魯仲連傳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彼即肆然而為帶過而為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又云廉頗藺相如傳太史公曰方藺相如引璧晚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樓攻媿太府卿王公墓誌曰公諱卿月字清叔台州人乾道五年進士擢用為文字官嘗草胡公銓詞云云人多稱之

盧肇海潮賦後序馬褐牛衣原注古未有對者何云馬褐出左傳全云原注是正文○元折案

唐文粹五盧肇海潮賦後序曰爛額焦頭方思馬褐捉襟見肘久困牛衣左傳定八年公侵齊攻陳邱之郭主人焚衝或爛馬褐以救之注馬褐馬衣漢書王章傳章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注牛衣編亂麻為之即今俗呼為龍具者程大昌演繁露二龍具之制不知何若案食貨志董仲舒曰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然則牛衣編草使暖以被牛體蓋養衣之類也

崔大雅草史直翁制云皇祐之詔一老設几以須

王卿月為澹菴制
仲連不肯帝秦
至今名重泰山
微相如何以強
趙集證胡銓疏曰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也又云願斬秦檜王倫孫近三人頭竿之業街羈留金使責以無禮徐與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軍能處小朝廷求活耶元折案史記魯仲連傳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彼即肆然而為帶過而為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又云廉頗藺相如傳太史公曰方藺相如引璧晚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樓攻媿太府卿王公墓誌曰公諱卿月字清叔台州人乾道五年進士擢用為文字官嘗草胡公銓詞云云人多稱之

盧肇海潮賦
馬褐救焚
王章疾臥牛衣
編亂麻為龍具
崔大雅草史直翁制
帳具几杖待杜任
手詔韓富文會詢禮

待遇契丹使臣

呂成公代父

謝官啓

杜牧一麾江

海

黃州齊安郡

本楚地

池州秋浦縣

本鄣郡

昭明因魯美

封貴州

蔣良貴託代

謝啓

漆室女憂園

葵

效老人之結

草

真文忠辭疾

除拜詔

二神宗熙寧八年四月契丹使臣蕭禧之再來上賜韓琦富弼文彥博曾公亮手詔詢以待過之禮禦備之方

呂成公代其父倉部自黃州易守池州謝宰啓云爰

考唐朝有杜牧把麾之舊其臨秋浦亦齊安解

組之餘雖後先遷徙之偶同顧今昔風流之非

匹（元折案）此啓全篇在東萊遺集卷二（唐書杜牧傳）牧歷黃池睦湖四州刺史（杜牧登樂遊原詩）欲把一麾江海去樂游原上望昭陵（元和郡縣志二十七）黃州

本春秋楚地後又為黃國之境蕭齊于此置齊安郡開皇三年罷郡置黃州因古黃國為名也又二十八池州本漢鄣郡之域吳于此置石城縣梁昭明太子以其水魚美故封其水為貴池

開皇中於此置秋浦縣永泰二年江西觀察使李勉奏置池州取貴池以為州號也

端平初濟王夫人吳氏復舊封其父與蔣右史良

貴有連良貴託先君代為謝丞相啓其末聯云

孤忠未泯敢忘漆室之憂葵厚德難酬願效老

人之結草良貴稱賞（元折案）（列女傳）魯漆室女倚柱而嘯曰吾憂君老而太子少也隣婦曰此魯大夫之憂女曰昔晉客

舍吾家繫馬于園馬佚踐吾園葵使吾終歲不厭葵味魯國有難獨安所避乎 蔣良貴名重珍無錫人嘉定十六年進士第一理宗朝歷官美其殿修撰刑部侍郎諡忠文

真文忠除參政辭以疾趙南塘草詔曰漢御史大

漢宣舊恩封
丙吉
未獲報疾必
愈
賢卿甚于德
吉
何憂以疾辭
亭侯
有陰德者必
有陽報

鄭威除謝
章
不掛權恩不
沾相潤
潛公馮翊死
錢

夫吉當封病上憂之。夏侯勝謂必瘡。果然後遂

至相。朕之賢卿甚於宣帝之德吉也。卿其親醫

藥自厚。且先即舍拜命。少間可就車。朕遣黃門

召見卿矣。此詔有西漢風。（元折案）漢書丙吉傳：宣帝詔曰：朕微

詩不云：虛無德不報其封吉為博陽侯。臨當封吉疾病上憂吉疾不起。太子太傅夏侯勝曰：臣聞有陰德者必獲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非其死疾也。後果病瘡。後五年代魏相為丞相。

（說苑復恩篇）：卿吉有陰德於孝宣皇帝。徵時孝宣即位。衆莫知吉亦不言。帝聞將封之。會吉病甚。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之有陰德者必獲其樂。以及其子孫。今此未獲其

樂而病甚。非其死病也。後病果瘡。封為博陽侯。三國志十二：魏何夔文帝踐阼。封成陽亭侯。邑三百戶。疾病屢乞遜位。詔報曰：蓋禮賢親舊。帝王之常務也。以親則君有輔弼之勳。焉以

賢則君有醇固之茂。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今君疾雖未瘳。神明聽之矣。君其即安。以順朕意。此詔則隱取夏侯勝之語。南塘名汝談著《庸齋集》原本久佚。《四庫全書》從永樂大

典錄出僅存六卷

鄭威愍公驥 新除謝上章云：關陝六七任。不掛權

臣之橫恩。崇觀崇寧大觀徽宗年號二十秋。靡沾故相之餘潤。

公之大節如此。馮翊之死義。其處之有素矣。（元折案）

（一）楊誠齋跋鄭威愍公事曰：公玉山人。擢進士第。增康間守同州。城破死。于難。公名驥。字潛公。

傅至樂啓至

章說

東門之柳自

凋

元都之桃何

在

楊國忠訴鄭

侯柳詩

遊元都觀兩

題詩

財色管刀刀

頭蜜

井眉瓶動常

危

張說除拜不

草詔者

張克明上朱

子啓

行藏倚樓勳

業看鏡

朱子跋免解

啓自感

傅至樂各自得已上周益公啓云東門之柳自凋元都

之桃何在彼刀頭之舐蜜得未鎔銖况井眉之

居瓶况如夢寐蓋指張說也元折案全唐詩話鄭侯家傳云賦詩曰青青東門柳歲晏復惟悴楊

國忠訴於明皇上曰賦柳為讖卿則賦李為讖朕可乎宋王得臣墨史劉禹錫遊元都觀

舊無桃花貞元末至京師則有道士植桃滿觀如紅霞賦詩曰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

花回元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太和初重游元都觀已漫然無一枝再題詩曰百畝

庭中半是苔桃花淨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四十二章經佛言財

色於人人之不捨管如刀刀有蜜不足一渣之美小兒舐之則有割舌之害漢書游俠陳

遵傳揚雄作酒箴其文為酒客難法度士譬之於物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

臨深動常近危張說開封人以父任為右職娶壽聖皇后女弟乾道七年三月除簽書樞密

院事張栻在經筵力爭之苑成大不草詞遂罷說知袁州八年復簽書樞密院事李衡王希呂

文章論之莫濟不書錄黃周必大不草詔皆被斥予祠自此聲勢赫然無敢攪之者九年仍拜

同知樞密院事淳熙元年帝廉知說欺罔數事命范仲芑究之湯邦彥又劾其姦職責居撫州

三年許自便卒於湖州

或上朱文公啓云行藏勳業銷倚樓看鏡之懷窈

窈窕崎嶇寄尋壑經邱之趣閣按何肥瞻曰此免解張克明啓中自敘語朱子謂此老子心事也此公方求試

南宮而輒以自與何哉有跋載大全集中時為庚子至前一夕方知南康軍屢請祠而未允明

年閏三月遂去郡東歸今但云上朱子似小誤何云記是其人自述語朱文公謂其方

就省解未宜遽及此于吾今日所處却合厚齋似偶誤俟假大全集考之又云跋免解張克

明啓云元折案朱子跋免解張克明啓曰行藏勳業云云此老子心事也此公方欲求試

翁注困學紀聞卷十九評文六一中華書局聚

三甲一丁
背無三甲腹

無三壬
管轄言不壽

徵
挽兩石弓不

知一字
宋正甫詩新

奇工綴
大敵勇小敵

怯
今日是前日

非
步騎千餘破

尋邑
覆圍去者半

存者半
孔門益者三

損者三
毛憲守長沙

謝啓
昌黎荆潭倡

和詩序
湖之南壤地
二千里

南宮而輒以自與何哉然予亦濡滯於此而未得遂其所懷也三復其言爲之太息
〔杜詩〕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陶淵明歸去來辭〕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邱

宋正甫詩二甲未全一丁不識
〔方嶺山志〕余嘗以未窺六甲對不識一丁○〔元圻案〕〔真西山跋謂

正甫詩〕新奇工綴人所共喜
〔魏志管輅傳〕吾願上無生骨眼中無守精鼻無梁柱脚無
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皆不壽之徵
〔唐書張宏靖傳〕其詬責士嘗曰天下無事而聳挽

兩石弓不如
識一丁字

或試縣學見黜後預鄉薦以啓謝縣令有不平之

意令答云大敵勇小敵怯昔固有之今日是前

日非吾無愧矣
〔關按〕宋處州士子終場者六人三人與選謝主司啓云同覆
圓之觀人去者半存者半類孔門之取友益者三損者三○一

元圻案〕〔袁宏後漢紀〕光武紀一王尋王邑將四十萬兵號百萬衆至潁川世主將步騎千
餘人合戰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
〔東觀漢紀〕

光武紀尋邑兵五六萬環昆陽城作營且圍之數十重帝將步騎千餘合戰
斬首數十級諸部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奇怪也

毛憲守長沙謝韓平原曰湖南之地二千里序詩

幸託於昌黎平原之客十九人脫穎願同於毛

遂
〔元圻案〕〔韓昌黎荆潭唱和詩序〕今僕射裴公開鎮蠻荆統郡維九常侍楊公領湖
之南壤地二千里存志乎詩書萬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苟在編者咸可觀也

〔史記平原君傳〕平原君合從於楚約與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毛
遂願備員而行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如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毛遂曰臣乃今日請

平原借楚十
九人
毛遂備員而
行
毛憲子降第
五甲末
經元而白馬
驥而黃
朝取温造墓
拔石洪
近舍皇甫遠
求居易
子雲草元解
嘲
附丁傳董賢
得起家
秦使九方皋
相馬
羅致北涯兩
涯生
福先佛寺刻
珉詞
皇甫提怒謂
裴晉公
近舍某而遠
微白

處囊中耳使遂早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韓侂胄封平原郡王
選舉五開禧元年檢詳毛憲為考官其子自知以迎合用兵冠多士韓侂胄既敗乃用言者
奏奪憲次對而降
自知為第五甲末

毛澤民啓云揚子雲貌寢官卑經雖元而謂白九

方堙機深識妙馬本驪而為黃李清卿啓云斯

風未泯則朝取温造而暮拔石洪吾道不行則

近舍皇甫而遠求居易何云不切○元折案漢書揚雄傳下哀帝時丁傳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

千石時雄方草太元有以自守泊如也或謂雄以元尙白而雄解之號曰解麟王邑嚴才謂桓

潭曰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後位容貌不能動人

故輕其書列子說符篇伯樂曰臣有所與九方皋其相馬非臣之比也秦穆公見之使行

求馬三月而反曰已得之在沙邱穆公曰何馬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公不悅伯樂曰

若皋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馬至異天下之良馬也韓文公

送温處士赴河陽軍序曰特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温生大夫以

石生為才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温生為才又羅而致之幕下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
一人焉拔其尤參寥子唐闕史上皇甫郎中凝恃才傲物裴晉公再修福先佛寺將致書
白樂天請為刻珉之詞值正即在坐發怒曰近舍某而遠微白信獲戾於門下矣蔡條鐵
圍山叢談曰魯公遺逸聖主立政建事以致康泰有毛滂澤民者有時各上一詞甚偉麗而
驟得進用毛滂民江山人存東堂集十卷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錄出書錄解題別
集類李忠愍集十二卷吏部侍郎陸路李若水清卿撰各存三卷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
錄出

洪舜俞上章

東坡咏門外

半山賞梁間

燕語詩

劉季孫題詩

應事

風舞雪月離

山谷詩江梅

桃李喻

冰雪空自香

少游下蔡瑁

妓詩

玉佩丁東別

後

天知道和天

也瘦

招教子辭郡

守啓

洪舜俞薦于鄉。鞏嶸監試。後鞏為江東憲使。舜俞

分教番陽。啓云：東坡伴錢塘。曾在門外鵲袍之

列。半山憲江左。亦賞梁間燕語之詩。（何云）劉季孫事見石林詩話。○（元圻

案）東坡以熙寧辛亥通判杭州。壬子有監試呈諸試官。作又催試官考較戲作云：願君聞此。添蠟燭門外。白袍如立鵲。○（葉石林詩話曰）劉季孫初以左班殿直監饒州酒。王荆公為江

東提刑。巡歷至饒。廳事見屏間有題小詩曰：呢喃燕子語梁間。底事來驚夢。裏閉說與傍人。應不解。杖藜攜酒看芝山大稱賞之。

徐淵子為越教。答項平甫。安世云：正恐異時風舞雪

之流。不無或者月離畢之問。（何云）對似新。然不為工。或答洪舜

俞云：魯直大名。有皎潔江梅之句。少游下蔡。無

丁東玉佩之詞。（元圻案）黃山谷上蘇東坡古風二首。其一云：江梅有佳實。託根桃李場。桃李終不言。朝露借恩光。孤芳忌皎潔。冰雪空自香。

古來和鼎實。此物升廟廊。歲月坐成晚。煙雨青已黃。得升桃李盤。以遠初見嘗。終然不可口。攜置官道傍。但使本根在。棄捐果何傷。○（秦少游贈妓婁東玉水龍吟辭）云：玉佩丁東別後。恨佳期參差。難又名。輾利鎖天。還知道和天也瘦。花下重門。柳邊深巷。不堪回首。念多情。但有當時皓月。向人依舊。

有郡守招士人教子辭曰：士而託於諸侯。非其義

也。師不賢於弟子。將焉用之。

也。師不賢於弟子。將焉用之。

張宣公答教官啓

真文忠買鳩
訴判
倪若水諫捕
鳩
孔戮疏歲貢
蚘蛤

攻媿爲姜氏
慶七十
識承平王孫
故態
騎竹馬日至
會昌春
姜夢以聲妓
老病風

張宣公答教官云識其大者豈誦說云乎哉何以

告之亦仁義而已矣。（元圻案）楊誠齋詩話四六有一聯而用四古人語者張欽夫答一教官啓云識其大者云云四人語

乃如一人語

真文忠爲江東轉運有民困於買鳩之役來訴公

判云詔捕鳩鷯若水尚還其使歲貢蚘蛤孔戮

猶疏于朝况爲州縣之官可恣口腹之欲。（元圻案）唐書倪

若水傳爲汴州刺史會遣中人於南方捕鳩鷯鷯上言農方田婦方蠶輒於此時捕奇禽怪羽下民爭以賤人貴鳥爲嘗帝手詔褒答悉放所玩讎譎內使倪若水諫江南採捕諸

鳥表云方今九夏時任三農作苦田夫擁耒蠶婦持桑而以此時採捕奇禽異鳥遠自江嶺達於京師水備舟船陸備擔負道路觀者豈不以墜下賤人貴鳥也墜下方當以風風爲凡鳥

麒麟爲凡獸即鳩鷯鷯易足貴也孔戮事見前攷史四

攻媿爲姜氏慶七十致語云今日王孫猶有承平

之故態舊時竹馬得見會昌之新春承平王孫

見柳文姜萼誌。（元圻案）柳宗元姜君誌曰祕書郎姜萼字某開元皇帝外孫也好遊嗜音以生富貴音妓能傳宮中聲賢豪大夫多與連

歡後加老風病手足奇右可用不能就官士有載酒來則出妓搏舞笑戲觀者尙識承平王孫故態（白樂天喜入新年自詠云）大歷中年騎竹馬幾人得見會昌春自註時年七十一

稽古閣上梁文

大歷唐代宗年號會昌唐武宗年號（樓大防文苑英華跋姜氏上梁文蓋云宣奉公慶七十特丞相壽春魏公見委以樂語有云生長東都親見開元之盛際從遊諸老及開正始之遺音）又云今日王孫猶有承平之故態當年竹馬得見會昌者幾人此條引作得見會昌之新春當別有據

衢州稽古閣書皋陶謨于屏其上梁文云皋陶若

文稽古事二朝稽古之君孔子與斯文為萬國斯

文之主（何云）宋人句法

王相（原注）贈嘉熙三年丁酉改元間以親老辭督府辟其

書曰昔温太真絕衿違母以奉廣武之檄心雖

忠而人議其失性徐元直指心戀母以辭豫州

之命情雖窘而人予其順天（何云）稍節元字即佳○元折案晉書温嶠傳嶠字太真元帝初鎮江

左劉琨以嶠為左長史檄告華夷奉表勸進初嶠欲將命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劉琨傳（現封廣武侯）獨志諸葛傳（獨志諸葛傳）劉琨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眾

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為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先主傳）陶謙表先主

為豫州刺史（張南軒史論曰）温太真忠義慷慨足為晉室名臣然吾獨有所恨者絕裾之事也昔之人不以窮達得失異其心聽天所命而行其性命之正故或任或不任皆非有所為

也自後世功名之俗興而遷就趨避之說起雖豪傑之士失其性者多矣獨不見徐元直之事乎元直所謂方寸亂矣蓋其天性不可已者也而太真獨忍於此乎王倫此聯全本於此

王相親老辭
薛書
温嶠奉檄絕
裾
徐庶失母方
寸亂
南軒論太真
得失

呂倚謝饋錢

酒王禹玉餉萬

錢壺酒莽貨泉為白

水真人青州從事平

原督郵披詩青州六

從事為有一先生

詩會餘蚺之

文簡疑含酖之

墨筆銳干將墨

含酖淳貝甲大小文

彩異餘泉白質黃

彩餘蚺黃質白

獨孤緩放馴象賦

子雲晚悔甘泉

呂倚謝王岐公饋錢酒用白水真人青州從事岐

公稱之

（何云）唐韋莊詩青州從事來偏熟泉布先生老漸慳（集證後齊漫錄）潘子真詩話記王禹玉元豐間以錢一萬酒二壺餉呂夢得夢得作啓謝之有白

水真人青州從事禹玉數賞為其切題東坡得章質夫書遺酒六瓶書至而酒亡因作詩寄之云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為鳥有一先生二句渾然一意無斧鑿痕更覺警切（後漢光武紀論曰）王莽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為貨泉或以貨泉字為白水真人（世說術解門）桓公有主簿善別酒輒令先嘗好者為青州從事惡者為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

高縣從事言到臚督郵言在臚上住

夏文莊

表云詩會餘蚺之文簡疑含酖之墨餘

蚺見詩貝錦箋筆銳干將墨含酖淳出文心雕

龍（何云）餘錢貝甲白為質黃為文彩餘蚺黃為質白為文彩○（元圻案）陸

文餘泉白為質黃為文又有紫貝其白質如玉紫點為文皆行列相當其大者常有徑一尺小者七八寸

獨孤馴象世以為工子雲甘泉晚而悔作晏元獻

謂賦也獨孤緩放馴象賦云返諸林邑之野歸

爾梁山之隅時在偃兵豈嬰乎燧尾上惟賤賄

寧恤乎焚軀（集證）唐獨孤緩放馴象賦載文苑英華一百二十六並以珍異禽獸無育國家為韻○（元圻案）晉書成帝紀咸康六

卷十九

林邑日南產

象

楚人燧象奔

吳

宋言數鷄鳴

渡關賦

秦關百二齊

客三千

雞口牛後

人

考官淺陋黜

惟帳洪鐘舶

趨

人主勢重萬

鈞

航琛越水盤

費踰嶂

梅雨時有大

風

年冬十月林邑獻馴象（南史林邑國傳）林邑本漢日南郡象林縣古越裳界（爾雅釋地）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左傳定四年）楚人執燧象以奔吳師注燧火燧繫象尾使赴吳師驚却之襄二十四年傳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

唐律賦雞鳴度關云念秦關之百二難稱狼心笑

齊客之二千不如雞口（何云）雞口亦借宋人學唐專法此種〇（元圻案）史記孟嘗君傳秦昭王悔出孟嘗君

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客有能為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又高祖本紀秦形勝之國帶河山之險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又項羽本紀夫秦王有虎狼之心（又孟嘗君傳）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又蘇秦傳）軍為雞口毋為牛後此宋言數雞鳴度關賦見文苑英華一百二十八宋言字表文初名做大

中三年及第

紹興中省試高祖能用二傑賦第四韻用運籌帷

帳考官謂漢書乃帷幄非帳字不敢取徹棘以

語周益公益益公曰史記云運籌帷帳之中非誤

也（何云）安得遇如周益公者葉少蘊且纘唐彥謙耳聞明主提三尺之句矣淳熙中省試人主之勢

重萬鈞賦第一聯有用洪鐘二字者考官哂之

洪文敏（選）典舉聞之曰張平子西京賦洪鐘萬

清議扶晉
壯士守秦不
足
竄聰明作無
作聰明
由仁義行非
行仁義
工執藝事以
諫賦
非刀七供膳
宰舉解
釋椎鑿上輪
人議書
鄧千之推汪
周語命
厚辭命傑

鈞此必該洽之士遂預選紹熙光宗中四明試航

琛越水詩有用東坡舶越二字而黜者決得失

於一夫之目其幸不幸若此元折案史記高祖本紀夫運籌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

子房漢書買山傳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文選顏延之應昭燕曲水詩航琛越水聲費踰嶂東坡詩

三句已過黃梅兩萬里初來舶越風葉石林避暑錄話卷上常歲五六月之間梅雨時必有大風連晝夕踰旬乃止吳人謂之舶越風以為風自海外來搏於海神而得之

東都之季清議扶之而有餘強秦之末壯士守之

而不足原注前輩作風俗萬世之基末韻竄聰明而有作無作聰明由

仁義而行非行仁義原注舜由仁義行

非刀七是供膳宰舉席間之鱠禮記檀弓釋椎鑿而上輪

人議堂上之書莊子此工執藝事以諫賦聯也全云

鄧千之謂詰命之體南渡以來龍溪汪公平國周公號為冠冕若厚齋王公尤所謂傑然者也

咸熙德祐間社稷傾危近在旦夕而公四入中書遍行諸房詞命除目填委他舍人閣筆不下

公獨從容授之者行雲流水泠然悠然而莫知紀極蓋會集羣言而以己意發之信所謂博極羣書者也按千之跋深寧兩制文字之言如此今讀困學紀聞第十九卷足以見深寧平日從事於此者果非一日矣千之又云公辭命激厲奮發足以感泣三軍按清容輓詩亦有丹詔三軍泣之語然則深寧之忠悃其寄之代言之文思以挽既去之人心而扶不支之天命者良

困學紀聞注卷二十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雜識

南豐跋西狹頌謂所畫龍鹿承露人嘉禾連理之

木漢畫始見於今邵公濟聞見後錄二十七謂漢李翁王稚

子高貫方墓碑刻山林人物乃知顧愷之陸探

微宗處士輩尚有其遺法至吳道元絕藝入神

然始用巧思而古意少減矣今於盤洲所集隸

圖見之何云隸續劉寬碑頌載圖畫全云隸續中有圖五卷即當日隸圖也不

鹿連理嘉禾有一人承甘露於喬木之上王稚子二闕其右則騎而西者二人其左則乘車而

東者二人挽之者麀佗也王君平生官簿互見于兩闕之上高頌碑兩螭蟠其首文在穿下凡

十八行行二十一字沈作哲寓南豐跋漢武都太守西狹頌謂得此圖然後始見漢畫然

予見王逸少帖云成都學有文翁高朕石室及漢太守張收畫三皇五帝三代君臣與仲尼七

十弟子畫皆精妙可觀予後因從蜀人求臨本晚乃得石刻信如逸少言然則石室之畫又先

於武都矣子固蓋未之見○元圻案會子固金石錄跋尾漢武都太守李翁西狹頌云近

漢畫存隸續
中
李翁五瑞碑
西狹頌
王稚子二闕
高貫方墓碑
顧陸宗畫有
漢法
吳道元巧思
減古意
劉寬碑載圖
畫
黃龍白鹿承
露人
嘉禾連理木
左右車騎挽
麀佗
文翁高朕石
室
三皇五帝三
王像
仲尼七十第
子像

析里橋李會
鄭闡頌
丁房雙闕人
物
金延廣母子
碑
李剛石室四
壁雕刻
顯愷之帝相
列像
陸探微丹青
入妙
宗少文圖壁
臥遊
曹夫人與楊
夫人書
房子官綿百
斤
房子城白土
可濯綿
文絹香車衣
龍
趙州臨城縣
泚水
古文苑出佛
龕中
孫威晉陽秋

士金延廣母子碑初無文字但有人物漢畫之在碑刻者不止如應麟所言也（水經注八）
黃水南有漢荊州刺史李剛墓剛字毅叔山陽高平人熹平元年卒見於碑有石闕祠堂石室
三間四壁隱起雕刻為君臣官屬龜龍麟鳳之文飛禽走獸之象作制工麗亦漢畫之一
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晉顯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晉陵無錫人多才藝尤工丹青常畫中
與帝相列像妙極一時宋陸探微吳人也明帝之時常在侍從丹青之妙最推工者宋宗炳字
少文南陽沮陽人善書畫好山水結字衡山數曰老病俱至名山恐難遍遊唯當澄懷觀道臥
以遊之凡所遊歷皆圖於壁坐臥向之其高情如此唐吳道元陽翟人工畫初名道
子元宗召入禁中改名道元因授內教博士張懷瓘云吳生之畫下筆有神

曹操夫人與楊彪夫人書送房子官綿百斤古文

苑誤為官綿而注者妄解按魏都賦綿纈房子

何云注房子出御綿晉陽秋有司奏調房子睢陽綿武帝不

許見太平御覽八水經注房子城西出白土可用濯綿

〔案〕此條今本水經注所無〔集證〕太平御覽八百十九引水經注房子城西出白土細滑
如膏可用濯綿霜鮮雪曜異於常綿也俗言房子之綿也亦類蜀江之綿得江津矣故歲貢其
綿以充御府〔又〕引盧毓冀州論曰房子好綿地產不為無珍也○〔元〕折案〔古文苑五〕曹
公卞夫人與楊太尉夫人袁氏書賢即威德熙妙有蓋世文才闡門欽敬方今騷擾戎馬屢動
主簿股肱近臣征伐之計事須敬咨官立金鼓之節而聞命違制明公性急忿然在外輒行軍
法聞之驚悸情不自勝夫人多容即見垂恕故送衣服一籠文絹百匹房子官綿百斤私所乘
香車一乘牛一頭誠知細微以達佳意〔元和郡縣志十七〕趙州臨城縣本戰國時趙房子
邑也泚水在縣南二里出白土細滑如膏以之濯綿色若霜雪〔書錄解題總集類〕古文苑
九卷不知何人集皆漢以來遺文史傳及文選所無者世傳孫洙巨源於佛寺經龕中得之唐
人所藏也韓無咎類次為九卷刻之婺州〔案〕今本二十一卷蓋紹興中章樵作注時所分

〔隋書經籍志〕晉陽秋三十二卷訖夏帝孫威撰

善惡可以熟言

佛言受苦受樂

鳩摩羅什譯大乘經

曇摩羅懺曇無讖

法華成寶論大藏經

纂藏大相國寺御書

寶奎殿頌贊撰記

章郇公受詔書類

晏殊撰御飛白書記

翔盤結字液金填畫

瓶小殿禁中過後麗

善惡以熟言。若孟子仁在乎熟。漢五行志董仲舒廟災對季

氏之惡已熟是也。佛者曰〔原注〕成實論行惡見樂為惡

未熟。至其惡熟自見受苦。行善見苦為善未熟。

至其善熟自見受樂。其言善惡之熟亦名言也。

〔集證〕〔隋書經籍志〕鳩摩羅什譯維摩法華成寶論諸經及曇無讖所譯金光明曇摩羅懺所譯泥洹等經並為大乘之學。○〔元圻案〕〔宋俞成元德瑩雪叢說〕引大藏經云善若無報其善未熟其善熟時必受其福惡若無報其惡未熟其惡熟時必受其苦

仁宗摹太宗御書大相國寺額於石。即寺為殿而

藏之。御飛白名曰寶奎殿。紹興庚辰宏辭以寶

奎殿太宗皇帝御書贊命題。唐說齋中選。但云

慶歷二載而不紀月日。以寶錄攷之。乃二年正

月辛未也。蘇子美作寶奎殿頌此頌今子美集不載周益公題

其後云。上宰宗工。更為辭章者。謂呂夷簡作記。

翁注困學紀聞 卷二十一 中華書局聚

章得象題額之類。實錄云：命夷簡撰記而說齋

謂煥乎堯章親加記述亦誤。〔集證〕玉海二十四實錄至道元年正月重修大相國寺廣殿庭門廊

樓閣凡四百五十五區寺額太宗御書也慶歷元年八月甲申上謂輔臣曰近初一小殿禁中而有司過爲修麗不欲毀其成功今大相國寺方營殿藏太宗親書寺額可遷置之呂夷簡因

言陛下孝以奉先儉以率下聖人之威德也二年正月辛未詔以大相國寺新修太宗御書殿爲寶奎殿奉太宗御書寺額于石上飛白題之命宰相呂夷簡撰記章得象篆額樞密使晏殊

撰御飛白書記云翔盤結字液金填畫騰虬龍于螭首潤雲霧于翠珉○〔元圻案〕周益公必大跋蘇子美寶奎殿頌曰：舜欽此頌是召試館職所作年方三十餘也其云上宰宗工更

爲辭章者謂呂夷簡作記章得象題額之類〔王欽臣王氏談錄曰〕章鄒公受詔書相國寺寶奎殿太宗真宗詩額亦公代之章得象字希言浦城人慶歷五年拜同平章事封鄒國公

史有傳

舊制麻二道以上雙宣學士分撰元豐末鄧潤甫

爲學士一夕鎖麻二十二通靖康元年麻六道

權直院莫傳獨宿。〔集證〕宋周輝清波別志故事鎖學士院有四制則並命學士分草謂之雙鎖劉原父立馬而草九制人固已服

其敏鄧溫伯爲內相當元豐末建儲親王及內外將相進恩一夕獨草制二十二道益敏而工其有腹藁耶○〔元圻案〕莫傳字壽朋湖州人政和二年進士第一靖康初爲翰林學士使金

留任僑楚建炎初竄全州劉原父立馬而草九制見歐陽公所作墓誌〔王震會南豐集序云〕公一日草數十制午漏盡授草院吏而去

翰苑未嘗草追贈制紹定六年十月史彌遠

理宗四年改元紹定

雙宣學士草

麻

鄧潤甫鎔麻

二十二

莫壽朋權麻

六道

劉原父立馬

草九制

四制分草爲

雙鎔

南豐一日草

數十制

莫傳留金仕
僑楚
草追贈制非
典故
降制封史彌
遠
太一宮四立
月祝文
楚芝蘭奏祭
祀諸侯
甘露降祠庭
總忌奏祠太
一
太一佐五帝
爲壇開八通
鬼道
親王布政榜
首尾
所領節鎮爲
管內
封王與除節
錢異
唐朝諭領之
制
諭領本非造

贈中書令追封衛王。令學士院降制。學士言非典故。詔特與降制。

太一宮四立月祝文。舊用定本。紹定二年十一月。

始命學士院撰述。〔集註〕玉海一百。太平興國六年。司天趙芝蘭奏立太一宮。每歲四立月祭。命近臣攝事。用幣冊。祝無牲。祭命

道士行醮禮。又命廷臣內侍各一人。掌之三歲一易。以兵衛守。雍熙元年三月丙子。立夏致享祠。臣咸集甘露降祠庭。八月丙申。先遣學士賈黃中致祭。丁酉。帝親祠。按雍熙元年所撰祝文。載玉海。○元圻案。〔史記封禪書〕。堯人總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蔡邕封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郊。

親王初除有布政榜首。云應某軍管內。尾云勝某

軍。仍散下管內。謂所領節鎮也。前輩制集皆可

考。淳熙十六年。皇子封嘉王。布政勝。乃云嘉州

管內。蓋草制者失之。開禧〔寧宗〕十一年改元開禧元年。皇子封

榮王。勝威武軍。合舊典矣。蓋節鉞初除。以勅書

示諭本鎮。亦唐朝諭領之制也。〔集註〕諭。卽遙字。唐蕭嵩遙領河南節度若封

王或以國如周魯或以州如兗雍之類未嘗有

所領之國咸淳二年余草福王制院吏欲以布

政勝下福州余引故事勝所領兩鎮

陳自明紹熙初宏辭已入等同試者摘周五

射記用襄尺字以為犯獲安懿王諱原注襄慶元四

年從臣薦之謂襄字雖同音嫌名不當避乃賜

同進士出身集證王氏詞學指南云侍從言記問文采迥出流輩

儀嘉定元嘉定中試宏辭甘石巫咸二家星圖

序引周禮箬人巫咸本注巫當為箬非殷巫咸

主司黜之而薦于朝集證詞學指南云貢院言引周禮是旁證即

大數年入館掌制開按王氏父揚字謙父嘉定進士第同年愈天錫參知政事

里無完書願從公求尺牘巧借周益公傳內翰番陽三洪公暨其餘習詞學者凡二十餘家所

藏書余欣然應之後二子皆中詞科由此集證周禮地官保氏注五射曰矢參連刻注襄

尺井儀也疏襄尺者臣與君射不與君並立襄君一尺而退也釋文襄本作讓春官箬人注

會本共載

宏詞以襄尺

巫咸

徐子儀試三

家星圖

保氏注五射

此巫皆筮字

誤

王揚致吏修

不受

求尺牘借詞

學書

太一宮四立

其書皆金公

其書皆金公

珍傲宋版

徐鳳子儀試三家星經序備記廿公巫咸石申夫歲星順逆與今紅黃黑所圈主司驚異已實
異等而未篇費用周禮巫咸爲證遂申都臺付國子監看詳徐真本徐後寓直玉堂 濮安懿
王名允讓神宗
本生父也

易觀初六注。處於觀時而最遠朝美。湯邦彥字朝

美。本此。列子曰。務外游不如列子務內觀仲尼。陸游

字務觀。本此。（原注）魏傳敬字蘭石本淮南子戴林蘭生而芳石生而堅唐皇

甫混字持正本詩混提其注箋黃魯直之字（本柳子先友記）王紆

有學術魯直（方樓山）按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禮記少儀文邦彥字或取此文與命名相

配若謂取諸易則初六童觀小人道也豈當迂取王注以爲斷章之求乎（又云）（鄭注）讀少

儀美字爲儀然字則仍美字也（集證）此谷風等混提持正貌○（元折案）唐李鼎祚周

易集解觀六二小象解侯果曰得位居中上應於五觀朝美不能大觀（葉紹翁）四朝聞

見錄乙集謂放翁母夢秦少游而生公故以秦名爲字而字其名（列子仲尼篇）務外遊

不知務內觀外遊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于身（項氏家說八）黃庭堅字魯直（馬永卿

朱文公門人晏淵。晏音緩。晉有晏清。（閩按）晏淵即大全集之晏亞夫（全云）晏氏之

學傳於陽氏陽氏之學傳於吾鄉史氏即靜清也（集證通志氏族略五）晉有西中郎將

晏清（又甯州刺史晏靜經錢考）晏淵孟子注侯曹學佺曰晏淵字亞夫號蓮蕩晉中郎將

西王母山海經云狀如人狗尾蓬頭戴勝善嘯居

朝美務觀取
字所本
務外遊不如
務內觀
蘭生而芳石
生而堅
蘭石持正魯
直字義
夢秦少游生
放翁
史克却莒僕

晏淵晉晏清
後

西王母形狀
天晴而見景

醒晴即觀文
姓字

民衣霧主吸
霜天可倚杵
類類類即是

用乞麋壽萬
年

洵水之涯。穆天子傳注云：虎齒蓬髮。

集韻西山經玉山西王母所居也。西王

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屬。及五殘大荒西經炎火之山，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穆天子傳吉日甲子，天子賓於西王母。郭璞注曰：西王母如人，虎齒蓬髮，戴勝。

漢天文志：天暝而見景星。注：暝，精明也。集韻云：晴

字。

〔集證〕〔史記天官書〕天晴而見景星。〔按說文〕無暝晴二字。夕部有姓字云：兩而夜除星見也。從夕生聲。鉉曰：今俗別作晴，非是。〇〔元折案〕唐人有天晴景星見賦。〔彭叔

夏文苑英華辨證二〕凡字有兩存於義，亦通者如天晴景星見。〔漢天文志〕晴當作暝，暝精明也。

易緯：是類謀曰：民衣霧主吸霜，間可倚杵於何藏。

河圖挺佐一。

〔叢書樓校本〕元板無一字。

輔曰：百世之後，地高天下。

千歲之後，天可倚杵。

〔原注〕楊文公詩有倚杵碧天之句。〔集證〕是類謀。鄭注曰：民衣霧主吸霜，舉壽尊之服，間可倚杵。

者言相近於何藏，無所自逃藏。〔徐堅初學記〕天部引河圖挺佐輔曰：百世之後，地高天下，不風不雨，不寒不暑，民復食土，皆知其母不知其父，如此千歲之後，而天可倚杵，洵洵隆隆，曾莫

知其終始。〇〔元折案〕通考易是類謀一卷，鄭元注或作筮謀類。

士冠禮：眉壽萬年。

鄭注

古文眉作麋，博古圖。雖公緘

鼎銘：用乞麋壽萬年，無疆。

狴犴繫彌繫

鯁為魚字奇

稱

蘭氏獲氏草

稱氏

洞簫稱益

良魚在淵

帛魚縹縹異

文

有鱗有鯨即

白魚

手五指之名

將指手足不

同

闕闕裏將指

失屨

噍指季指

足駢拇手枝

指

接蓄也四履

且也大

集韻吳人謂赤子曰狴犴音鴉牙雜記注嬰猶繫

彌也中路嬰兒句注

孟子音義倪謂繫倪小兒也

周禮駁人注鯁魚字以魚名為字亦奇語也閩按楊升菴廣

之曰大戴禮記蘭氏之根獲氏之苞王褒洞簫賦幸得益為洞簫今夫魚名而稱字草名而稱氏簫名而稱益皆奇之又奇○元圻案小雅鶴鳴傳良魚在淵小魚在渚正義曰

不云大魚而云良魚者以其喻善人故變文稱良也良魚字亦新

石鼓文又帛魚縹縹又云有鯽閩本有鯽即白魚也

元圻案古文苑載石鼓文第二云帛魚縹縹其蓋氏鮮黃帛其綱又鮑又鯽其文不同馬氏叢書樓校云有鯽元板作有鯽

春秋正義手五指之名曰巨指原注儀禮大射孟子云巨擘閩按國語云擘食指

將指原注儀禮鄉射大射注閩按既夕記亦名中無名指原注

孟子小指原注儀禮特牲饋食少牢饋食云季指○元圻案宣四年正義曰大射禮云右巨指鉤弦鄭元云右巨指右手大擘也又曰設決朱極三鄭元云極

猶放也所以藉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為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短不用然則手之五指之名曰巨指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也定十四年左傳闕闕傷將指取其一履注云其足

大指見新遂失履謂大指為將指者言其將領諸指也足之用力大指為多手之取物中指最長故足以大指為將指手以中指為將指其食指者食所偏用服虔云俗所謂噍鹽指也

特牲饋食少牢饋食禮實于左袂挂于季指注季指小也季氏周易集解咸初六咸其母虞翻曰母足大指也莊子駢拇枝指出乎性哉注駢拇足指連二指也三倉云枝指

手有六指也。(余兄靜軒曰)無名指又可謂之四指。枝指又可謂之六指。公羊文十四年傳云)子以其指則接齒也。四指且也。六疏云子以其指者言凡立子之法以其手指相似則接齒猶人之四指。且猶人之六指。

館閣書目。蠶書一卷。南唐秦處度撰。以九州蠶事。

獨兗州為最。按蠶書見秦少游淮海後集。少游

子湛字處度。以為南唐人誤矣。(元圻案)陳氏書錄農家類。秦少游蠶書一卷。見少游淮海

集第六卷序略曰)子閉居婦等蠶從婦論蠶作蠶書考之。禹貢揚梁幽雍不貢。繭物兗。徐元。織。編。荆。元。繡。環。組。豫。籠。織。績。青。籠。縵。絲。皆繭物也。而桑土既蠶。獨言於兗。然則九州蠶事。究為最乎。今予所書。有與吳中蠶家不同者。皆得之兗人也。陳氏不言。是書出於處度。考宋史藝文志蠶書一卷。秦湛撰。後人附刻于陳專農書之後。四庫書目著錄同宋史。

水母目蝦。見郭景純江賦。樂城。次韻王章見寄詩云。去住由

人。真水母。簞瓢粗足似。(叢書樓校似)元板)作亦)山雌。何云用法言。○元

引南越志曰)海岸間頗有水母。東海謂之蛇。正白濛濛如沫。生物有智識無耳目。故不知避人。常有蝦依隨之。蝦見人則驚。此物則隨之而沒。(揚子法言脩身篇曰)山雌之肥。其意得乎。或曰。回之簞瓢。腫如之何。曰。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山雌也。開闢在下。簞瓢掉茹。亦山雌也。何其腫。

殷芸小說。蔡司徒。(案)晉書蔡謨傳)字道明。康帝時領司徒。說在洛見陸機兄

弟。住參佐廡。(案)本脫廡字。今從何本補。中二二間瓦屋。士龍住東頭。

參佐廡三間。瓦屋。住東頭。住西頭。

水母目蝦去。住由人。山雌之肥。其意得。簞瓢掉茹。

秦處度蠶書。秦少游子名。兗州言既蠶。事為最。九州有蠶。不。宜蠶。

水母目蝦去。住由人。山雌之肥。其意得。簞瓢掉茹。

參佐廡三間。瓦屋。住東頭。住西頭。

士龍士衡形體
陳簡齋寄弟詩

士衡住西頭東坡詩自甘茹屋老二間簡齋

詠懷

詩士龍同此屋二間又寓居劉倉廡中云士衡去國二

間屋

閣按簡齋陳與義號○元折案世說賞譽門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佐

解中三間瓦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士龍為人文弱可愛士衡長七尺餘擊作

鐘聲言多慷慨陳與義字去非號簡齋洛陽人登政和三年上舍甲第紹興中官至參知政

事事具蹟宋史本傳簡齋集又有寄弟詩云三間瓦屋亦易求著于東頭我西頭書事云瓦

屋三間寬有餘可憐小屋不同居

唐西域傳末祿有軍達泥婆羅獻波稜皆菜名也

原注張文潛謂波稜自披陵國來一集證曰唐西域傳末祿在大食之東蔬有類菘藟

藍軍達菘藟又泥婆羅貞觀二十一年遣使入獻波稜酢菜渾提惠唐會要太宗時尼波羅

國獻波稜菜類紅藍實如蒺藜火熟之能益食唐書劉賓客嘉話錄波稜種自西域有僧將其子來云本是頗波國之種語誤為波稜耳

呂成公曰秦多良醫醫緩醫和皆秦人見左傳尸子亦

云醫者秦之良醫閣按刺殺扁鵲者亦秦太醫令李醜也

韓非亦有秦醫善除之諺一集證一太平御覽三百七十一尸子曰有醫者秦之良醫也為宣王割座為惠王治痔皆愈張子青

腫謂詢曰昔非吾背也任子製焉治之遂愈詢誠善治疾也張子青製焉夫為身與國亦猶此也必有所委製然後治矣

巫彭作醫

原注呂氏春秋

岐伯祖世之師曰僦貸季

原注素問上

巫彭作醫古醫僦貸季

和緩皆秦良醫秦醫詢治背腫

末祿國有軍達等疏尼婆羅國獻波稜

苗父
岐伯俞拊扁
鵠巫咸
作器物諸事
二十管

黃圮老延致
二李
呂西垣得林
少穎
方德順陸亦
顏
胡原仲劉致
中
和伯廷仲

古醫曰苗父

〔原注〕〔說苑〕○〔閣按〕漢藝文志太古醫有岐伯俞拊應劭曰黃帝時醫〔集證曰〕呂覽勿躬篇曰大撓作甲子齡如作虞首容成

作歷義和作占日尙儀作占月后谷作占歲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儀狄作酒高元作室盧鳩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白乘雅作駕寒哀作御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圖巫彭作醫巫咸作筮此二十官者聖人之所以治天下也〔素問〕上古使儻貸季理色貸季理色脹而通神明〔王冰注〕岐伯祖世之師〔說苑〕辨物篇中庶子難扁鵲曰吾聞上古之醫曰苗父中古之醫曰俞拊子之方能如此乎淮南人間訓扁鵲俞拊之巧注俞拊黃帝時醫〔郭璞巫咸山賦序〕巫咸以鴻術爲帝堯醫○〔元圮案〕〔韓詩外傳〕十扁鵲過號侯篇〕上古醫曰第父中古之爲醫者曰踰附

黃石圮老教授福州聞李葵李柟林之奇爲衆推

服卽走其家備禮延致呂太史祭林宗丞少穎

文所謂二李伯仲蓋葵之子柟樛也〔原注〕葵字顯明子柟字和伯樛字廷仲

里居之良若方若陸旁郡之士若胡若劉〔原注〕方德順陸亦

顏胡原仲劉致中見呂居仁寄和伯少穎廷仲詩○〔元圮案〕〔呂伯恭集〕祭林少穎文曰昔我伯祖西垣公躬受中原文獻之傳載而之南斐回穎贈未得所付踰嶺入閩而先生與二李

伯仲實來一見意合遂定師生之分又曰里居之良若方若陸云云〔周益公集〕直顯謨閣黃公墓誌曰一公諱石字圮老温州平陽人中進士第改福州教授聞李葵李柟林之奇爲衆

推服云云今〔東萊詩集〕無寄和伯廷仲詩惟有送林之奇少穎秀才往行朝五古一首病中寄胡原仲劉致中五古一首又送謙上人回建州第二首云平生苦節胡原仲老大多才劉

致中云云其方德順陸亦顏集中不見其各厚齋所據蓋另有善本胡原仲名憲文定公兄子朱子所稱籍溪先生也〔林少穎祭劉致中文曰〕嗟嗟先生久居隱倫採芝食菊若將終身

倪齊齋戒三不妄

爭校不如持養
朱子與諸人論辨
林黃中論易
西銘
二陸論無極
太極
陳同甫論義
利王霸
李猷黃子游
義烈士
陳東歐陽澈
忠直
德明似張澈

短策萬卷精義入神氣溢六合力輕千鈞藉使逢辰素志獲伸成康其俗堯舜其君天胡不弔忍使運迥百不一試老死荆榛又祭陸亦顏文曰嗟嗟先生仕則不遠壽則不永亦有以是為先生之恨者是皆淺之為丈夫也先生之志尚友古人于千載之上蓋已得夫顏曾之遺風義理是非之分辭受進退之節皎然明白於世而處常得終以死在先生無一恨云云亦足以見其人之大概矣少穎文集附載李迂仲從弟欄作少穎哀辭曰支離先生陸亦顏歸自湖南宣幕門戶簡峻士鮮知向欄先君子于少穎為勇而與支離友善謂少穎曰支離紫微一也蓋往焉遂從之而少穎祭亦顏文亦有念昔撰衣函丈之間有琢磨切磋之益之語然則陸亦顏亦少穎之師也

齊齋倪公思 二戒不妄出入不妄言語不妄憂慮

元圻案同年王穀陸曰三戒見經鉅堂雜志第八卷

呂成公謂爭校是非不如斂藏持養全云此名言也深寧其有感於晦翁同甫黃中子

靜之事乎元圻案朱子與林黃中論易西銘不合黃中遂論朱子無學術朱子又與陸子壽子靜兄弟辨無極太極往復論難當時輯有專書陳同甫嘗有義利可以雙行王霸可以並用之說朱子與同甫辯論諸書俱載大全集中

李猷護陳東之喪黃子游闕歐陽澈之葬皆義烈士也

李明人黃亦寓居焉志吾鄉人物者宜特

書之以厲澆俗全云黃子游莆田人後移居吾鄉奉化元圻案陸放翁跋臨汝志曰歐陽澈字德明撫州臨川人徙崇仁金人犯

闕上書請身使北庭馭親王以歸不報建炎初伏闕上書論大臣誤國太學生陳東亦上書所言略同遂併誅紹興初贈朝奉即秘閣修撰官其三子周益公跋歐陽澈遺事曰韓文

翁莊不學紀覽卷二十一十一

作玉雪
講堂繪五人
像

柴仲山丙丁
龜鑑

有變

丙午丁未轍

天地間集四

隱集
隱於樺林九
磔間

浮休子參寥
子同號

張鷟青錢學
士

僧道潛為坡
游詩友

其生也浮其
死也休

陸質黨叔文
誤贊

公銘一死事之臣張激云嗚呼激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也噫暗以為生子獨割也為彼不清
作玉雪也德明生而命名與之同為國捐軀又同是真能希顏慕蘭者先是郡庠繪晏元獻會
子固汪信民謝無逸於講堂德明與焉又黃子游藝誌曰公諱子游字叔言系出浦城黃氏
建炎初客南京歐陽激以上書忤宰相棄市公適同邸收而葬之其子飛英年十四公傾囊輟
所乘馬贈其歸晚卜
居明州奉化縣

淳祐理宗十七年辛丑改元丙午衢士柴望上丙丁龜鑑其表云

今來古往治日少而亂日多主聖臣賢前車覆

而後車誠全丙丁類末見容齋隨筆○元圻案容齋五筆十謂丙午丁未

未凡一千三百二十二年著其事變又謂大抵丁未之災又據於丙午昭昭天象見於運行非
人力之所能為也柴望字仲山衢州江山人自宋亡遁跡深山至元十七年乃卒謝舉羽

天地間集錄宋末故臣文天祥家鉉翁等十七人詩望其一也宋
亡後與其弟隨亨元亨元彪隱於樺林九磔之間有柴氏四隱集

張鷟自號浮休子李白有贈參寥子詩張芸叟又僧

道潛復以自號元圻案唐書張鷟傳鷟深州陸渾人祖鷟字文成員半千

志曰鷟自號浮休子又曰張舜民芸叟邠州人仕至吏部尚書自號浮休先生又曰僧道潛
自號參寥子與蘇子瞻秦少游為詩友莊子外篇刻意其生也浮其死也休內篇大宗師

元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唐有高彥休亦號
參寥子即著唐闕史者彥休僖宗時人在張鷟之後

近世記錄多誤無垢心傳錄以王叔文之黨陸質

無垢心傳錄

編甥

張子韶論居

南安

王庭秀磨衲

集語謬

鄭俠進餓民

圖致兩

爲陸贄

〔原注〕贄卽陸淳非贄也○〔元圻案〕趙希弁讀書附志語錄類〔無垢先生心傳錄〕十二卷張文忠九成字子韶之說甥于恕編公以紹興三年狀元

及第歷禮部侍郎兼侍講
謫居南安十四年

磨衲集王公庭秀

〔闕按〕庭秀慈溪人爲王氏鄉先輩故稱公

作於紹興壬子攷

其論議以鄭介夫爲妄言陳少陽爲鼓變是熙豐之法度非元祐之紛更謂黨人子孫爲謬賞

謂蘇黃文章爲末藝甚者擬程子之學於墨釋氏而以易傳爲謝楊刪潤成書其反理詭道甚矣。詆趙張二相尤力。蓋自紹聖以來姦儉茂惡家以荆舒爲師人以章蔡爲賢邪說詖行沈酣入骨髓更中天之禍蕭艾不薶士習熟見聞至紹興間邪說猶肆行筆之簡牘不恥也是故人心不正其害烈於洪水猛獸吁風俗移人可畏

哉

〔全云〕宋有兩王庭秀皆吾鄉人又同時其一問學楊文靜公又學詩於山谷宋史有傳乃慈溪人其一著磨衲集者爲鄞人袁清容延祐四明志竟合爲一人非也○〔元圻案〕

〔宋史鄭毅傳〕〔附王庭秀傳〕云王庭秀字彥穎慈溪人與黃庭堅楊時遊登政和二年上舍第李光薦為御史臺檢法官此蓋全氏所謂慈溪之王庭秀也〔宋詩紀事〕云王庭秀字彥穎

明州鄞人登政和上舍第建炎中御史臺檢法官直秘閣主管崇道觀有〔磨衲集〕此蓋全氏所云鄞之王庭秀也然同字彥穎同登上舍第同為御史臺檢法官仍有可疑〔趙希弁讀

書附志曰〕鄭俠字介夫熙寧中監安上門時久不兩公以本門所見飢民及新法之不便者為圖狀發馬遞投進且曰如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斬臣宣德門外神宗親閱長襪命馮京等

體量新法而寢罷之大開倉庾以賑飢民下詔責躬三日大雨荆公率百僚入賀上出奏疏并圖以示之附麗新法者爭言公詆毀良法直奏驚御遂得罪云中與初贈朝奉郎官其孫一人

發漢陵者樵大崇董卓也

〔案〕樵崇事見後漢書劉盆子傳董卓事見後漢書本傳

發唐陵者

溫韜也

溫韜事見五代史本傳當時謂之發陵賊

惡復誅臻天道昭昭矣

〔閣按〕此其

漢唐發陵賊
陽理真伽發
趙氏陵
唐珣諸人收
陵骸
植冬青樹於
所函土

坐以待旦
古人早起戒
晏諸書
管寧科頭晏

有威楊理真伽之事乎王氏有豐應首肯我○元圻案二明程敏政宋遺民錄二載元羅靈卿唐錢士傳一曰唐君名珣字玉潛會稽山陰人家貧聚徒授經以養其母歲戊寅有總江南浮圖者楊理真伽帥徒役頓蕭山發趙氏諸陵寢至斷殘支體攬珠襦玉押焚其膏藥骨草莽間唐時年三三歲聞之痛憤乃數里中少年若干輩收遺骸斷文木為覆復黃絹為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遺之藪城以藏為文而告越七日總浮屠下令襄陵骨雜置牛馬枯骼中築一塔壓之名曰鎮南了不知陵骨之猶存也禍淫不爽流傳京師上達四聰天怒赫赫飛風雷號令梓首禍北焉唐葬骨後又於宋常朝殿掘冬青樹植於所函土堆上作冬青行二首易陵骨者尚有林德賜字景職號靈山温州平陽人王英孫號修竹會稽人即林靈山之友〔周公謹癸辛雜志〕有陵使羅銑黃梨洲以為尚有鄭朴翁謝舉羽全謝山謂是役也王修竹為謀主羅陵使則攢宮之地主唐林鄭則身主其事而舉羽則特聞其事而歌詠以發之者也

成湯周公皆坐以待日康王晚朝宣王王晏起則闕

雖作諷姜后請愆

〔案〕康王事注見卷三〔列女傳〕曰周宣姜后賢而有德宣王常早臥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承巷

況

朝而受業。為士之職。書曰。夙夜浚明。有家。孝經

言。卿大夫之孝。引詩云。夙夜匪懈。言士之孝。引

詩云。夙興夜寐。讓鼎之銘曰。昧日不顯。後世猶

怠。叔向所以戒也。左傳昭三二晨晏起。一朝科頭。管

幼安所以懼也。事文類聚管軍避難遶東瀕泛海遭風船垂傾沒軍思在

家常早起。杜子美所謂質朴古人風者也。雞鳴

咸盥櫛。問訊謹暄涼。朱子之詔童蒙也。觀起之

朝晏。知家之興廢。呂子成公雜說之訓門人也。起不待

雞鳴。陸務觀示兒之詩也。雞鳴率家人同起。不

可早晏無常。葉少蘊與子之書也。雞鳴而起。決

擇於善利之間。為舜而已矣。

晉殷仲堪父師病。積年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

精妙。案見晉書本傳世說七注中興書曰仲堪父疾衣北齊李元忠

事親宜知醫
古以親疾精
醫諸人
殷仲堪湯藥

母多病專心醫藥研習積年遂善方技見北齊書本傳李

密母患積年精習經方洞閑針藥母疾得除密字希世

元忠族弟也節附見元忠傳隋許智藏祖道幼以母疾究極醫方誠

諸子曰爲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

乎。見隋書藝術許智藏傳文中子母銅川夫人好藥子始述方

有祕術勃從之游盡得其要。見唐書藝文傳上甄權以母

病與弟立言究習方書。見唐書方技傳王燾母有疾視絮

湯劑數從高醫游遂窮其術。見唐書王珪傳李逢吉

父顏有錮疾自料醫藥遂通方書。唐書李逢吉傳逢吉字虛舟曾祖元道祖顏父歸

期有錮疾云云父顏當作父歸期杜鵬舉母疾與崔沔同授醫蕭亮遂

窮其術。見唐書杜鵬漸傳鵬舉鴻漸之父也同授今本鴻漸傳作因授可證其誤程子曰事親者不

可不知醫

可不知醫

珍傲宋版

康節父間道
奔宋

舍世祿為窶
士

康節家世
邵溥使燕拜

寺墓

蘇頌書帙銘
蒲宗孟曰不
失書
東坡規傳正
奢酷

蔡王妙論稱
寫者
恩覆子孫澤
及鄉里
黃帝五法管
子九府

康節邵子之先世家于燕父伊川丈人間道奔本

朝

何云堯夫墓誌乃明道所作但云系出召公故世為燕人大王父諱令進以軍職遠事
錡祖始家衡漳祖諱德新父諱古皆隱德不仕安得有其父間道來奔之事大抵出自其

後人誣妄

耳 舍世祿為窶士乃絕口不言

原注伯溫子溥自禮部
郎使燕道涿州夏鄉拜墓

洪業寺石刻蓋統和十年伯溫高太父所建統和十年歲在壬辰本朝淳化三年也至宣和六
年壬辰適百二十年伯溫記其異今案宣和六年乃甲辰非壬辰也 何云令進既遠事藝

祖安得淳化三年尚
建寺於遼之境內耶

蘇魏公頌

書帙銘曰非學何立非書何習終以不

倦聖賢可及蒲傳正戒子弟曰寒可無衣饑可

無食至於書不可一日失

何云程子書銘云含其英茹其實精
於思貫於一語簡而盡二元折案呂

成公入越記曰蘇仁仲子容丞相孫出舊書數種管子後子容手書紙尾云惟蘇氏世官學
以儒何以遺後其在此書非學何立非書何習云云 晁氏讀書志別集類下蒲左丞集十

卷蒲宗子傳正闡州新井人皇祐五年進士尚書左丞為人酷暴
奢侈蘇子贈嘗規之云一曰慈二曰儉世以為中其膏肓之疾云

太史公素王妙論曰諸稱富者非貴其身得志也

乃貴恩覆子孫澤及鄉里也黃帝設五法布之

天下用之無窮蓋世有能知者莫不尊親如范

范蠡十術三
致富
計然南遊越

珍傲宋版印

子可謂曉之矣。管子設輕重九府。行伊尹之術。則桓公以霸。范蠡行十術之計。二十一年之間。

六三致千萬。再散與貧。

原注史記正義七略云
司馬遷撰見越世家注

利者。夫子所

罕言。又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太史公著論以

素王名。而言求富之術。豈以家貧無財。賂有激

而云。如貨殖傳之意歟。然何足以爲妙論。

何云妙
論意者猶

云戲論也

閣按隋書經籍志子部五行有太史公素王妙義二卷

王氏所引則見太平御覽四百四引素

王妙論曰計然者葵邱濮上人其先晉國公子也姓辛氏字

文子嘗南遊越范蠡師事之又四百七引諸稱富者云云

先聖冕服祥符二年賜曲阜文宣王廟冕九旒服

九章。熙甯八年國子監言唐開元中尊孔子爲

文宣王。內出王者袞冕之服以衣之。宜用天子

之制。禮院議依官品衣服。令用九旒。崇甯二

閣

二營四年改用冕十二旒。服九章。

戴記左氏禮
變著始
春秋諸史書
始
物祖事始事
物紀原
誅士之始
周以士爲爵
猶無證
臺駘本壺駘
亦通狐
桓公作僞主
始二主
庭燎差數
大夫饗君致
殺
魯娶吳始不
命天子
妃主葬給鼓
吹
黃帝鼓吹曲
諸名

禮記於禮之變皆曰始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

始也士之有誅自此

〔闕〕此字當作縣黃父卜國

始也

〔案〕禮弓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邱縣黃父御事

國爲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未之卜也縣黃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也注周雖以士爲爵猶無證也閻氏因王氏未引禮記全文故云當作自縣黃父卜國始陸佃曰士之有誅自魯莊公始也與閻氏同意

蓋自戰於升陘始也魯婦人之鬢而弔也自敗

於臺駘始也

〔何〕云當作狐駘非臺也又云禮弓作臺音狐〔鄭〕注曰戰於升陘魯僖公二十二年秋也時師雖勝死傷亦甚無衣可以招魂正義

曰無衣可以招魂故用矢招之也時邾人志在勝敵矢是心之所好故用所好招魂冀其復反又注曰敗於臺駘魯襄四年秋也臺當爲壺字之誤也時家家有喪壺而相弔去纊而紒曰壺禮婦人弔服大夫之妻錫衰士之妻則疑衰與皆吉弔無首素總正義曰士冠禮纊廣終幅長六尺所以藉髮今以凶事故去之但露紒而已周禮司服有錫衰總衰疑衰皆吉弔無首素總大戴

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

〔鄭〕注曰穆伯魯大夫季悼子

之子公甫靖也敬姜穆伯妻文伯歎之母也禮朝夕哭不帷

廟有一主自桓公始也

〔會〕子問昔者齊桓公亟舉兵

作僞主以行及反葬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

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

〔闕〕慈衣下脫棺字

自史佚

始也

〔正義〕曰下殤謂八歲至十一也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

〔郊〕特牲禮

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二十

大夫之奏肆夏由趙文子始也注曰

僭諸侯趙文子晉大夫名武

大夫疆而君殺之義也

關按疆而君殺之義也

由

二桓始也

方樸山云大夫疆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此郊特牲正文其上文云大夫而饗君非禮也不指三桓潛邸之何故禮記集說黃氏曰

大夫無饗君之禮而今可饗君者由三桓勢強始是舊說亦有以饗君指三桓者又引山陰陸氏曰古者殺大夫非義也後世大夫世執國政君由是弱矣有殺之者更以為義則若三家者有以啓之也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二桓始也關按

此三句從初刊本增補何云初刊本自有此三句禮記言仲孫叔孫季孫氏皆立桓公廟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三家見而僭焉元冠紫綬

自魯桓公始也玉藻注曰蓋僭宋王者之侯服也朝服之縞也自季康

子始也注曰亦僭宋王者之後正義曰王制云殷人纁衣以養老宋是殷後故朝衣以纁夫人之不命於天

子自魯昭公始也雜記注曰周之制同姓百世昏姻不通吳太伯之後魯同姓昭公娶於吳謂之吳孟子不告於天子自此後娶者

遂不告於天子天子亦不命之宦於大夫者之為之服也自管仲始也

注曰仕於大夫更升於公與遠大夫之諸侯同爾禮不反服自孔氏之不喪出母以下皆陸農師之說見衛提禮記集說其帷殯及宦於大夫者之為之服四句則王氏所補

左氏傳始用六爵左傳隱五年晉於是始墨傳二十三年

始厚葬成二年始用殉成二年魯於是乎始髻襄四年魏絳

年魏絳

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襄十一年始用人于亳社。昭十魯

於是始尚羔。定八年亦記禮之始變也。孔子惡始作

俑者。始之不謹。末流不勝其弊。劉懋撰器物造

作之始為物祖。劉孝孫房德懋集經史為事始

原注馮鍾鐸事始朱繪撰事原高承增益為事物紀原。然所載乃事物之始。不足以垂

訓戒。司馬文正公。論董淑妃言唐始令妃主葬日。皆

給鼓吹。何云給鼓吹僅可一用。證議策禮非令典不足法。蘇文忠公

熙寧三年言春秋書作邱甲。襄十一年用田賦。哀十二年皆重其始

為民患也。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

惜哉。皆得謹始之義。閣按顧仲恭以通鑑不詳及核下戰謂古人讀書亦未必精審勝吾輩初怪其言之太過。今王氏於左

傳禮記尙爾余不勝慨歎。仲恭言端有味哉。集證後魏書劉芳傳。芳仲子懋字仲華。撰諸器物造作之祖十五卷。名曰物祖。北史同唐志小說家事始三卷。劉孝孫房德懋撰玉海唐

吳王諮議劉存與長史房德懋等集經史諸書以類分門為事始三卷。○二元折案。晁氏讀書附志類書類事物紀原十卷。高承編自天地生植與夫禮樂政刑經籍器用下至博奕嬉

戲之微蟲魚飛走之類。無不考其所自來。承開封人雙溪項彬序。晁氏讀書志雜家類續紀原二十卷。不著人名。氏較高承書多一卷。當是後人廣之耳。

周易集林占
風雨

事始五卷僑蜀馮鍾廣劉孝孫所著又事原錄皇朝朱繪撰其書事始之類也司馬溫公論董妃議議策禮制子曰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惟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方給鼓吹後至中宗時車后建議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明主之令典不足法也唐唐紹論婦人葬禮用鼓吹疏曰竊聞鼓吹之作本為軍容昔黃帝涿鹿有功以為警衛故擷鼓曲有鸞夔吼鵠鸚爭石墜崖壯士怒之類自昔功臣備禮適得用之大夫有四方之功所以恩加寵錫假如郊祀天地誠是重儀惟有宮懸本無案架故知軍樂所備尚不接於神祇鉦鼓之音豈得接於闕闈准式公主王妃已下葬禮加鼓吹歷代未聞

周易集林雜占曰占天雨否外卦得陰為雨得陽

不雨其爻發變得坎為雨得離不雨巽化為坎

先風後雨坎化為巽先雨後風見太平御覽十一集釋一階書經籍志子部五行類周易

集林十二卷京房撰七錄云伏萬壽撰

江總詩聊以著書情暫遣他鄉日元城劉公晚歲

閑居或問先生何以遣日公正色曰君子進德

修業惟日不足而可遣乎何遜總詩是詩人常語元城則聖門事也程子曰人不學則老而衰○元圻案

江總字總持濟陽考城人後主狎客之一也陳書本傳云有集三十卷元城先生語見徐度却掃編中袁絮齋作元城橫浦二先生祠堂記

陳正獻公疏曰懲羹者必吹於齋傷桃者或戒於

懲羹吹齋傷桃戒幸

江總著書遣日
劉元城正色
答遣日

馮道問唐明宗疾北夢瑣言記十國事

動靜一理喻鐘聲朱子聞鐘聲心出入

成康時戶口籍數

李楚辭惜誦云懲熱羹而吹幢北夢瑣言唐明

宗不豫馮道入問曰寢膳之間宜思調衛指果

實曰如食桃不康他日見李思戒元圻案晁氏讀書志小說類北夢瑣言二十

卷荆南孫光憲撰記唐至五代及十國雜事唐傅奕諸革隋制疏云懲沸羹者吹冷齋傷弓之鳥驚曲木

尹和靜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喻之適聞寺鐘聲

曰譬如此寺鐘方其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

士曰且更涵養見語錄朱文公在同安夜聞鐘鼓聲今本大全

集無鼓字聽其一聲未絕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懼

乃知爲學須專心致志先儒於鐘聲之入耳體

察如此元圻案朱子文集五十八張敬夫問曰頃蒙見教云往在同安因聞鐘聲遂悟收心之法顧父不揆驗之信然答曰當時所說聞鐘聲者本意不謂如此但

言人心出入無時鐘之一聲未息而吾心已屢變矣

東坡策別均戶口曰當成康刑措之後其民極盛

之時九州之籍不過千二何云千三下脫一百字萬四千有餘

夫地以十倍而民居其一按晉書地理志民口

東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九百二（閣按）郡國志引三作二十三蓋

周之盛也。（原注）見帝王世紀（集證）續郡國志注引帝王世紀云周公相成王致治刑措民口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九百二十三

吳仁傑鹽石新論取潛夫論洗金以鹽攻玉以石

鹽石新論
王符潛夫論
洗金攻玉濯
錦浣布

（閣按）潛夫論洗本作治（何紀瞻曰）治仍作洗妙盡物情○三元坊案（後漢書王符傳）符字節信隱居著書不欲章顯其名號曰潛夫論其實貢篇曰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注詩小雅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今之金工發金色者皆淬之以鹽水焉

土牛之法以歲之幹色為首支色為身納音色為

腹以立春日幹色為角耳尾支色為脛納音色

為蹄景祐元年以上土牛經四篇頒示（閣本無示字）天下

丁度為序。（集證）宋志丁度土牛經一卷（六經天文編陳氏曰）土勝水牛善耕勝水故可勝寒氣善耕故可示農耕之早晚土牛之法如甲子歲甲為幹色

青為牛首子為支色黑為身納音金色白為腹又如丙寅日立春日為幹色赤為角耳尾實為支色青為脛納音火色赤為蹄餘放此○三元坊案）說郭載土牛經一焉釋春牛顏色第一釋策牛人衣服第二釋策牛人前後第三釋籠頭繩索第四當即景祐所頒之書惟不載丁度序而題宋向孟授不知何據（宋史藝文志農家類）有丁度土牛經一卷當是因作序而誤屬之也丁度仁宗時翰林學士即撰集韻者

丁度土牛經
序
土牛色取幹
支納音
領牛人服色

也丁度仁宗時翰林學士即撰集韻者

黃石星精色

黃石公記

堦上老人爲

隱君子

蜀石經避諱
字范魯公不忘

竊鉄投杼之
疑
撥蜂拾煤

黃石公記云黃石鎮星之精也黃者鎮星色也石

者星質也

見太平御覽六

東坡以堦上老人爲隱君子

何云

秦水德子房自謂師黃石殆託意於土能剋水耳厚齋其亦寓報韓之志乎
石記三卷不著撰人名字○三元坊案
東坡留侯論曰子房受書於堦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世人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

成都石經孟蜀所刻於唐高祖太宗之諱皆缺畫

范魯公相本朝其誠子姪詩曰堯舜理曰深泉

薄冰猶不忘唐也

何云乃相承以熟未可爲不忘唐之誰也厚齋特望人不遽忘宋耳
集韻容齋隨筆蜀本石九經皆孟昶時

所刻其書淵世民皆缺畫蓋爲唐高祖太宗諱也昶父知祥嘗爲莊宗明宗臣然於存疑詞源字乃不諱前蜀王氏已稱帝而其所立龍興寺碑言及唐諸帝亦皆半闕乃知唐之澤遠矣

劉夢得

上杜司徒書

曰於竊鉄而知心目之可亂於撥蜂

而知父子之可間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疑東

坡辯策問奏劄引之而改撥蜂一句云於投杼

而知母子之可疑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惑

元折案

一列子說符篇曰人有亡鉄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鉄也顏色竊鉄也言語竊鉄也動作態度無爲而不竊鉄也俄而相其谷而得其鉄
呂氏春秋任數篇
孔子窮乎陳蔡之間

最通不喜術

數說天命知委命

之別慈湖實希元

訊日者裴晉公魚蒜

文潛詩誤盧杞為元

七日不嘗粒類回索米得而爨之孔子望見類回攪其甑中而食之選問進食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類回對曰不可嚮者煤炭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攪而飯之孔子數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香山詩云會家機上聞投杆尹氏園中見撥蜂但以恩情生罅隙何人不解作江充白

鼂文元全五各公平平生不喜術數之說術者嘗以三

命語之公曰自然之分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

也推理安常委命也何必逆計未然乎案文元語見東都事略本傳

李仁甫長編一百十五慈湖先生謂真文忠公曰希元有志於

學顧未能忘富貴利達何也公莫知所謂先生

曰子嘗以命訊日者故知之夫必去是心而後

可以語道此真西山書慈湖先生行狀後語元折案一晁文元昭德新篇上卷一必然之期素定之分謂之命其理自然謂之天命知識此理謂之知

命委順此理謂之委命命與情兩不相制而於命中起一切之情徒自苦耳能不爾者謂之達人晁公武曰五世祖文元公諱迥字明達澧州人自父始徙家彭門太平興國五年進士

以太子少保致仕文元證也李獻臣言公服膺墳典者年不鮮少遇異人指導心要不喜術數之說唐趙璘因話錄裴晉公不信術數不喜服食每語人曰雞猪魚蒜遇著即食生老病

死時至則行皆達人之言也慈湖語見西山慈湖先生行述

張文潛寓陳雜詩言顏平原事誤以盧杞為元相

顏平原使希
烈死節
元載籍家椒
八百石

文潛昌谷訪
長吉居
長吉弱馬錦
囊

延年術熊經
鳥伸
華佗六禽戲
魏文五鎚之
鍛
免浴煖躍虎

似葑菘菁相

國。

元折案一張文潛寓陳雜詩十首之四云唐有元相國實殺顏平原平原腹有丹尸解神已仙蘇公死已矣人見如生前致令遺其像委曲與人言相國死倉卒機機塞其咽家

門隨手破但怪板斛千顏公黃塵外風節猶凜然元子墮九幽遺臭萬世傳唐書百五十

三類真卿傳李希烈陷汝州杞乃建遣真卿四方所信若佳論之可不勞師而定詔可希烈

僖稱帝使問儀式對曰老夫奉矣會掌國禮所記諸侯朝親耳希烈怒殺之元載傳見

見奸臣傳下傳云李希烈反杞素惡真卿即令宣慰其軍卒為賊害

李長吉有春歸昌谷詩張文潛春游昌谷訪長吉

故居云惆悵錦囊生遺居無復處原注在河南福昌縣三鄉東一集證河南府宜

陽縣唐宋之福昌縣也縣西有昌谷水與甘水俱流注於洛水元折案唐書文苑李賀傳賀字長吉每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先未立題及暮歸足成之

日率如此其母探囊中見所書多即怒曰是兒要渠出心血乃已耳

唐六典十四按注崔寔正論云熊經鳥伸延年之術故華佗有六禽之戲魏文有五鎚之鍛後漢

華佗傳云五禽元折案華佗語吳普曰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百熊四曰猿五曰鳥淮南子精神訓曰是故真人

之游若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免浴煖躍虎顧却是六禽又繆稱訓熊之好經高誘注經動導引

詩釋文草木疏云葑蕪菁也郭璞云今菘菜也案

蕪菁至南變

菘芥

瑤簪玉筍不可見

可

司空圖論救

時自處

陳太邱仁愛

容衆

郭有道勤誨

誘人

表聖伴墮笏

歸隱

化書言奢儉

貧富

季元衡儉說

八言

持江南有葑

〔案〕葑釋文作菘作葑似誤

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

以上邙谷風釋文

張文潛

郭園送蕪菁感成長句

詩蕪菁至南皆變菘菘美在上

根不食瑤簪玉筍不可見使我每食思故國

〔案〕

菘含草木狀蕪菁嶺嶠以南俱無之偶有士人因官播種就彼種之出地則變爲芥亦稱種江北爲菘之類也至曲江方有菘彼人謂之菘菘

司空表聖題東漢傳後有取於陳太邱之容衆郭

有道之誘人此表聖所以自處也

〔闕按〕元求江南人才至矣而王氏以博學雄文名

弓旌獨不及焉當時必有所以自處者○三元折案〔唐〕文粹九十九載司空圖題東漢傳後曰君子之救時也亦必相時度力以致其用不可則靜而鎮之以道訓服荷屬鋒氣果於擊搏

道不能化力不能制是將濟時重困故元禮之徒終致鉤黨之禍陳太邱之容衆郭有道之誘人其意未嘗沮物而彼亦不厚其禮利害可見矣〔唐〕書司空圖傳○圖字表聖景福中擢諫

議大夫見朝政日壞自惟出不如處稱疾不赴昭宗遷洛陽轉兵部侍郎懼柳璨誣陷不得已赴之入見墮笏失儀遂得罪罷去卜居中條山王官谷名亭曰休休又號忍辱居士思以警省

保全終始聞哀帝弒不食而卒〔文選〕蔡邕陳太邱碑序曰先生諱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仁而愛人使夫少長咸安懷之望太邱一年德務中庸教勢不肅〔又〕郭有道碑文字曰先生

諱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也潛德衡門收朋勸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辭曰棲遲秘邱善誘能教蘇赫三事幾行其招

化書曰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

者心常富

見儉

季元衡

〔案〕證曰名壽南紹興十八年宏詞科

儉說曰貧饜以

晏子儉嗇吝
愛之別
齊邱子竊譚
峭書

觀驅雞得御
民術

溫公獨樂園
讀書堂
草木以妨步
礙冠去
周子不除窗
前草

招辱不若儉而守廉。干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牟以聚仇。不若儉而養福。放肆以逐欲。不

若儉而安性。皆要言也。

〔閩按〕《炳燭齋筆記》：嗇於己不嗇於人謂之儉。嗇於人不嗇於己謂之吝。嗇於己並嗇於人。

謂之愛儉者君子之德也。吝與愛小人之事也。斯言出晏子如晏子者真能儉者也。○《元圻案》：《四庫全書》《明目錄》：子部雜家化書六卷。南唐譚峭撰。宋齊邱撰。為己作故亦謂之齊邱子。凡六篇曰：道化術化德化仁化食化儉化峭。本道士故大旨多出於黃老而附合於儒言。《文中子曰》：廉者常樂無求。食者常憂不足。《姚合新昌里詩》曰：近貧日益廉。近富日益貪。《顏氏家訓》曰：儉者省約為禮之謂也。吝者窮急不卹之謂也。今有奢則施儉則吝。如能施而不奢。儉而不吝。可矣。

荀悅申鑒

政體篇

曰：觀孺子之驅雞而見御民之術。

術今本作

方 孺子之驅雞。急則驚。緩則滯。馴則安。

今本脫此三字 許

渾詩：遯跡驅雞吏。

司馬公時至獨樂園危坐讀書堂。

〔案〕溫公集有獨樂園七詠。讀書堂其一也。

嘗

云：草妨步則薙之。木礙冠則芟之。其他任其自

然。相與同生天地間。亦各欲遂其生耳。張文潛

庭草詩云：人生羣動中。一氣本不殊。奈何欲自

王渙之達言
舟車仕宦以
危自處

商鞅董卓輕
民不可與慮始
樂成
百姓慶沸蟻
聚

上梁文始闢
閩門
兒郎偉兒郎
懣
舉大木呼與
講

私害彼安其軀亦此意也。觀此則知周子窗前

草不除之意。元折案温公作邵興宗南園草威不翦詩云謂言彼草木於我
何疏親於間置取舍豈得見天真不若任其然同受雨露恩

王渙之曰乘車常以顛墜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

之仕宦常以不遇處之無事矣。語見宋徐度却掃編下此言近

於達者。元折案王渙之字彥舟衢州常山人徽宗時知中山府加寶文閣直學士宋
史附見其兄王渙之傳渙之滕元發婿見東坡代張方平作滕公墓誌

民不可與慮始商鞅之變法也百姓何足與議董

卓之遷都也沸百姓以從己欲其效可觀矣。元折案

二商子更法篇愚者昧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可與樂成功
三國志董卓傳注續漢書曰卓言宜復遷都長安楊彪曰恐百姓驚愕慶沸蟻聚以致擾亂卓正色曰公

欲沮國家耶百姓小民何足與議

後魏温子昇閩闔門上梁祝文云惟王建國配彼

太微大君有命高門啓扉良辰是簡枝卜無違

雕梁乃架綺翼斯飛八龍杳杳九重巍巍居辰

納祐就日垂衣一人有慶四海爰歸此上梁文

仁義足包寬嚴

傅元席端左
右銘
冠銘戒居高
在上
被銘言寒温
厚薄
鵜觚子傅子

之始也。

（原注）兒郎傳猶言兒郎感攻燒嘗辨之○（元折案）此條本吳曾能改齊漫錄（樓攻媿跋姜氏上梁文云）上梁文必言兒郎儘舊不曉其義或以為唯

諾之唯或以為奇偉之偉皆所未安在勅局時見元豐中獲盜推賞刑部例皆節元案不改俗語有陳棘云我部領你感願逐去深州邊吉云我隨你感去感音悶俗音門猶言輩也獨秦州李德一案云自家偉不如今夜去余啞然笑曰得之矣所謂兒郎傳者猶言兒郎誘蓋呼而告之此關中方言也上梁有文尙矣唐都長安循襲之嘗以語尙書廷之沈侍郎虞卿汪司業季路諸公皆博洽之士皆以為前所未聞或有云用相兒郎之偉者殆誤矣（宋葉大慶愛日齋）叢抄亦載能改齊漫錄及樓攻媿之說又曰子記呂氏春秋月令舉大木者前呼與後亦應之（高誘注為舉重勸力之歌聲也與誘注或作邪譌（淮南子曰）邪許豈偉亦古者舉木隱和之音

真文忠公

送陳端父宰武義序

曰仁義足以包寬嚴而寬嚴不足

以盡仁義

（元折案）司馬遷公曰寬而疾惡嚴而原情則寬嚴即仁義矣

傅元席銘左端曰閑居勿極其歡右端曰寢處毋忘其患左後曰居其安無忘其危右後曰惑生於邪色禍成於多言冠銘曰居高無忘危在上無忘敬懼則安敬則正被銘曰被雖温無忘人之寒無厚於己無薄於人

（元折案）（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傅家傳子一卷晉司隸校尉鵜觚子北地傅元

撰晉書本傳稱有內外中篇凡四部六錄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隋唐志皆載傅子一百二十卷宋志僅載五卷傳本久佚今檢永樂大典中得文義完具者十有二篇其大典失載篇目及

他書所徵引者復蒐輯得四十餘條 此條所引諸銘今不載於本書見藝文類聚服飾部中蓋本書外別傳也

梁元帝孝德傳

涓塵之孝河海之慈

孟郊詩寸草春暉語

披詩微生慈顏沈攀

草木無謝天力處

春風不見桃李實

杉梅猶人與不待文

不扶而直傲冰雪

漢晉隋唐戶口

梁元帝孝德傳天性讚曰欲報之德不可方思涓

塵之孝河海之慈見藝文類聚孝部即子血東野寸草報春之

意三元折案周密公謫浩然齋雅談曰東坡詩云微生真草木無處謝天力慈顏如春風不見桃李實古今抱此懷有志俯仰失其言尤悲東萊子慈我云我蒿不能報天地之生

育猶人子不能報父母之劬勞皆祖郊之意也孟東野名郊武康人年五十始成進士爲溧陽尉嘗作遊子吟云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

春暉隋書經籍志雜傳類孝德傳三十卷梁元帝撰

蘇子由記杉謂求之於人蓋所謂不待文王而興

者陳同甫之言梅也亦然三元折案蘇子由南康直節堂記曰杉不扶而直其生能傲冰雪而死能利棟宇

者與竹柏同而以直過之求之於人蓋所謂不待文王而興者耶今陳龍川集無言梅之文當考

漢桓永壽二年戶一千六百閩按本作七萬七千九百

六十案後漢書郡國志注引帝王世紀曰漢桓永壽二年戶二千六百七萬九百六十

今云二千當是世紀之誤故王至晉武太康元年平吳戶止二

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閩按漏十字何本有十字隋文

劉夢得何卜
賦
凶種
利種厄
坡詩耕兩刈
晴順風

隋煬自比長
城公
陳后主沈后
從寫

開皇中戶八百七十萬。至唐高祖武德初戶止

二百餘萬。高宗永徽初戶僅及三百八十萬元

宗天寶末戶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九。至肅

宗乾元二三年戶止一百九十三萬二千一百二

十四。以上皆會要載永徽三年民部尙書高履行奏疏中文見玉海二百兵禍之慘如此。（閣按）孝平元始二年戶千三

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一十二至光武中元二年戶止四百二十七萬千六百三十四

○（元圻案）孝平戶數晉書地理志三百作二百隋志同光武戶數見後漢書郡國志

劉夢得河卜賦云同涉于川。（元隱筆記）引作同舟于江其時在風

者之吉。泝者之凶。同藝于野。（野筆記作陸）其時在澤。伊

種之利。（利筆記作喜）乃桂之厄。東坡（泗州僧伽塔）詩耕田欲雨

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本此意。（元圻案）此條本雙頭正木隱筆記（宋史繩祖

學齋帖曝曰）東坡以一聯此十四字而包盡劉禹錫四對三十二字之義蓋奪胎換骨之妙也

隋煬帝謂蕭后曰。儂不失爲長城公。卿不失爲沈后。長城公謂陳後主。沈后者後主之沈后也。通

通鑑釋文之
外間大有人
圖復

會攻書解誤
會肢

機雲李德林
非利國
張華稱利獲
二俊
周高祖平齊
之論
河橋鹿苑之
敗

鑑釋文以沈音沉謂沉酒之后誤矣。

（全云）胡身之已辨之○（元圻案）（通

鑑唐紀）高祖武德元年隋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見天下危亂意亦不自安常夜置酒仰視天文謂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復然復不失為長城公卿不失為沈后且共樂飲耳（胡三省注曰）長城公陳叔寶叔寶后沈氏（陳書後主紀）隋仁壽四年十一月薨於洛陽追贈大將軍封長城縣公諡曰煬（沈后傳）后與後主俱入長安隋煬帝每所巡幸每令從駕（隋書蕭后傳）后沒於寶建德突厥處羅可汗遣使迎之遂入於虜庭煬帝之言驗矣（四庫全書總目史部編年類）（通鑑釋文）辨誤十二卷元胡三省撰釋文本南宋時蜀人史炤所作淺陋特甚三省因作此書以刊正之

會攻字彥和為書解朱文公呂成公皆取之館閣

書日書講義博士會肢等解蓋誤以攻為肢。

（集證）

朱子云會彥和熙豐後人解禹貢林少穎吳才老甚取之○（元圻案）攻音民

伐吳之役利獲一俊張華之稱陸機雲也平齊之

利唯在於爾周高祖之論李德林也機雲於河

橋之役與王師為敵其不忠大矣德林願以死

奉楊堅復以所以事齊者事周矣二國何利焉

是以持國必崇名節持身必守行誼

（全云）成嘯係之○（元圻案）（水經注

十六晉後略曰成都王穎使吳人陸機爲前鋒都督伐京師輕通爲洛軍所乘大敗于鹿苑
晉書陸機傳太康末機與弟雲俱入洛張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
成都王穎與河間王起兵討長沙王又假機大都督自朝歌至於河橋鼓聲聞數百里長沙王
又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又雲傳張昌爲亂穎上雲爲使持節大都督前鋒將軍
以討昌會伐長沙王乃止機之敗也穎并收雲隋書李德林傳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
也齊承光中授機同三司及周武帝克齊入鄴之日敕唐道和宣旨慰諭云平齊之利唯在於
爾大象初賜爵成安縣男宣帝大漸屬高祖初受顧命拜國公楊惠謂德林曰朝廷賜令總文
武事非羣才輔佐無以克成大業今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德林聞之甚喜乃答云德林雖庸
樸微誠亦有所在若曲相提獎必望
以死奉公高祖大悅卽召與語

錄異傳曰周時尹氏貴盛五葉不別會食數千人

遭饑荒羅鼎作粥

案見初學記食物部粥類

春秋書尹氏譏世卿

尹氏五葉不別
饑荒羅鼎作粥
尹吉甫清風堂
錄異傳佚作者

然能與周同盛衰者亦有家法維持之也近世
紀輿地者謂尹吉甫蜀人爲作清風堂其謬妄
甚矣物則秉彝之詩吉甫庶幾知道者而不能
察撥蜂之讒能知而不能行也

集證錄異傳隋唐志不著錄藝文類聚初學記御覽羅弓之

通志氏族略尹氏少昊之子封於尹城因爲氏子孫世爲周卿士食采于尹今汾州有尹吉甫墓

王羲之傳論

案晉書陸機王羲之二傳論乃唐太宗御製

師宜懸帳之奇以衛恆

太宗陸機羲之傳論

梁鵠書懸著

帳中

衛恆四體書

序

醉師宜官竊

札

王次仲善隸

楷

魏武釘壁玩

孟黃書

朋鵬皆鳳字

迨遙遊言鵬

鯤

崔譔莊子注

王簡棲頭陀

寺碑

中少字宜闕

疑

四體書序攷之懸帳乃梁鵠書非師宜官書也

〔元圻案〕三國志魏武紀注衛恆四體書序曰上谷王次仲善隸書始為楷法至靈帝好書世多能者而師宜官為最甚矜其能每書輒焚削其札梁鵠乃益為板而飲之酒俟其醉而竊其札鵠卒以攻書至選部尚書於是公欲為洛陽令鵠以為北部尉鵠後依劉表及荊州平公募求鵠鵠懼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使在秘書以勸書自効公嘗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謂勝宜官鵠字孟黃安定人魏宮殿題署皆鵠書也〔水經注十六〕魏太祖平荊州漢吏部尚書安定梁孟黃善師宜官八分體求以贖死太祖善其法常仰繫帳中愛玩之以為勝宜官載本傳及唐張彥遠法書要錄中

說文朋及鵬皆古文鳳字宋玉曰鳥有鳳而魚有

鯤莊子音義崔譔二云鵬音鳳〔全不詳見爾雅翼〇三元圻案〕陸氏釋文序錄曰崔譔莊子注十

卷二十七篇清河人晉議郎又莊子迨遙遊釋文曰鵬步登反徐音朋郭甫登反崔音鳳云鵬即古鳳字非來儀之鳳也說文云朋及鵬皆古文鳳字也朋為象形鳳飛羣為從以萬數故以鵬為朋黨字字林云鵬朋黨字古以為鳳字〔宋玉曰〕鳥有鳳而魚有鯤即莊子迨遙遊所說之鵬鯤也莊子作鵬而宋玉作鳳引之以證鵬之即鳳字

王巾字簡棲作頭陀寺碑說文通釋以為王少

〔何〕

少古左字〔程易田云焦氏筆乘續集〕王簡棲揚州修辨其名為少音儻不為巾亦非也說文竹從兩個个亦作箇據字簡棲知其為个耳余謂簡棲於巾字少字並難通於个字亦費解姑從其說然此等處斷宜闕疑〇三元圻案字等文選注引姓氏英賢錄曰王少字簡棲琅邪臨沂人也有學業為頭陀寺碑文詞巧麗為世所重碑在鄂州題云齊國錄事參軍琅邪王少製石刻作少當以為據余兄靜軒曰說文無个字承即个也且竹從倒艸以為竹從兩個个亦非

夷吾記封禪
十二
獻子五友忘
三

城隍神見祀
典之始
赤蛇繞牛口

採藤曲效王
建體
魯人酒薄邯
鄲圍
西河渡橋南
越悲
調紅藤指黃
犢
袁良碑即
生

封禪七十二家管夷吾所記者十有二。(案)見史記封禪書子孟獻

子友五人。孟子所忘者二。記誦之學勿強其所

不知。

集古錄李陽冰記云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爾。

按北齊慕容儼鎮郢城。城中先有神祀。俗號城

隍神。見北齊書本傳則唐以前已有之。(開按)隋五行志梁武陵王紀祭城隍神將烹牛有赤蛇繞牛口紀與

儼同時經籍志鮑至撰南雍州記記云南陽城有蕭相國廟相傳謂為城隍神記文則見通典引者(何云)宋以後城隍之祀遍天下且各立名字趙與皆實退錄有二條言之頗詳○(元圻案)李陽冰縉雲縣城隍神記見唐文粹七十一

唐子西採藤曲魯人酒薄邯鄲圍西河渡橋南越

悲。(原注)下一句未見所出(何云)若此錦鑄為對尙未工(又云)予作一句云魯壺為王室之鎮而酒薄終以被圍思下句對未得○(元圻案)唐子西採藤曲效王建體魯人

酒薄邯鄲圍西河渡橋南越悲歲調紅藤百萬計此實一作無窮時去年採藤藤已受今年採藤藤轉場入山十日脫身歸新藤出土拳如蕨淇園取竹況有年越山採藤輪不前今年輪藤

指黃犢明年輪藤波及屋吾皇養民如養兒擊空為此謀者誰

集古錄漢袁良碑云當秦之亂隱居河洛高祖破

集古錄漢袁良碑云當秦之亂隱居河洛高祖破

漢楚相拒榮
陽升菴僑厚
齊語
袁氏先世濤
共車千秋分
一字

項實從其冊。天下既定，還宅扶樂。歐陽公云：蓋

不知爲何人也。愚按高祖紀二年，漢王自成臯

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

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

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息，使韓信

等得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如

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

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卽此（閩本作轅

生也。（原注：轅與袁同。閩按：引高祖紀，證卽轅生已見。洪氏隸釋：楊升庵載此碑，繫以王康麟曰：轅生說行而身隱，鴻飛魚潛，脫屣圭組，遠希魯連，近慕董公，亦古之

逸民，不可與辨士說客並論也。今刊本抄本俱無知屬楊氏假託，所謂英雄欺人，亦時有之者。或訝曰：王子充引辨水經語，子信其爲王氏而升庵明引王氏語，子反削正之，何居余笑曰：觀

人於其素。○元圻案：洪氏隸釋攷證語與王氏此條及急就篇注略同。一集古錄載袁夏碑云：厥先舜苗世爲封君，周興虞闕，父自此而滅。又云：滿爲陳侯，至元孫濤塗以氏立姓。

曰袁。王氏急就篇注曰：愛氏之先本與陳同姓，陳申公生靜，伯甫伯甫八世孫愛諸生濤，塗因而命氏。其後或爲轅字，又作袁字，本一族也。漢有袁盎。一北史：李繪與梁人汎言氏族

袁狎曰：未若我本出自黃帝，在十四姓之限。繪曰：兄所出雖遠，當是共車千秋分一字耳，可爲轅袁一族之證。

武帝起集靈宮

歐陽跋集古錄疏漏

石尤風亦作石郵
石氏女亡以尤行旅

漢華山廟碑武帝立宮曰集靈殿曰存僊門曰望

僊集古錄跋歐陽公尾云集靈宮他書皆不見惟見此

碑按漢地理志京北華陰縣太華山在南有祠

集靈宮武帝起公偶未之攷耳闕案余嘗謂蓋世文人無過歐公而學殖之陋亦無過公傳

山先生聞之曰子得毋以劉原父有好箇歐九之云從而和之乎余曰非敢然實親驗之集古錄跋尾○元圻案歐陽集古錄附載黃伯思云東觀餘論漢書地理志太華山在華陽南

有祠集靈宮武帝起○又桓譚僊賦敘華山有集靈宮不獨見於此碑也○三輔黃圖曰集靈宮集仙宮存仙殿望仙臺望仙觀俱在華陰縣界皆武帝宮觀名也○宋董道廣川書跋曰

漢武集靈宮見於漢志桓譚嘗賦之○鄧道元曰敷水北逕集靈宮其事甚備承叔惜不得見也○張旭序曰岱山石立中宗繼統太華授璧秦胡絕緒白魚入舟姬武建業寶珪出水子胡

喪位布五方則處其西列三條則居其中世宗又經集靈之宮於其下想松喬之儻然則集靈亦其威哉○三輔黃圖書其制度類聚亦書其名劉勰蓋嘗言之矣予因得考之信

容齋五筆石尤風引陳子昂戴叔倫司空文明詩

意其為打頭逆風也李義山詩作石郵○原注來風○原注石郵○原注楊

古文公詩亦作郵○原注石郵風惡客心愁○元圻案容齋五筆三石尤風不知其義意其為打頭逆風也唐人詩好用之○陳子昂入峽苦

風云○故鄉今日友歡會坐應同○率知巴峽路辛苦石尤風○戴叔倫送裴明州云瀟水連湘水千波萬浪中知君未得去慚愧石尤風○司空文明留廣秦卿云知有前期在難分此夜中

無將古人意不及石尤風○計南朝篇詠必多用之不暇憶也○元陰時夫韻府羣玉引江湖紀聞云石尤風者傳聞石氏女嫁為尤郎婦情好甚焉尤出不歸妻臨亡歎曰吾恨不能阻

翁王五學記聞卷二十一

其行以至於此。今凡有商賈遠行，吾當作大風。爲天下婦人阻之。自後商旅發，松楸打頭，逆風則曰此石尤風也。婦人以夫姓爲名，故曰石尤。又丁都護歌：願作石尤風，四面斷行旅。丁都護，歌宋武帝。製見通典樂五。

士儒志行之異

名可竊擲不可欺

王

李翱戒王載
名章揚
劉元城不稱
王肇字

古者有常心曰士，無常心曰民。爲己曰君子，儒爲人曰小人。儒善利之間而舜跖分焉。服言行而堯桀異焉。仁義之心存與不存，而人禽別焉。懷乎其可懼焉。夫尚志謂之士，行己有恥謂之士。否則何以異乎工商？特立獨行謂之儒，通天地人謂之儒。否則何以異乎老釋？困而不學則下民爾。待文王而興，則凡民爾。無其實而竊其名，可以欺其心，不可以欺其鄉。元圻案：真西山曰：士有爵位顯於朝而名不見於鄉，事業彰於世而行不足以服其家，暫立者易能素積者難捨。

古者重長幼之序。齒幼位卑，而名章揚二君。李翱所以戒朱載言也。後生不稱前輩字。劉元城所

門人則名朋
友字
後生不稱前
輩表德
著韓騎驢字
劉延世

韓霜露李日
月逆傳

柳芳氏族論
巫乙陶匠卜
講乙
乙氏商湯後

明州唐末五
亂
吳令老莪劉
三亂
明州由鄞縣
分置

以稱馬永卿也。

（元圻案）唐文粹李翱答進士王載言書曰：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足下之書曰：韋君詞揚君潛足下之

德與二君未知前後也。而足下齒幼而位卑，而皆名之。傳曰：吾見其與先生並行也，竊恐足下不思乃陷於此。王氏引作朱載言，未知孰是。

（馬永卿記劉元城語錄曰：僕初見先生問曰：王鞏安否？僕對曰：王學士安樂來赴任時，嘗往別之後兩日，詹承議輔語僕曰：適見劉待制云：新主簿可教，因問何以得之。公曰：後生不稱前輩，表德此為得體。〔晉書劉兆傳〕嘗有人著

韓騎驢至門外曰：吾欲見劉延世，兆儒德道業青州無稱其字者，門人大怒。

李希烈之黨有韓霜露，朱泚之黨有李日月，逆傳

之無天甚矣。

（何云）小人不學故耳，不得以此為罪也。○（元圻案）唐書李希烈傳：希烈建僞號，遣董待名、韓霜露等分掠州縣。江西節度使曹

王舉擊拔斬黃敗李良，韓霜露走之。〔朱泚傳〕泚僭即僞位，國號大秦，賊將李日月銳甚，燒陵廟，國簿御物自謂無前，軍賊射殺之。

柳芳論氏族曰：氏於事則巫乙，匠陶按風俗通乙

當作卜。

〔閩按〕今風俗通義無則王氏所見猶全本。〔集證〕柳芳論載文苑英華風俗通語見太平御覽三百六十四廣韻巫字下引風俗通云：氏於事則巫卜，陶匠是也。通志氏族略兩引風俗通皆作巫卜，匠陶夾擦又云：乙氏子姓商湯字天乙，支孫因以王父字為氏。

明州開元二十六年置，訖於唐末凡五亂。寶應

元年

袁晁陷明州一也。貞元

德宗六年改元

十四年明

州將栗鏗殺其刺史盧雲以反，二也。乾符

德宗即位初元

裴璩敗王郢
年月

舜跖堯桀之
分

劉柳呂溫坐
叔文黨
議罷中人兵
權

四年王郢陷明州三也。中和（傳宗八年改元）元年鄭賊鍾

季文陷明州四也。景福（昭宗四年改元）二年明州將黃晟

自稱刺史五也。（全云明州八亂天寶中吳令老是首禍粟離之後有裴甫王郢之後有劉文深寧之言猶未備○元圻案）元和郡縣志

二十六）明州本會稽之鄞縣漢句章縣地也武德四年于縣立鄞州八年廢開元二十六年採訪使齊澣奏分越州之鄞縣置明州以境內四明山爲名 吳令老唐書元宗紀通鑑並作

吳令光

通鑑浙西節度使裴璩敗王郢在乾符四年閏二

月紀乃謂二年七月當從通鑑璩字挺秀見世

系表。（元圻案）通鑑裴璩誣之從曾孫也

孟子曰舜跖之分利與善之間也。蕭望之曰堯桀

之分在於義利而已。（元圻案）漢書蕭望之傳張敞上書言令諸有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望

之與少府李彊議以爲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矣

范文正公李衡公浙西述 夢詩序謂劉禹錫柳宗元呂溫數人坐

王叔文黨貶廢不用。（案）下云覽數君子之迷而禮義精密涉道非淺如叔文狂甚義必不交叔文以藝進東宮人望素輕然

章舉以私衛

構獄

王叔文進由

東宮

叔文革除風

弊

子厚欲借叔

文伸志

年少氣銳昧

幾微

諸人意未可

厚非

溫公受欺蔡

元良

未讀承貞行

鄭注李訓有

心人

老子師商容

常從

傳稱叔文

知書好論理道為太子所信順宗即位遂見用

引禹錫等決事禁中

全

禹錫等安能在禁中

及議罷中入兵權悟俱文珍輩又絕章皋

私請欲斬劉闢其意非忠乎皋銜之

會順宗病篤

揣太

子意請監國而誅叔文

憲宗納皋之謀而行內禪故當朝左右謂之黨人者豈復見雪

唐書蕪

駁因其成敗而書之無所裁正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聞夫子褒貶不以一疵而廢其人

之業也因刻三君子之詩而傷焉至於柳呂文章皆非常之士亦不幸之甚也

韓退之欲作唐一經誅姦

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

此昌黎答崔立之書

豈有意於諸君

子乎

以上皆范文正公語

閩按比之匪人何潛德之有不讀承貞行耶何云任文訓注其為小人也南朝以費叛雖得黃裳元吉之占終歸於敗豈有枉己而能正

人者乎又云柳子厚亦佳士失在未能立而遽用權以為可以借叔文以伸其意志不知比之匪人所傷已多安能有為也又云范公豈未讀承貞行耶前之任文後之訓注皆檢邪小人託

正義以行其私者也

方樓山云三至論余并謂鄭注李訓亦有心人又云柳劉輩坐不知人

耳其意則何可厚非同馬公亦受欺蔡元良

實能革除風弊特進身不以正故一貶而下流歸之○元圻案

柳子厚與許孟容書云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

公作柳子厚墓誌曰一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願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皆實錄也

淮南子

繆稱

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文子

上德二云

見舌守柔
常撰日月星
氣書

席壽既壽禱

犀甲壽百年

八米盧郎或

為采

盧思道挽文

宣八首

八米關中言

精鑿

帝

四三王六五

三王不足四

五霸不足六
四三墳六五
典

學常樞

〔原注〕淮南誤〔說苑〕亦云常樞〔集證〕〔漢藝文志〕天文家常從日月星氣二十一卷師古曰常從人姓名老子師之又作常樞〔呂氏春秋審應覽離

謂篇〕箕子商容以此窮〔高誘注〕商容紂時賢人老子所從學者

唐百官志守宮令席壽二年既壽五年禱壽七年

〔原注〕語本考工記○〔元圻案〕〔宋龔頤正芥隱筆記曰〕唐書百官志席壽謂器用經久謂之壽考工記犀甲壽百年起於此

北齊擇盧思道之詩得八首

〔闕按〕各作挽歌十首

人稱八米盧

郎

事見北齊書本傳或謂米當為采徐錯云八米以稻喻之

若言十稻之中得八粒米也

〔何云〕米當為采見〔齊書〕察記○〔元圻案〕〔朱翌〕〔齊書〕察記曰魯

直與高子勉云算前八米句窗下十年書〔徐師川〕與潘邠老云字直千金師智承句稱八米繼盧郎文士各作齊文宣挽詩十首標其善者用之每不過一二首唯盧師道獨得八首時人

稱爲八米盧郎米字蓋采字之誤也十首中采擇八首耳若作米字無義理詩人不之考相襲以爲八米蓋言精鑿失之甚矣元微之酬樂天云八采詩成未伏盧可證采字爲是〔姚令

威西溪叢語曰〕八米關中語歲以六米七米八米分上中下言在數取八米取數之多也

燕丹子荆軻曰高欲令四三王下欲令六五霸

〔原注〕

四三王六五帝四三墳六五典三二曜六五緯皆本於此○〔元圻案〕〔文選〕何晏景福殿賦方〕四三皇而六五帝會何周夏之足言〔李善注〕燕丹子夏扶謂荆軻曰何以教太子軻曰

高欲令四三王下欲令六五霸於君何如也〔戰國策〕楚黃歇說秦王曰王若能持功守威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張說〕封禪頌曰〕四皇墳而六帝典〔蘇頌〕封

三二曜六五

緯

燕丹子小說

家

君苗欲焚筆

硯

崔君苗登樓

賦

士衡才多綴

辭煩

士龍雅好清

省

東嶽頌曰：墳作四而籍言七也。一隋書藝文志：小說家燕丹子一卷。

陸機傳云：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焚其

筆硯。君苗未知姓氏，攷之，雲集有與平原書云：

前登城門，意有懷，作登樓賦，極未能成，而崔君

苗作之，聊復成前意，始知其為崔君苗也。元折案：文選有應

據與從弟君苗書，書此又一君苗也。

文心雕龍鑄裁云：士衡才優而綴辭尤煩，士龍思劣

而雅好清省。今觀士龍與兄書曰：往日論文，先

辭而後情，尚絮而不取色澤。案：色何本作悅，宋板陸士龍集本作悅。兄文章

高遠絕異，然猶皆欲微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

為病耳。若復令小省，恐其妙欲不見。雲今意視

文乃好清省，欲無以尚意之至此，乃出自自然。元折案

一：張茂先謂陸士衡有才多之患。

石季甫爲鄆

車承以綉致

書陸雲

母姊曼短狐

沙蠅

士龍書陳明

州風土

北青齊東交

廣

陂田野羅

光赫之觀盤

戲至樂

采博捕魚鱧

銷比目

炙蟹臙臘燕

鱖魚石首駿

蚌蛤蚶石

始皇在鄆三

十餘日

楊孚異物志

車永茂安外甥石季甫見使爲鄆令。〔案〕晉書地理志會稽郡縣十有句章鄆郡

便道之職茂安與陸士龍書曰老人及姊自聞此問不能復食姊晝夜號泣舉家慘感昨全伯始有一將來是句章人具說此縣既有短狐之疾。〔博雅釋魚〕射工短狐蟻也又有沙蠅。〔原注玉篇〕蟲害人也房中切害人聞此消息倍益憂慮足下可具示土地之宜企望來報士龍答書曰縣去郡治不出三日直東而出水陸並通西有大湖廣縱千頃北有名山南有林澤東臨巨海往往無涯汎船長驅一舉千里北接青齊東洞交廣。〔木華海賦〕南滄朱崖北瀾天壑東演析木西薄青齊海在青徐之東南故曰西薄或曰北接也海物惟錯不可稱名遏長川以爲陂潘茂草以爲田火耕水種不煩人力決泄任意高下在心舉鋪〔何鍾一〕成雲下鋪成雨。〔土龍集〕下鋪成雨鋪作飯何注當移在此句之下

珍傲宋版

舉鍾爲雲決渠爲雨 班固西都賦 決渠降雨荷鍾成雲

既浸既潤。隨時代序。官無逋滯。

之穀。民無饑乏之慮。衣食常充。倉庫恆實。榮辱

既明。禮節甚備。爲君甚簡。爲民亦易。季冬之月。

牧 何云疑是田收 龍集 牧字下原脫一字

禮記月令 孟秋之月鷹乃祭

既畢。嚴霜隕而蒹葭萎。林鳥祭

而罽羅設。

禮記月令 孟秋之月鷹乃祭

因民所欲。順時遊獵。

結置繞岡。

何本旁注

密罔彌山。

班固西都賦 果綱連絃。籠山絡野。注方言曰。絡繞也。張衡西京賦。結置百里。述

杜塞蹊 司馬相如子虛賦 置罔彌山。

放鷹走犬。大弓弩亂發。鳥不得飛。獸不

得逸。

何云獸一作狩 張衡西京賦 鳥不暇舉。獸不得發。注舉飛也。

真光赫之觀。

左思魏都賦 應期運而光赫。

戲之至樂也。

後漢張衡歸田賦 極盤遊之至樂。雖日夕而忘劬。

若乃斷遏海浦。隔

絕曲隈。隨潮進退。采蚌捕魚。鱣鮪赤尾。鯪齒比

目。

爾雅釋魚 鱣鮪注鱣大魚似鱣而短鼻口在頰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爲黃魚又鮪鮪鮪注鮪屬大者名王鮪小者名鮪鮪今宜都郡自京門以

上江中 通出鱣鮪之魚有一魚狀似鱣而小建平人呼絡子即此魚也

赤也 魚勞則尾赤 七命 赤尾丹鯪紫鬚青鬚 論衡 魚之唇骨鋸齒者鱣族長之人之利

口 譎詭者人共畏之 廣韻 鋸音據魚名 物性志 鋸形似石首魚

三牙似鐵鋸 爾雅釋地 東方有比目魚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鱮

不可紀名

鱠鮓鮓炙製鮓鮓炙石首

何云古人石首本用炙食

雁鮓鮓鮓

干稜三書鮓通鮓廣韻

鱠力求切魚名

說文鮓海魚名

漢書王莽傳啗鮓魚

製音制異魚圖說鮓鮓之味其美在額文選吳都賦注異物志鮓鮓魚狀如科斗大者尺餘腹下白背青黑有黃文性

有毒雖小類及大魚不敢食之悉煮燂之肥美案卽河鮓也郭璞江賦注字林曰鮓魚出南海頭上有石一名石首廣雅釋魚石首鮓也山海經滙水西流注于漢水多鮓鮓之魚其

狀如覆銚鳥首而魚翼音如磬石之聲

雁一作雁陸璣詩疏云鮓可蒸爲臠

真東海之俊味肴膳之至

妙也及其蚌蛤之屬

江賦曰紫坑如渠洪蚶專車瓊蚌晞曜以瑩珠石蚌應節而揚葩注臨海水土物志曰蚌則徑四尺背

似瓦壘有文異物志曰蚌似車蓋潔白如玉

目所希見耳所不聞品類數百難

可盡言也昔秦始皇至尊至貴前臨終南退燕

阿房離宮別館隨意所居沈淪涇渭

何云涇疑作淪○集本作淪

飲

馬昆明四方奇麗天下珍玩無所不有猶以不

如吳會也鄉東觀滄海遂御六軍南巡狩登稽

嶽刻文石身在鄞縣三十餘日

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七年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

二十里從狹中渡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而立石頌秦德又禪書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冀遇三神山之奇藥

夫以帝王之

尊不憚爾行季甫年少受命牧民武城之歌足

以興化。桑弧蓬矢。丈夫之志。經營四方。古人所

歎。何足憂乎。且彼吏民。恭謹篤慎。敬愛官長。鞭

扑不施。聲教風靡。漢吳以來。臨此縣者。無不遷

變。尊大人賢姊上下。當爲喜慶。歌舞相送。勿爲

慮也。茂安又答曰。於母前伏讀。二周舉家大小。

豁然忘愁。足下此書。足爲典誥。雖山海經異物

志。一京南都。殆不復過也。隋書經籍志地理類。山海經二十三卷。郭璞注異物志。一卷。後漢議郎楊孚撰。南

州異物志。吳丹陽太守葛震撰。恐有其言。能全志能字疑衍。錢氏大昕曰。能卽而字。無其事耳。愚

謂士龍之書。筆勢縱放。真奇作也。可以補四明

郡乘之闕遺。故詳著之。元圻案。陸士龍書見宋慶元六年朱奎孫垓范表校刊二俊文集中。二俊謂機雲兄弟也。車

茂安二書亦附見士龍集。

荀子非十二子篇曰。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嗾然而終日不

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荀卿之譏毀過矣。然因

荀卿說于夏
六朝文放蕩
開於荀

秦趙始師皆

斬地

王翦大破荆

軍

陳勝起大澤

中

東坡用檀弓
文法

迅雷風烈錯

綜語

春與猿吟秋

鷓與飛

吉日辰良

萬般蒸奠桂

酒

隕石五六鷄

退飛

其言可以見子夏門人之氣象。

（全五）六朝之文放蕩開於荀子不特斯非之爲害也

秦之破楚也。王翦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楚之滅

秦也。陳涉起於蘄大澤中，同此地也。出爾反爾。

天道昭昭矣。

（何云）此懷宋之滅而有爲言之。○（元圻案）史記王翦傳：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擊壁而守之，不肯戰。荆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今壯士擊大破荆軍，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漢書地理志》：蘄郡有蘄縣。《史記陳涉世家》：陳勝自立爲將軍，吳廣爲都尉，攻大澤鄉，收而攻蘄。下

東坡觀棊詩。誰與棊者。墨君堂記。雖微與可。天下

其孰不賢之。皆用檀弓文法。

論語迅雷風烈必變。錯綜成文。春與猿吟兮。秋鷓

與飛。本於此。非始於吉日辰良。

何云東坡先生書羅地詩作秋與鷓飛。《全五》此追過沈存

中一層。○（元圻案）《宋陳善門》《新語》曰：楚辭以日吉對辰良，以萬般蒸奠對奠桂。酒存中云。此是古人欲錯綜其語以爲鑄鍊。故耳。予謂此法本自春秋。春秋書隕石于宋五，是日六鷄退。

飛。過宋都說者皆以石鷄五六先後爲義。殊不知聖人文字之法正當如此。既曰隕石于宋五，又曰退飛鷄于宋六，豈成文理。故不得不錯綜其語以爲鍊也。楚詞正用此法。其後韓退之

作羅地碑云：春與猿吟兮，秋鷓與飛以與字上下言之。蓋亦欲語反而辭健耳。今羅地碑石刻古本如此，而歐陽公以所得李生昌黎集較之，只作秋與鷓飛。遂疑古本爲誤。惟存中爲始得

古文意然不知其自春秋出。

徐仲軍謂鄭
紫知量
朱三鄉五
歌後鄉五作
宰相
伊尹自知能
相
蔣武自知不
能相
寶祐間詩禍
東風繆掌花
權柄

徐仲車

續書鄭

謂尊官重祿人之所好也。安肯曰吾

不才。吾辱其位。甚者亡人之國。危人之天下。不

顧也。鄭紫可謂知其量矣。後村劉克莊詩謂未必朱

三能跋扈。祇因鄭五欠經綸。朱溫之篡。崔柳諸

人之罪也。於鄭紫何議焉。

方樓山云。只取朱三鄭五好對耳。集證。黃震東發歎後鄉五贊云。歎後

鄉五作宰相。搔頭不敢當。自知蓋審也。使人入如鄉五。則居其官者皆其人。豈有敢君誤國貪

權固寵之患。愚故三歎三歎於五而贊之曰。自知其必能相而相之者。古今一伊尹也。自知其

必不能相而不相之者。古今一鄉五也。人皆曰。必不能相。己獨曰。必能相。而汲汲於相者。滔滔

皆鄉五罪人也。嗚呼。伊尹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鄉五者。斯可矣。○元圻案。唐書鄭紫傳。

紫字蘊武。本善詩。其語俳諧。故使落調。世共號鄉五。歎後體聞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搔首曰。

歎後鄉五作宰相事。可知矣。固讓不聽。三月以疾乞骸骨。徐仲車節孝集二十八。書鄭紫傳。

曰。尊官重祿。人之所好也。不如是不足充其好。快其欲。彼安肯曰。吾不才也。吾辱其位者。耶有

禍敗隨之。耶取天下之笑。耶為萬世之羞。耶甚者。亡人之國。危人之天下。不顧也。豈子所謂不

知量者耶。安得知量者見之乎。予讀陳平傳。嘉平知其任。讀鄭君傳。愛君知其量。嗚呼。如君者

豈易得哉。豈易得哉。吳沃輔林玉露。渡江以來。詩禍殆絕。唯寶祐間中興江湖集。出劉潛

夫詩不是。朱三能跋扈。祇緣鄉五欠經綸。又云。東風繆掌花。權柄卻忘孤高不主張。一教器

之云。梧桐秋兩何。王府楊柳春風。彼相權。會建云。九十月春晴景。少一千年事。亂時多當

國者見而惡之。並行跋扈。朱三鄉五句。齊東野語。又以為會極詆黃巖戰場詩。

寧宗示閣名曰寶章。玉玉和。仁宗三十二年。一二年。五臺山真容。甲午改元。

同寶章閣前後

五臺山真容院

院太宗御書閣已曰寶章矣

〔集證玉海〕百六十三至和二年六月丙申以五台山真容院新修太宗

真宗御書閣為寶章閣又云寶慶二年建寶章閣藏軍宗聖製

沮澗耦耕黃

路三十一南陽葉邑

方城西有黃城山是長沮桀溺耦耕

之所所有東流水則子路問津處尸子曰楚狂接

輿耕於方城

以上皆水經注文曰方城楚邑也楚狂接輿並耕沮澗荷篠大人一時在野之賢萃於

〔原注〕方城在葉縣〔郡國志〕曰葉縣有長城

楚國聖人晚年眷眷於楚有及也〔胡明仲曰〕沮澗耦耕之地史謂蔡也〔閩按〕史謂孔子去葉反乎蔡途次經有長沮桀溺事非謂其地即蔡〔何孟〕葉公之將討白公勝也方城之外

皆曰可以入矣〔又〕云史云孔子運於蔡三歲

善讀書者或曰此法當失或曰一卷足矣奚以多

為或不求甚解或務知大義不善讀者蕭繹以

萬卷自累崔儵以五千卷自矜房法乘之不洽

事盧殷之資為詩

〔元圻案〕〔晉書載記〕石勒雅好文學嘗令儒生讀書史而聽之每以其意論古帝王善惡嘗使人讀漢書聞鄼食

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北史何妥傳〕納言欽成嘗言於上曰臣先人每戒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可立身經國何用多為〔宋書隱

逸陶潛傳〕潛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况曰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南史梁元帝紀〕帝諱繹魏軍入乃聚圖書十餘萬卷盡燒之論曰口誦六經心

沮澗耦耕黃
城路
子山問津處
接公耕方城
葉方討白公
入輿城

讀書有善有
不善
石勒使人讀
漢書
立六國此法
當失
蘇威讀孝經
一卷
蕭繹聚書萬
卷燒之
崔儵以五千
卷自矜

房法乘好書
不治事
盧殿止以書
爲詩資

廟堂二字所
見

雜卦外家
用也字

鍾子翼哀辭
荀子

通百氏有仲尼之學有公且之才適足以益其驕矜增其禍患何補金陵之覆沒救江陵之滅亡哉〔北史崔儼傳〕儼字岐叔少與范陽盧思道隴西辛德源同志友善貞持才地大暑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書者無得入此門〔通鑑齊武帝紀〕永平八年交州刺史房法乘專好讀書常屬疾不治事由是長史伏登之得擅權改易將吏不令法乘知〔韓昌黎誌盧殿墓曰〕君能爲詩自少至老詩可錄傳者在紙凡千餘篇殿於書無不讀止用爲詩資

廟堂二字見漢徐樂傳云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

形之患梅福傳云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

劉向九嘆曰始結言於廟堂王逸注言人君爲

政舉事必告宗廟議於明堂原注皆謂人君今以爲宰相誤矣〔闕按淮南

主術訓〕在御相人君掄策於廟堂之上亦兼君相言之

歐陽公記醉翁亭用也字荆公誌葛源亦終篇用

也字蓋本於易之雜卦韓文公銘張徹亦然〔元〕

〔王楙野客叢書二十七〕歐公醉翁亭記多用也字人謂此體前此未聞又觀錢公輔作越州并儀堂記亦是此體如其末云問其辦之歲月則嘉祐五年二月十七日也問其作之主人則太守刁公景純也聞其常所往來而共樂者通判沈君與宗也誰其文

之晉陵錢公輔也其機杼與歐記同此體蓋出於周易雜卦一篇

東坡鍾子翼哀辭以四言間七言學荀子成相〔元〕

翁注困學紀聞卷二十一 雜識 天一中華書局聚

四言聞七言

詩句

豐光殿四七

句增兮

披綉柳展如

評論

連換風水成

文

老泉文甫字

說

波濤淪瀾涇

潮漪

辨才詩如風

吹水成文

窈如巧婦織

錦

昌黎文驅經

獨立

周恭叔跋秦

璽文

秦璽後稱傳

國璽

李斯魚蟲篆

晉後魏石晉

璽文

元后投璽折

倚覺察雜記曰東坡作鍾子翼哀辭用四字七字為句聲韻摩天章貢徽石致兩確荀子成

相篇格也句皆協韻如人主無賢如警無相何便傷王文考靈光殿賦形形靈宮構崇宮崇

紛麗鳴兮其下皆協韻但加兮字宋費表梁谿漫志曰東坡歸自海南遇其甥柳展如出

文一卷示之曰此吾在嶺南所作也甥試次第之展如曰天慶觀乳泉賦詞意高妙當在第一

鍾子翼哀辭別出新格次之他

文稱是坡歎息以為知言

詩伐檀毛氏傳云風行水成文曰漣老泉謂風行

水上漣此天下之至文也本於此元折案初學記水總

曰濤小波曰淪平波曰瀾直波曰徑水朝夕而至曰潮風行水成文曰漣水波如錦文曰漪

蘇老泉仲兄字文甫說曰今夫風水之相瀆乎大澤之

波也紆餘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凌紆而如雲感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徊故曰

南豐詩稱昌黎黎之文云並驅六經中獨立千載後

周恭叔全云周博士跋秦璽文曰嗚呼斯乎是嘗去

詩書以愚百姓者乎是嘗聽趙高以立胡亥者

乎是嘗殺公子扶蘇與蒙恬者乎是嘗教其君

嚴督責而安恣睢者乎使其璽不得傳者斯人

鑄角 李斯請去詩
書百家 婦詔殺扶蘇
蒙恬 不恣睢督責
爲桎梏 甄官井五色
氣 宋以得璽改
元符 太祖不受契
丹秦璽 浮址集

也。而其刻畫，吾忍觀之哉。

（案陳后山叢談）前世鄧僧謂秦璽所在，爲正統故契，丹自謂得傳國璽，欲以歸太

祖太祖不受曰：吾無秦璽，不嘗爲國且亡國之餘，又何足貴乎？契丹畏服。

李微之

朝野雜記

曰：秦璽者，李斯

之魚蟲篆也。其圍四寸，至漢謂之傳國璽，迄於

獻帝所寶用者，秦璽也。歷代皆用其名。永嘉

晉懷帝元

年丁卯改

之亂，沒于劉石永和

晉穆帝元年乙巳改元

之世，復歸江

左者，晉璽也。太元

晉孝武帝四年丙子改元

之末，得自西燕，更涉

六朝，至于隋代者，慕容燕璽也。

（原注：隋謂之神璽。魏文帝紀）

大統三年春二月

槐里獲神璽大赦

劉裕北伐，得之關中。歷晉暨陳，復爲隋有。

者，姚秦璽也。開運

五代晉高祖八年甲辰改元

之亂，沒于耶律女真

獲之，以爲大寶者，石晉璽也。蓋在當時，皆誤以

爲秦璽，而秦璽之亡，則已久矣。

（元折案）以上皆雜記文，後漢光武紀注玉璽，謂曰：傳

國璽是秦始皇初定天下所刻，其玉出藍田山丞相李斯所書，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高祖至霸上，秦王子嬰獻之。至王莽篡位，就元后求璽，不與，以威逼之，乃出璽投地。璽上有一角

缺，及莽敗，李松持璽詣宛，上更始更始敗，入赤眉，劉盆子既敗，以奉光武。史記李斯列傳：斯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誅除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隸爲城旦。始臺可其議，收去詩書

百家之語以愚百姓又趙高乃謂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為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於是斯乃聽高相與謀詐為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長子扶蘇曰扶蘇以不得罷歸為太子日夜怨望為人不孝其賜劍以自裁將軍活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為人臣不忠其賜死又二世責問李斯對曰夫實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

三國志吳孫皎傳注吳書曰堅入洛軍城南甄官井上有五色氣堅令人入井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紐交五龍上一角缺初黃門張讓等作亂劫天子出奔掌璽者以投井中又引山陽公載記曰袁術將僭號聞堅得傳國璽乃拘堅夫人而奪之晉書輿服志懷帝沒胡傳國璽沒於劉聰後又沒於石勒及石季龍死胡亂穆帝世乃還江南晉陽秋孝武帝太元十九年西燕慕容暉遣子宏求救于雍州刺史郗恢獻玉璽一紐送建業自晉至梁相傳謂之鎮國璽周益公題五代應順年當檢碑本云本朝紹聖三年十二月長安村民段義掘地得玉璽玉綠色以獻于朝慶序辰安博皆言此秦璽漢以為傳國璽自五代亡之今為時出尋詔禮部御史台學士院秘書省太常寺講求定驗於是蔡京等奏考之璽文皇帝壽昌晉璽也受命於天後魏璽也有德者昌唐璽也惟德允昌石晉璽也今云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其為秦璽無疑哲宗遂以五月朔御大慶殿行朝會禮改紹聖五年為元符元年云周恭叔各行己元祐六年進士著浮址

集跋秦璽文見第六卷陳直齋曰永嘉學問所從出也

受寶之禮始於元符再行於嘉定皇帝恭膺天命

之寶至王道太宗二十年乙未改元三年真宗即位製之其後凡

嗣位則更製乾興真宗二十五年壬戌改元元年仁宗即位嘉祐

八年英宗即位至神哲徽皆製是寶嘉

仁宗三十四年丙申改元

八年英宗即位至神哲徽皆製是寶嘉

嗣位寶
受寶禮再行
買涉得寶蒙
古進繳
詔求美玉製
八寶
益八寶為九

定

寧宗十四年戊辰改元

十四年京東河北節度使賈涉繳進

皇帝恭膺天命之寶及元符三年御命之寶及

元符三年

玉海無御命以下九字

御府寶圖一冊鎮江都統翟

朝宗以玉檢來上其文若合符契又得受命於

天既壽永昌玉璽於是禮官奏受寶之禮獻之

宗廟明年正月朔日御大慶殿受寶奉安天章

閣

原注元符三年玉璽蓋徽宗即位所製○三元折案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五皇帝恭膺天命之寶者至道三年真宗嗣位時所制也後從葬定陵乾興元年仁宗即位更制

之天聖元年爲火所燬又制焉後從葬昭陵嘉祐八年六月英宗又制焉神宗哲宗皆循此制

增康之難金人取玉寶十四蓋八寶之外餘寶凡六而皇帝恭膺天命之寶居其二焉徽宗元

符三年欽宗靖康元年所制也高宗渡江庶事草創不復制矣周濟齊東野語賈涉遣都

統司計議官趙珙往河北蒙古軍前議事歸得其大將撲鹿花所獻皇帝恭膺天命之寶

宋王栻燕翼貽謀錄徽宗大觀元年詔求美玉製八寶以易六璽十一月壬戌詔曰永惟受

命之符宜有一代之製而尙循秦舊六璽之用自天申命地不受寶獲金玉於異域得妙工於

編氓八寶既成篋無前比可以來年正月朔日御大慶殿恭受八寶是舉恩數特厚據此受寶

之禮再行於大觀也

宋袁斐楓小牘遺君皇帝以于闐玉益八寶爲九寶其文云範圍天地

絢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王初察章詔曰太極

璽也而更爲寶璽也而更爲檢古者太史奉諱惡

璽更各寶

翁注困學紀聞卷二十一 雜識 手一中華書局聚

周時印已稱
魚保宗請置
受書
銅匱四各塗
方色

經路總制武
臣
文武臣賣降
明季重武臣
亦降賊

歷明鹵簿儀
圖書
政和改修飾
丹采

豈有是哉

(元折案) (左傳襄二十九年正義曰) 衛宏云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為印 唯其所好自秦以來惟天子之印獨稱璽又以玉羣臣莫敢用也案周禮

掌節貨賄用璽節節康成云今之印章也則周時印已各璽俱上下通用 (唐書元宗紀) 開元六年改傳國璽曰寶 (唐梁肅受命寶賦序) 受命寶在昔曰傳國璽自秦始皇有焉蓋取

夫一世二世傳越無窮故有傳國之號歷兩漢至陳隋武德中太宗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是器也與重同歸國家用之以受命所承更名大寶注唐車服志天寶十載改傳國寶曰承天大寶

(唐書百官志) 武后垂拱二年有魚保宗者上書請置璽以受四方之書乃鑄銅匱四塗以方色列於朝堂青匱曰延恩在東告養人勸農之享者投之丹匱曰招謀在南論時政得失

者投之白匱曰申冤在西陳抑屈者投之黑匱曰通元在北告天文祕謀者投之以御史中丞侍御史一人為理匱使天寶九載元宗以魘擊近鬼改理匱使為獻納使至德元年復舊

續通鑑長編二十五) 太宗雍熙元年改匱院為登聞檢院東延恩匱為崇仁檢南招謀匱為思諫檢西申冤匱為申明檢北通恩匱為招寶檢

祖宗之制不以武人為大帥專制一道必以文臣

為經路以總制之咸淳末

度宗 德祐初 (閣按) 瀛國公初即位乙亥改元

賣降恐後者多武人也其後文臣亦賣降矣

全云 明季

華武臣然唐通姜瓖之流終降流賊若寧武靖南則宋末張順姜才一輩人

後漢應劭有漢官鹵簿圖

(原注) 漢官儀 鹵簿管

晉有鹵簿圖鹵

簿儀齊有鹵簿儀陳有鹵簿圖

(案) (隋書經籍志) 俱著錄 唐有大

駕鹵簿一卷王象畫鹵簿圖

(唐書藝文志) 俱著錄

景德

貞宗七年 甲辰改元

漢書卷之九

流品賢不肖之辨
陸子靜講學象山

相如論巴蜀檄
父兄子弟教率
廉恥關俗長厚
唐蒙通夜郎擾蜀

終日不言義無用心
民勞則思等心生

寸其形如履

原注古兒童所戲之器非土壤也

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二

十四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為上

集韻曰引見文選謝靈運初去郡詩注御覽五百

八十四引風土記作壤尺三四寸發漢雲谷雜記云選注云長四尺三寸恐是傳寫之誤蓋其形如履使長四尺三寸不復有履形矣御覽所載為是

象山先生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

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略

元圻案袁潔齋象山先生文集序曰

先生諱九淵字子靜撫州金谿人嘗講學於象山學者尊之為象山先生
一晁景迂儒言或謂先王用人無流品之別不知東陶陳九德而後又在官則流品已著矣

司馬相如論巴蜀檄曰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

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漢時有此議論

三代之流風遺俗猶存也

何云以得己之役病民而又責以寡廉鮮恥此相如所以為佞夫也又云斷章

取之○元圻案漢書司馬相如傳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焚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

因論巴蜀民以非上意

羣居終日言不及義而險薄之習成焉飽食終日

無所用心而非僻之心生焉故曰民勞則思思

珍儻朱勝均

澤陂詩刺瘠
寐無爲

張釋之爲王
生結撰

裴度鞠場當
李愬謁

劉之道東歸
集

歐陽始黜輝
後取狀

堯舜聖仁賦
爲人頗

續經史博約
法

朝經暮史晝
子夜集

則善心生寤寐無爲澤陂之詩所以刺也。（方模山云）（顧軍人先生云）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北方之強也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南方之強也本此

劉之道輝上李肅之納拜書曰古之君子一語默

聞本作言而禮義明一施設而風俗厚如釋之進王

生之轍而漢世重名如裴度當李愬之謁而蔡

人知禮。（元疏案）（史記張釋之傳）王生者善爲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轍解顧謂張廷尉爲我結轍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

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轍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折辱廷尉使結轍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唐書

李愬傳）愬屯兵鞠場以俟裴度至愬以囊橐見度將避之愬曰此方殿上下分久矣請因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愬謁蔡人從觀（書錄解題別集釋中）劉狀元東歸集十卷大理評事銘

山劉輝之道撰輝嘉祐四年進士第一人堯舜性仁賦至今人所傳編始在場屋有聲文體奇麗歐公惡之下第及是在殿慮得其賦大喜既唱名乃輝也公爲之愕然

晁景迂曰博之以五經而約之以孝經論語博之

以太史公歐陽公史記而約之以資治通鑑康

節先生勤學曰二十歲之後三十歲之前朝經暮

史晝子夜集學者當以此爲法。（元折案）景迂語見答李大同書

雅言不聞性
道子不言無
程太極

後魏北齊俗
字巧言為辯文
子為學
柳晉傳又晉
之說
佛書多以晉
為辯
追來為歸
小免醜神蟲
赤章蔓枝斷
轂去國
大鐘方車遺
風繇
仇由由由存
猶異文

夫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性與天道高弟不得聞程

子教人大學中庸而無極太極一語未嘗及。馬氏校

云高弟元板
作高第

巧言為辯。文子為學。（闕按）見
顏氏家訓宋景文云此後魏北齊

里俗譌字也。（集證）宋景文筆記考古篇後魏北齊時里俗作偽字最多如巧
言為辯文子為學之比隋有柳晉傳又晉之說以功易巧矣子見佛

書所言辯字多作晉世人不復辯詰一北史江式傳式表曰世易風穆文字改變篆形鑿錯
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造巧辯談士以意為疑乃曰追來為歸巧言為辯小免為醜神蟲
為蓋如斯甚眾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籍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
元圻案一巧言為辯八字闕何並云見顏氏家訓今本家訓無此二語

庾信哀江南賦章蔓支以轂走宮之奇以族行呂

氏春秋中山之國有夙（何云夙
當作夙）繇者智伯欲攻之

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夙繇之君將迎鐘赤

章蔓枝諫不用斷轂而行至衛七日而夙繇亡

（原注）文苑英華作慢支（藝文類聚）作曼支皆誤○元圻案呂氏春秋慎大覽權勳
篇中山之國有夙繇者智伯欲攻之而無道也為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夙繇之君將斬
岸堙溪以迎鐘赤章蔓枝諫曰詩云唯則定國我胡以得是於智伯夫智伯之為人也貪而無
信必欲攻我而無道也故為大鐘方車二軌以遺君君因斬岸堙堙以迎鐘師必隨之弗聽有

項諫之君曰大國爲懼而子逆之不祥子禪之赤章蔓枝曰爲人臣不忠貞非也忠貞不用遠身可也斷穀而行至衛七日而此錄立事氏校本曰此舊本作風梁仲子云韓非子說林下作仇由戰國西周策作去由史記樛里子傳作仇猶高誘注國策以仇猶爲去由說文變傳口部在云呂氏春秋有存猶國智伯欲伐者也

宋次道春明退朝錄 晁子止昭德讀書志 注見卷六第三十八頁

致之東京記 朱雀門外天街東第六春明坊 宋

宣獻公宅 本玉延德宅 宣德門前天街東第四

昭德坊 晁文元公宅 致政後闢小園 號養素園

多閱佛書 起密嚴堂 開按書時春明宅子就直比他處常高一倍以便借次道家書也○元圻案一書錄解題典故類一春

明退朝錄三卷龍圖閣直學士常山宋敏求次道撰所記多故實其父宣獻公緩居第在春明坊如晁氏稱昭德也 晁公武讀書志自序曰宋宣獻公得畢文簡楊文莊家書故藏書之

富與秘閣等而常山公以瞻博聞于時余家自文元公來以輪墨顯者七世故家多書至於是正之功世無與讓云云 昭德讀書志地理類東京記三卷宋敏求編開封坊巷寺觀官驛

私地所在及諸故實極其精博 晁適證文元著昭德新編二卷其後序曰東魯之書文而雅西域之書質而備放此五說酌中而作陳直齋曰昭德者京師居第坊名也晁氏子孫皆以爲

稱 宋朱弁曲洧舊聞四宋次道龍圖云校書如掃塵隨掃隨有其家藏書皆校三五遍者世之善書以宋爲善本居春明坊昭德時士大夫喜讀書者多居其側以便宜借讀故也嘗

時春明坊宅子比他處做直常高一倍

呂氏春秋 慎大 伊尹奔夏二年反報于亳曰桀迷惑

項鍊末端好 瑣瑣

伐瑛山得二
玉
斯名者華之

道士道人所
來
樓觀置幽逸
真人
太霄經尹軌
神明臺九室

曰於未嬉好彼琬琰注云琬當作婉婉順阿意之

人或云美玉按紀年卷上云桀伐珉山得二女曰

琬曰琰斲其名於荅華之玉荅是琬華是琰原註

註非何云注載誤然紀年要是
偽書或因呂覽之語而誤撰也

新序節士介子推曰謁而得位道士不居也蓋謂有

道之士漢京房傳道人亦謂有道之人元和郡

縣志樓觀本周康王大夫尹喜宅也穆王為召

幽逸之人置為道士太霄經以尹喜為尹軌又

謂平王東遷洛邑置道士七人按漢郊祀志注

漢宮閣疏云神明臺高五十丈上有九室嘗置

宋九天道士百人蓋自武帝始也穆王平王事不

可攷何云後漢書有史道人全云又何足考
道部引太霄經曰人行大道謂之道士又云道士從道為事故稱也周穆王因尹軌

真人制樓觀遂召幽逸之人置為道士平王東遷洛邑置道士七人漢明帝永平五年置二十
人魏武帝為九州置三十五人魏文帝幸雍陽陳織法師置道士五十八人晉惠帝度四十九人

無極永壽年
號赤明上皇却
數延康龍漢開
皇度人經元洞
玉律九氣三氣分
元始天尊開
却度人
道家出黃老
清淨無爲虛
無應物
太上真黃
庭大洞
丹藥符籙流
變
林靈素神霄
錄
公卿造廬拜
受

給戶三百○(元折案)元和郡縣志京兆整屋縣樓觀在縣東三十七里本周康王大夫尹喜宅也穆王爲召幽逸之人置爲道士相承至秦漢皆有道士居之晉惠帝時重置其地舊有尹先生樓因名樓觀武德初改名宗聖觀又京兆長安縣神明臺在縣西北二十里長安故城西上有承露盤

道書有赤明上皇無極永壽之號後周甄鸞著笑

道論曰古先帝王立年無號至漢武帝始建元

後王因之上皇之號可笑之深(原注)隋志又有延康龍漢開皇(閩按)後魏書釋老

志以延康龍漢赤明開皇爲却數(集證)元始天尊度人經元洞玉律龍漢延康眇眇億却混沌之中溟滓大梵寥廓無光赤明開圖運度自然上陽子注云東方得九氣以分天地却

號龍漢南方得三氣以分天地却號赤明中央得十二氣以分天地却號上皇西方得七氣以分天地却號延康北方得五氣以分天地却號開皇○(元折案)隋書經籍志四道經者云

有元始天尊生於太元之先所說天地淪壞却數終盡略與佛經同天尊之體常存不滅每至天地初開授以秘道謂之開却度人然其開却非一度矣故有延康赤明龍漢開皇是其年號

其間相去經四十一億萬載(魏書釋老志)道家稱却數類佛經其延康龍漢赤明開皇之屬皆其各也(東坡上清儲祥宮碑)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

靜無爲爲宗以虛無應物爲用以慈儉不爭爲行如是而已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昇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號延康赤明龍漢開皇之紀天皇太一紫

薇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學者不能必其有無然臣竊論之黃帝老子道之本也方士之言末也

林靈素作神霄錄自公卿以下羣造其廬拜受獨

李綱傅崧卿曾幾移疾不行(原注)宣政間道教興行至有號爲女真者當時以爲先兆

翁莊困學紀聞卷二十一 雜識 書一中華書局聚

李綱傳曾不
行女真已逃道
號傳奕排釋氏
織兒幻夫模
象莊老
佛家竊老子
好處
道家竊佛家
不好處
杜光庭依倣
佛氏
葉法善元奘
等削書
李蔚謀飯僧
費頃
六根四大本
列子
真誥地獄道
釋佛
魏禁事胡神
銅泥像

傅奕排釋氏謂中國幻夫模象莊老以文飾之宋

景文作李蔚傳贊亦云華人之謫誕者又攘莊

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然則釋氏用老莊之說

也非老莊與釋氏合也朱文公謂佛家竊老子

好處道家竊佛家不好處愚嘗觀姚崇誠子孫

曰道士本以元牝爲宗而無識者慕僧家之有

利約佛家而無（附按）舊唐書姚崇傳作爲初刊本果然業斯言當矣致堂謂

經論科議依倣佛氏而不及者自杜光庭爲之

考諸姚崇之言則非始於光庭也（附按）舊唐書方伎傳道士葉法善僧元奘神秀

並列而新書則削去元奘等意殆見於李蔚傳贊中耶（何云）此論魏書中已有之（苑蔚宗西域傳論）亦設爲疑詞以示其意（元圻案）唐書傅奕傳奕相州鄉人太宗嘗問卿

拒佛法奈何奕曰佛西胡貳人爾欺誅夷狄以自神至入中國而織兒幻夫模象莊老以文飾

之有害國家而無補百姓也帝異之又李蔚傳蔚字茂林系本隴西懿宗惑浮屠常飯萬僧菜

中自爲贊頌蔚上疏切諫引狄仁傑姚元崇辛替否所言識病時弊帝不聽但以虛禮褒答贊
曰佛者之言大抵與黃老相出入以耳目不察爲奇以不可知爲神以物理之外爲長以變化
無方爲聖以生而死死復生回復償報數驗其間爲或然以賤近貴遠爲喜觀譯差殊不可研
詰華人之謫誕者又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層累架騰直出其表以無上不可加爲勝妄

相夸騰而倡其風於是自天子遠庶人皆震動而祠奉之（朱子曰）宋景文說甚好如歐陽公只說個禮法程子又只說自家義理皆不見他正賦却是景文捉得他正賦佛家先偷列子列子說耳目口鼻心體處有六件佛家便有六根又三之爲十八戒又曰楞嚴所謂自聞卽莊子之意而圓覺所謂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卽列子所謂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尙何存者也又曰道書有真誥末後有遺授篇却是竊四十二章經之意爲之非特此也至如地獄之說皆是竊他佛教至鄒至陋者爲之（陶岳五代史）補杜光庭長安人傳宗時應九

經舉不第嘗從道士潘尊師避會信宗求可領蜀中道教者潘薦光庭遂奉詔披戴賜號廣成先生（東坡駁柳子厚大覺禪師碑後曰）釋迦以文教其譯於中國必託於儒之能言者然

後傳遺故大桀結經至楞嚴則委曲精靈勝妙獨出者以房融筆授故也（魏書釋老志）魏

世祖詔曰自今以後敢有專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銅人者門誅雖言胡神問今胡人共云無有

皆是前世漢人無賴子弟劉元真呂伯雅之徒乞胡之誕言用老莊之虛假附而益之皆非真

實至使王道廢而不行蓋大姦之魁也（後漢西域傳論曰）漢自楚英始威齋戒之祀桓帝

又修華蓋之飾將微意未譯而但神明之耶詳其清心釋累之前空有兼道之宗道書之統也

胡致堂之說蓋因武宗道門先生之命而言之文獻通考經籍五十二鄧自和道藏書目下

載其全篇

北斗經依託引北辰

北斗經引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誤以北辰爲北斗

蓋近世依託爲之（何云）異端之書孰非依託何獨此經耶（元圻案）李壁四十九章經序曰道家之書真者絕少而俗師附

益假託者多如世所傳北斗經乃以北辰爲北斗豈有天人至尊不辨星文誤引論語者乎

鶴山云旁行敷落之教旁行見漢西域傳敷落見

度人經（元圻案）魏鶴山跋楊文公真蹟云公博極羣書自經史百氏以及於凡將

旁行敷落之教安惠國書革書旁行

翁汪困學紀聞卷一十一 雜識 五 中華書局聚

散真文布置
諸天

塞種分散即

釋種

四姓出家同

佛姓

晉宋間僧道

稱道人

從所受學為

姓

支遁帛道猷

有本姓

道安言從釋

迦為姓

帛戶梨密多

羅桑門比丘優
婆等錢
道人左道士
右

臨攝水商賈車船行旁國書革旁行為書記注書皆橫行不直下也革為皮之不柔者
經注二一安息國畫革旁行為書記也
度人經曰數落神真普度天人注數散也落布也
乃散真文布置諸天令其
執持普度天人皆成妙道

漢屬賓傳塞種分散顏師古注即所謂釋種按增

一阿含經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為沙門皆

稱釋種(案)見太平御覽六百五十五 (婆樓竟章跋王獻之保母帖引) 石林

葉氏避暑錄話二云晉宋間佛學初行其徒猶未有僧

稱通曰道人其姓皆從所受學如支遁本姓關

學於支謙為支帛道猷本姓馮學於帛戶梨密

為帛是也至道安始言佛氏釋迦今為佛子宜

從佛氏乃請皆姓釋(集證)太平御覽六百五十五引支遁傳云本姓

初至京師太原王濛甚重之曰造微之功不減輔嗣(又引高僧傳云帛戶梨密多羅此云吉

支西域人呼為高座傳云國王之子當承繼世而以國讓弟遂為沙門晉永嘉初始到中國值

亂乃過江丞相王導見而奇之又引高僧傳云釋道安姓衛氏常山扶柳人也七歲讀書再
覽能誦年十二出家又引道安傳云初魏晉沙門依師為姓姓各不同安以為太師之本莫
尊釋迦乃以釋命氏後見增一阿含經果稱四河入海無復河名既與經符遂為永式○
圻案廣宏明集載梁荀濟論佛教表曰漢書西域傳塞種本允姆之戎世居橄煌為月氏

摩尼茹葷屏
渾酪

老莊學咸召
胡及釋
漢明帝夢金
人白光
聖詛仙怪巫
蟲符識
姚興立波若
臺崇佛
寇謙之好仙
道

追逐遂住被嶺南奔又謂懸度賢且身毒天毒仍訛轉以塞種為釋種其實一也（水經注）

外國事曰迦維羅越國今無復王也城池荒穢惟有空處有優婆塞姓釋可二十餘家是

昔淨王之苗裔故為四姓住在故城中為優婆塞故尚精進猶有古風（四十二章經佛言）

辭親出家識心達本解無為法名曰沙門（魏書釋老志曰）服其道者治心修淨行乞以自

給謂之沙門或曰桑門亦聲相近總謂之僧皆胡言也僧譯為和命象桑門為息心比丘為行

乞俗人之信憑道法者男曰優婆塞女曰優婆夷又曰所謂佛者本號釋迦文者譯言能仁謂

德充道備堪濟萬物也釋迦即天竺迦維衛國王之子天竺其總稱迦維羅別名也（晉書佛

圖澄傳）

石勒稱澄為道人（高僧傳）釋道欽吳人生公弟子宋孝武敕住新安為鎮寺法

王（錢氏養心錄十九）六朝以道人為沙門之稱不通於羽士（南齊書顧歡傳）道士與道

人戰備墨道人與道士辨是非（南史陶貞白傳）道人道士並在門中道人左道士右又宋宗

室傳前稱墨琳道人後稱沙門慧琳是道人即沙門

唐回鶻傳元和初始以摩尼至其法日晏食飲水

茹葷屏渾酪可汗常與共國（何云）蓋至於今不絕也

說齋謂老莊之學盛於魏晉以召五胡之亂而道

釋之徒皆自胡人崇尚遂盛於中國（原注）釋氏至姚興

而盛誠齋謂伊川之民被髮以祭君子已憂其戎

漢之君志荒而妖夢是踐吾民始夷乎言祝乎

首（何云）祝謂祝髮以為為好此五胡耶律之先驅也朱黼（全）

止齊
第子曰：二代以上，不過曰天而止。春秋以來，一變而爲諸侯之盟，詛再變而爲燕秦之仙怪，三變而爲文景之黃老，四變而爲巫蠱，五變而爲災祥，六變而爲符讖，人心泛然無所底止。而後西

方異說乘其虛而誘惑之。

何云詛盟始於三苗，舜竄之于三危，正在西域三代之威聖王繼作，故不行於中。

國而獨存西域，至後漢而復至。又云：前乎吾有爲此言者，荀濟也。刑餘之民，恨入骨髓。○二元折案：晉書載姚萇傳，輿託意於佛道公卿以下，莫不欽附沙門，自遠而至者五千餘人。

起浮圖於承平里，立波若臺於中宮，事佛者十室而九矣。魏書釋老志：世祖時道士寇謙之字輔真，南雄州刺史，讀之第早好仙道，有華俗之心，崔浩師事之，受其法術。於是上疏讚明

其事，世祖欣然。於是崇奉天師，顯揚新法，宣布天下，道業大行。一水經注十六：昔漢明帝夢見大人，金色頂，佩白光，以問羣臣，或對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形如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發

使天竺，寫致經像，始以榆權威經白馬負圖表之。中夏故以白馬爲寺名。書呂刑：民興胥漸，浪浪焚芟，罔中于信，以履詛盟。穀梁傳：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五

霸。一史記封禪書：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蒧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爲方僊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

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說，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漢書外戚傳：孝文寶皇后景帝母也，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寶不得

不讀老子，尊其術。又公孫賀傳：巫蠱之禍，起自朱安世，成於江充，遂及公主，皇后太子皆敗。語在江充、吳園傳。又睦兩夏侯京翼、李傳贊、漢興推陰騶災異者，孝武時有董仲舒、夏侯始昌

昭宣則睦孟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奉、劉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此其納說時君者明者也。又王莽傳：前光輝、謝、武功、長孟通、汲、井、得、白石、有丹書著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爲皇

西方之人謂
周志類
西方之書周
桀戎獸世窮
幻駕空
佛生年前後
說異
懷與安實疾
大事

周魯二莊夜
景
四月八日之

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後漢光武紀）中元二年
初起明堂靈臺辟雍及北郊北城宣布圖讖於天下

晉語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疾大事注詩云

西方之人謂周也愚謂西方之書蓋周志之類

列子仲尼篇西方之人有聖者李知幾謂意其

說佛也皇王大紀論曰當周昭王時西方有桀

戎窮幻駕空說通歷云孝王元年佛入涅槃唐

六典祠部郎中員外
郎掌祠祀享祭注謂釋迦生當周莊王九年魯莊

公七年一說不同（何云）即此見其多妄○（元折案）周孝王乃懿王之弟
孝王元年歲在壬子歷夷厲宣幽平桓六王而後莊王立

莊王九年歲在癸巳相距二百二十二年（宋邢凱坦齋通編列子述孔子曰）西方有聖人
佐佛者以爲指樛氏而言皆妄也（國語）姜氏曰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疾大事注云周

詩維將西歸西方之人皆謂周也子謂孔子果有是言謂昔文王也於佛何與至王通直指佛
爲西方聖人其學可知矣（胡五峯皇王大紀）論曰當周昭王時西方有桀戎獸苦世界

欲求超脫之道遂捐君叛親棄婦入山刻私意窮幻見駕空說曰我能得
心法變現萬端出生入死願欲必從而非一世事理之所能嬰也

王簡棲頭陀寺碑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注云

魯莊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瑞應經四月八日

佛出會行七步
迦羅衛城二龍浴佛

修多羅識
扁鵲言秦識
之出

梁觀國議蘇
文真文忠論地
獄傳奕蕭瑀論
佛

夜明星出時佛從右脅墜地即行七步

〔文選〕李善注

按

王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正義

曰於是時周之四月則夏之仲春杜氏以長歷

較之知辛卯是四月五日也。以是攷之夜明星

不見乃二月五日非四月八日也。蓋陋儒之佞

佛者傅會為此說

〔元圻案〕水經注法顯傳曰恆水又東南逕迦羅衛城北故淨王宮也城東王園園有池水夫人入水洗浴出

北岸二十步東向舉手扳樹生太子太子墮地行七步二龍吐水浴太子遂成井地俗傳四月八日為浴佛日

涌水云梵書有修多羅識言釋氏之教興廢則識

書其來遠矣

〔何〕云東漢尚識緯此妖書所由乘之以興〔方〕棟山云〔史〕記趙世家載扁鵲語云秦識于是出矣當秦穆公時公孫支受而藏之

則識所從來久矣

〔全〕云此識字不可即指漢人識緯之書何氏亦因涌水而附會之○〔元〕圻案〔張〕平子曰圖識成於哀平之際

梁觀國有議蘇文五卷駁其羽翼異端者或問地

獄之事於真文忠公公曰天道至仁必無慘酷

之刑神理至公必無賄賂之獄

〔全〕云或問以下當另為一條〔集〕證〔陳〕等捫蝨新話傳

天堂賢人登

李壽翁言易
盡鬼神

唐待祿正視
流內
隋唐九品官
階
勳品流外
唐京城胡祿
祠

始自朝拜非
古道
國忌繒黃薦

奕與蕭瑀論佛瑀曰地獄正為是人設耳張唐英著唐史發潛遂曰蒼天之上何人見其有堂
黃泉之下何人見其有獄然予觀李肇國史補云天堂無則已有則賢者登地獄無則已有則
小人入如此則又何必較其有無哉
元圻案梁朝國字安卿番禺人
胡致堂為作墓誌稱海濱奇士著錄文五卷殿其羽翼異端者

李壽翁曰性命之理。死生之故。鬼神之情。狀易盡

之矣。曷為求之他。
何云李壽翁語似當接上為一條。元圻案李壽翁
名格。洛州永年人。官敷文閣直學士。朱子為作墓誌稱其

行身無一事之不合於理
論事無一言之不適於用

通典。唐有符祿正。正謂之視流內。
原注祿呼烟切胡神也。元圻
案通典職官二隋置九品品各

有從自四品以下每品分為上下凡三十階謂之流內又置視正二品至九品品各有從謂之
視流內唐因隋制又置視正五品視從七品以署藩寶及正被謂之視流內又置勳品九品謂
之流外又職官二十二唐視流內視正五品薩寶視從七品薩寶符祿正自注祿呼朝反祿者
西域國天神佛經所謂摩醯首羅也武德四年置祿祠及官常有靈胡率事取火呪詛宋
敏求長安志九唐京城朱雀街東第五街次南靖恭坊街南之祿祠又十朱雀街之第三街
次南布政坊西南隅胡祿祠自注武德四年立西域胡祿祠也祠內有薩寶府官主祠祿神亦
以胡祿充其職說文元部祿胡神也从元天聲火干
切通典作呼朝反則字當從天深寧引通典而不從其音

永嘉張淳忠甫曰。今之仕皆非古之道。是以雖貧

而不願祿。問其說曰。始至則朝拜。遇國忌則引

繒黃而薦在天之靈。皆古所無也。
元圻案張忠甫語見樓
攻媿書陳止齋所作忠甫

翁注困學紀聞卷二十一 雜識 天一中華書局影印

後墓誌

道家云真入之心若珠在淵衆人之心若瓢在水

真文忠講筵云此心當如明鏡止水不可如槁木

死灰元圻案文忠又云鑑明水止其體雖靜而可以鑒物是靜中涵動體中藏用若槁木之不可生死灰之不可然是乃無用之物見文集十八東坡志林作如泡在水

水

東魏檄梁曰毒螫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胸謬治

清淨見通鑑梁紀武帝太清元年杜弼之辭也 可謂切中其膏肓矣誠齋詩

云梵王豈是無甘露不為君王致蜜來曾景建

云此身已屬侯丞相誰辦金錢贖帝歸元圻案梁書侯景傳

城既陷高祖雖外迹已屈而意猶忿憤景遣軍人直殿省內高祖問制局監周石珍曰是何物人對曰丞相高祖乃謬曰何物丞相對曰侯丞相高祖怒曰是名景何謂丞相又武帝紀中大

通元年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因捨身公卿以下以錢一億萬奉贖南史梁武帝紀帝雖在蒙塵齋戒不廢及疾久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崩狄梁公曰列刹盈衢無救危

亡之禍繼黃敝路豈有勤王之師足為深省

唐有代宗即世宗也本朝有真宗即元宗也皆因

真人心若珠
在淵
衆人心若瓢
在水
明鏡止水槁
木死灰

東魏檄梁武
切中
侯景遣軍入
直殿
錢一億萬贖
捨身
同泰寺無遮
大會
索蜜呼荷荷

代宗真宗
世元

稱宮諱元為
真
真武真楊太
真經
女冠為女真
兆亂華

夢趙元朗授
天書
西極化
人為佛

避諱而為此號。祥符中，以聖祖名，改元武為真。

武。元枵為真枵。崇文總目謂太元經曰：太真經。

若迎真奉真，崇真之類。在祠宮者非一。其末也。

目女冠為女真，遂為亂華之兆。（集賢）宋史祥符五年真宗

祖趙元朗授汝天書，遂號曰聖祖。以為趙之始祖，改元聖曰至聖。

張文潛云：嘗讀宣律師傳，有一天人說周穆王時。

佛至中國，與列子所載西極化人之事略同。不

知寓言耶？抑實事也。愚謂此釋氏剽襲列子之

言，非實事也。（集賢）宣律師和尙唐初僧。○（元折案）列子周穆王篇：周穆王時

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數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

居之，居無幾，何謂王同遊？王執化人之社，騰而上者，中天乃止。聲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樓以

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雲屯，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化

人復謁王，同遊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王若殞

也。形奚動哉？文潛語見所書香山傳。後文又曰：佛自東漢明帝以來，其書與教始大行於震

且亦安知其不已？嘗見神於中國乎？書之不見錄于史冊者，有何限？其偶遺此，或以為怪而不

錄，不足怪也。不然，明帝夢金人飛行于庭中，當時何從知其為佛哉？文潛蓋謂列子非寓言也。

翁注困學紀聞 卷二十一 雜識 第一中華書局聚

故厚齋因其疑而決之

垂老抱佛脚。孟東野讀經詩也。

何云今里語抱佛脚本此。集註中山詩話。王丞相嘗語一日

論沙門道因曰投老欲依僧客。遽對曰急則抱佛脚。王曰投老欲依僧是古詩。一句客曰急則抱佛脚是俗語。全語上去投下去脚豈不的對也。王大笑。

東坡宸奎閣碑銘。神耀得道。非有師傳。出入師子。

經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梵志來詣

佛所。質疑曰。佛所事者何師。佛曰。吾前世師。其

名難數。吾今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也。

原注惟佛與佛。出法華經。

元折案。東坡宸奎閣銘序曰。廬山僧懷瑾。住京師十方淨因院。仁宗與瑾問答親書頌詩。以賜之。凡十有七篇。瑾歸老於四明之阿育王山廣利寺。建大閣藏所賜頌詩。榜之曰宸奎銘。

曰。巍巍仁皇。體合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傳。惟道人建遺道。自在禪律。並行不相留礙。於穆頌詩。我既其文。惟佛與佛。乃識其真。杏爾東南。山君海王。時節來朝。以謹其藏。此條本龔頌正。

芥隱筆記姚令威西溪叢語。

放翁載長蘆宗蹟師頌云。天生二武禍吾宗。釋子

還家塔寺空。應是昔年崇奉日。不能清儉守真

風。二武謂魏太武周武帝唐武宗也。愚嘗觀山

東野詩垂老抱佛脚。欲依僧。東坡宸奎閣碑銘。神耀得道。非有師。自然神耀。非有師。仁宗書賜廬山僧懷瑾阿育王山建閣。惟佛與佛。乃識其真。

長蘆宗蹟頌。魏周唐三武。毀釋。沙門法不住。取足。斷薪續緹。牀。

晏坐
馬祖藥山問
答
三條篋東肚
皮
王金碧之
翬
窮土木妖龍
蛇區建造
墨名儒行
脫皮膚盡有
真寶

谷開先院修造記曰夫沙門法者不住

今山谷集作不任當從之

資生行乞取足日中受供林下託宿故趙州以

斷薪續禪牀宴坐三十年藥山以二篋繞腹一

日不作則不食今也毀中民十

今山谷集作百

家之產而

成一屋奪農夫十口之飯而飯一僧不已泰乎

夫不耕者燕居而玉食所在常千

今山谷集無千字

數百是

以有會昌之籍沒窮土木之妖龍蛇虎蛇之區

化爲金碧是以有廣明之除蕩山谷之言至矣

宗蹟以浮屠氏而能爲此言其墨名而儒行者

歟

元折案魏書太武紀太平真君七年三月詔諸州坑沙門毀諸佛像四月鄴城毀五層浮圖周書武帝紀建德三年五月初斷佛道二教經像悉毀沙門道士並令還民

唐書武宗紀會昌五年七月併省天下佛寺上州留寺一所僧十人下州寺並廢合遇行香日期必道觀行禮計拆天下寺四千六百餘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

充兩稅唐僖宗七年庚子改元廣明除蕩蓋指黃巢之亂藥山惟儀禪師語錄師侍奉馬祖三年一日祖問子近日見處作麼生師曰皮膚脫落盡惟有一真實祖曰子之所得可謂

協於心體布於四支既然如此將三條篋東取肚皮隨處住山去昌黎送浮屠文暢序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遊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

儒事實佛法空

沙門德士互與滅

王導彈指蘭蘭若音兩讀

父子廢復佛道相反

非校其行則是
可以與之遊乎

儒之教以萬事為實釋之教以萬法為空

元折案此真
西山送高上人

序

北齊文宣勅道士剃髮為沙門徽宗令沙門冠簪

為德士其相反如此

元折案一邵公濟聞見後錄二十九北齊勅道士
剃髮為沙門宣和中勅沙門著冠為道士古今事不

同如此梁溪漫志曰宣和庚子改僧為德士一時浮屠有以違命被罪者獨一長老上表
乞入道其辭有習蠻夷之風教忘父母之髮膚倫得回心而向道便是合掌而整襟等語彼方
外之人乃隨時迎合
如此亦可怪也

世說王丞相

導

拜揚州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閣

蘭閣

原注此即蘭若也

集證釋氏要覽梵言阿蘭若唐言無礙四分律云空淨處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蘭台白樂天詩作惹字押爾雅於操切上官儀酬薛舍

人萬年宮晚景寓直懷友詩云東望安仁署西瞻
子雲閣長嘯求烟霞高步尋蘭若此又作日灼切也

後周武帝廢佛道教

注見前

其子天元復之唐高祖廢

浮屠老子法其子太宗復之天元不足論也太

宗亦為之何哉

何云一馮定遠云唐以老子為祖那得廢其法當時只是沙
汰僧尼道士耳元折案一周書宣帝紀帝諱毓高祖長子

遺教經普門

品跋

持戒爲定慧

本

李習之藥山

問答

黑風吹船落

鬼國

引諸沈冥出

苦海

械自脫獸自

補陀大士真

寶爲

制心如牧牛

取馬

攝心三無漏

學

花池

也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蓋大象二年初復佛及天尊像至是帝與二像俱南而坐大陳雜戲令京城士民樓觀（唐書高祖紀）武德二年詔晉州立老子廟以爲唐始祖八年四月沙汰僧道廢浮屠老子法（又太宗紀贊曰）太宗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至其幸於多愛復立浮圖好大喜功勦兵於遠裔秋責備賢者莫不敷息於斯焉

西山先生題楊文公所書遺教經曰學佛者不經

持戒而欲至定慧亦猶吾儒舍離經辨志而急

於大成去灑掃應對而語性與天道之妙見文集二

跋楊和父印普門品曰此佛氏之寓言也昔唐李文

公問藥山禪師曰如何是黑風吹船飄落鬼國

師曰李翱小子問此何爲文公佛然怒形於色

師笑曰發此瞋恚心便是黑風吹船飄落鬼國

也藥山可謂善啓發人矣（何云）樓竿影草早爲所奪由中無所得也（全云）李習之不應有此以

此推之則知利欲熾然卽是火坑貪愛沈溺便

爲苦海一念清淨烈焰成池一念警覺船到彼

岸災患纏縛隨處而安我無怖畏如械自脫惡

人侵凌待以橫逆我無忿疾如獸自辨讀是經者作如是觀則知補陀大士真實為人非浪語

者

見文集三十四（全云）以大願經轉以藥山經李皆釋氏之徒借二公以重其師也○元圻案（真西山跋遺教經曰）此經以端心正念為首而深言持戒為禪定智慧之本

至謂制心之道如牧牛如馭馬不使縱逸去瞋止妄意欲寡求然後由遠難以至精進由禪定以造智慧具有漸次梯級非如今之談者以為一起可到如來地位也學佛者不由持戒而欲至定慧云云

一楞嚴經攝心為戒因戒生定因定發慧各三無漏學一傳燈錄唐宣宗問宏辨禪師何名戒定慧師曰防非止惡謂之戒六根涉境心不隨緣謂之定心地俱空照覽無礙謂之慧

（白香山云）定為慧因戒為定根（法苑珠林）佛變火坑作蓮花池滿中淨水皆甘而冷種種蓮花遍覆水上（楞嚴經）引緒沈冥出於苦海又云既行布施然後越生死

此岸到菩提彼岸（徐廣學林寺碑）濟是沈舟能升彼岸（北史盧景裕傳）景裕之敗也繫晉陽獄至心誦經枷鎖自脫（樓攻媿跋司馬上人所藏史文惠公帖云）于襄陽問紫玉

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墮羅刹鬼國玉云于願你者漢問恁麼事作麼于當時失色玉云祇者箇便是漂墮羅刹鬼國于於是省問答之人俱不同即此可證釋氏之誣（文獻通考

經籍五十三）普門品下載西山此文補陀大士作彌陀大士

錢文季維摩菴記云維摩詰非有位者也而能視

西人之病為己之病今吾徒奉君命食君祿乃不

能以民病為己責是詰之罪人也

（元圻案）真西山取其語以榜維摩室（晁氏讀書

志釋書類）維摩詰所說經三卷右姚秦鳩摩羅什譯（華嚴經注）維摩詰華言淨名也（文苑英華）四百五十七元黃之潤州江寧縣瓦棺寺維摩詰書像碑維摩詰者華言淨名居

維摩詰病衆

生

錢文季維摩

庵記

妙善國毗耶

城

白衣居士

丹霞禦寒燒木佛學校土木之非

招提蘭若皆私造寺由官賜額山台野色薛萃奏中條山泉浦

士也沒於妙善之園生於毗耶之城大仙那提之子常修梵行世號白衣居士焉又曰智總大雄心行菩薩難人我無相以拯救為懷憂本無憂憂凡俗之憂病本無病病衆生之病 鶴山作錢文子白石詩傳一序由錢公名文子字文季采嘉人蚤以明經勵志有聲華序仕至宗正少卿學術行誼為士宗仰云 魏

鄧宏志南劍天寧曰丹霞禦寒則燒木佛德山說法則

撤塑像禪教之判其來已久余謂浮屠氏之有

識者猶不以是為事而學校乃以土木為先吾

儒之道其然乎元圻案傷燈錄丹霞禪師過慧林寺遇天大寒師取木佛燒天院主謂之師以杖子撥灰曰吾燒取舍利主曰木佛何有

舍利師曰既無舍利更取兩尊來燒

通鑑唐武考異云會要元和二年薛平奏請賜中條

山蘭若額為太和寺蓋官賜額者為寺私造者

為招提蘭若杜牧所謂山臺野邑者也原注杭州南亭記武帝

去山臺野邑四萬所○元圻案此條全錄考異之文原注明杜牧之文見南亭記也 通鑑會昌五年五月祠部奏括天下寺四千六百蘭若四萬注若人者翻釋氏要覽曰蘭若者梵言阿蘭若唐言無諍也注又云釋書曰招提菩薩皆佛名故號寺或謂之招提增輝記曰

招提者梵言拓闢提耨唐言四方僧物後人傳寫之誤以拓為招又省去闢耨二字只作招提

即今十方寺院是也 舊唐書一百二十四薛平傳薛平元和七年淮西用兵自左龍武大將軍授兼御史大夫滑州刺史鄭滑節度觀察等使又良史傳下薛平河東寶

鼎人新唐書一百六十四薛莘傳莘父頤爲奉天尉非一人也今本會要四十八講釋教下太和二年河中觀察使薛莘奏中條山闕若營建之初有兩泉涌出請賜額爲太和寺從之遷公通鑑考異引之以誤太和爲元和薛莘爲薛平

何三石丙戌春日重閱一過其中徵引之書仍有未能盡悉者甚滋學荒記疏之懼七月二十六日以病在告漫記卷尾

一方粹然人何先生於前輩一話一言奉爲格人元龜之制故丹黃點

謝山同谷書院記云深寧生平大節自擬於司空圖隸倭之間良無所媿而其學術獨

得焉學之大成或曰深寧之學得之王氏其徐氏幾王徐本之西山真氏實自詹公元善之門爲朱子再傳派系而深寧又頗疑呂學未免和光同塵之失則子之推爲呂氏世嗣也何與曰深寧論學蓋亦兼取建安江右永嘉諸家然其綜羅文獻實師法東萊況深寧少師廷壽則固明招之傳也因警校三箋而節錄此記滿其學統所由來云嘉慶七年二月古董後學屠繼序識於粵東海陽縣署中

困學紀聞注卷二十一

入卷以